梦占類考

一之二

刻夢占類考序

余友張伯起氏蒐輯古今經籍而及虞初稗官耳目聞見之異凡徵于夢者着于編曰夢占類考蓋感其病之瘳若與神遇也者其事甚奇其意甚正其採錄既博其叙述又精其用心良苦矣予見而反覆咨

嗟賞焉爲損大官之奉與尚書筆札資俾刻以傳或問王子夢可信乎王子唯唯夢不可信乎王子唯唯或人惑王子曰可信不可信斷之以理主之以心而已矣昔廖生謂夢大乾聞考亭之言而悟此占夢之準也人有妄念夢亦因之或造物稔其

惡示妖以禍之若張敬兒范延光輩不可殫紀堅忠孝之志銷覬覦之心必有餘慶自求多福此吾占夢之神術伯起敬肆之説也伯起事毋至孝躬調甘旨絶意公車日與幼子著書自娱蓋夢而覺者也覽是者悟蕉鹿柯蟻之非真而不以身狥之其于

死生得喪當益超然矣汝南友人
王祖嫡識

夢占類考序

夫爲夢之說者曰想曰因而已所謂想者以形神相接而言若渴之夢飲饑之夢食是也所謂因者以形神不相接而言若陰壯夢水陽壯夢火是也華胥之遊可以觀想蝴蝶之変可以觀因然叔孫穆見牛之額於牛未至之前曹人以公孫彊之名於彊未生之日則不可盡歸之想亦不可盡歸之因有想焉因以想而因無因

沈玄易刻

其想何因非志因與想相乘而鈞之為心之動也故儒先以為說以著如夢又以為夢寐卜而與學之術深豈惟學哉筮敗亦錢皆可以夢而卜者何也動乎四體善不善可先知刻心為四體之形乎夢也者心之搖動之徵而吉凶之先見者也以發於機之徵於夢搖見善惡夢兮吉凶以搖觸機之皆先覺是抑夏作致夢商作觭夢周作咸陟而周禮大卜掌之

汲冢之書云求遂其而瑣語十一篇諸國之卜夢與焉漢藝文志七略首卜夢書說以衆占非一而夢為大甚其支占之著良於夢也迨至魏晉代其名家沿及宋元無復留意甚以狡儈於籍肆者托名於周公文孔子之於周公蓋嘗夢之矣公則未嘗其夢也矧有晝寐而奚傳哉傳不於周禮而可為一書其是哉且夢其地同而殊應者亦其地殊而應同者乃刻舟

而求雷煥之劍探柱而鼓湘靈之瑟是讀周宣
於父書徵管輅於緒論立趙直於斷首坐宋
壽於孫編將以稽於而教益生將以辨惑而惑
滋甚又安能因黃熊而瀆夏祀緣青蠅而識
昌邑哉不佞曩季大病醫工斂手以我夢爲
無乃惟先哲之秘術雖久焦傳而已遜之諫論
子以考見於是書始六經歷稽諸史參之羣
籍旁及稗家無論時之遠近人之華裔凡

有徵於夢者因不擇而採焉爲之曰夢占類
考比類而說各有條目則取法於劉向之洪範
五行傳參紀錯綜適於事用則取濬於王景
之大衍玄基差有稽實待究之意不替援
古証今之益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庶幾
衛跡其在而無在宗鈌無出而其書無信
我夢記於華陽而夢可卜也若乃夢凶
而得吉夢吉而得凶則休咎無常敖肆不

一亦存乎其人耳
萬曆乙酉春日凌虛外史張鳳翼書

夢占類考凡例

一詩云訊之占夢漢藝文志以爲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曰夢占

一門類部分部内復自有分如天象日先於月人身首先於肩之類類中方以世代先後列之其世代不相遠者則先正史而後稗家

一每類俱以得夢者年代爲次序惟聖賢部則以所夢聖賢爲次序不在此例云

一夢本虛幻苟無考覈益歸繆悠故惟六經二十一史六子則直錄之或節略餘稗家即有去取至宣淫不根之

說雖有顛末亦皆不收

一夢有似凶而實吉者有似吉而實凶者有在此則吉而在彼則凶者猶易之悔吝及大人吉小人否與小人勿用之類占夢者當自得之

一芻狗鴛瓦赤犬化龍之類雖非實夢亦由想因且紀載可據故特存之

一夢後有斷語或因史冊舊文如王劭詭對之類則大書或採後人之論附之如胡氏論侯景之類或附以愚見如論陳子高捧文帝之類則皆分行細書

一凡夢者多以姓名或以爵謚一因舊文惟本朝者不敢直書其名故姓下間以爵如某尚書某之類至嘗識面或師或友或交知先世則於姓下稱公或稱先生然後紀其名云

一古人詩詞或實紀夢且考其歷履似有默兆乃錄之不槩取也

一本朝諸事亦俱採之吾學編 皇明通紀 明典雜記孤樹裒談野記諸書皆先此已刊行者非徒得之談說而已

一一夢而有分見兩門者如鄧通一事在天象部則取諸史記在帷服部則取諸漢書之類其詳略亦不同故不

嫌重複也其他則但云詳某部某人云

一夢有得於面談者必其人可信其夢已驗方紀之然亦存什一於千百耳不敢泛也巳夢有奇驗者僅附一二

凡例畢

夢占類考目録

目錄畢

萬曆乙酉孟夏
信陽王氏梓行

夢占類考卷一

長洲張鳳翼伯起編

天象部

天 上天

帝堯受封於唐爲諸侯嘗夢上天故二十而登帝位 帝王世紀

餂天

成湯夢及天而餂之後伐桀有天下 漢書

天壓已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 穆子叔孫豹也成十六年避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也 遇

吳曜寫沈玄易等刻

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穆子饋之（宣伯卽叔孫僑如穆子之兄也）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魯人果召之既立（魯召穆子立爲卿）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於是國姜之子孟丙仲壬長矣使逆之（逆諸齊）田於丘蕕（穆子畋也）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杜洩叔孫氏宰也）告之飢渴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穆子之庶子叔孫婼也左傳）

負公登天

初晉侯夢大厲問桑田巫巫言不食新矣（新新麥也）至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張去聲腹滿也）如厠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爲殉（此晉景公也左傳）

推上天

鄧通以濯船爲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 史記

捫天

和熹鄧皇后太傅禹之孫也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舐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永元七年后與諸家子俱選入宮八年入掖庭爲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帝深嘉焉十四年夏陰后以巫蠱事廢至冬立爲皇后元興元年帝崩殤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臨朝十載水旱頻仍四夷外侵盜賊内起而每聞人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阨故元初以後天下復平歲還豐穰在位凡二十年 漢書

一木破天

王敦舉兵内向次于湖許遜與吳君同往上謁與說止之時郭璞在幕府乃因璞與俱見處仲喜延之飲而問曰予

夢一木破天君等以爲何如遜曰非嘉兆也吳君曰木上
破天未字也公未可妄動敦不聽以至於敗 晉書

竪竿中天

張斌當舉孝廉夢竪竿中天索紞曰此未字也斌果停 史

天門開

薛安都征關陝至白口夢仰頭視天正見天門開謂左右
曰汝見天門開否及宋世祖踐祚以公封南鄉縣男乃歎
曰夢天開乃中興之象邪 南史

帝騎上天

武士彠自言嘗夢帝騎而上天帝笑曰爾故王威黨也 史

夢天詩

老兔寒蟾泣天色雲樹半開壁斜白玉輪軋露濕圓光鸞
珮相逢桂香陌黃塵清水三山下更變千年如走馬遙望
齊州九點烟一泓寒水杯中瀉 李賀集玩詩意已兆白玉樓事

天門九重

詳人身部陶侃

抱子升天

詳彝倫部宇文泰

乘龍昇天

詳鱗介部唐宣宗

捧天

詳人身部韓魏公

日月 日月着身

夢日月着其身 帝王世紀

日月入懷

堅吳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旣而生策及孕權又夢日入我懷以告堅曰昔妊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搜神記

日月入懷

詳鱗介部簡文帝

車中載日月

詳舟車部鄭光

日入懷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內太子宮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曰此貴徵也七月七日生男於猗蘭殿是爲武帝 漢書

負日而行

王美人趙國人也以良家子應法相選入掖庭時靈思何皇后性彊忌後宮莫不震慴美人有娠畏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不動又數夢負日而行光和四年生皇子協后

遂鴆殺美人協養於董太后靈帝崩皇子辯即位董卓將兵入洛陽廢辯爲弘農王而立協是爲獻帝 漢紀

日環其城

王敦將舉兵內向明帝容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時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蓋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生類外氏鬚黃敦故云云 晉書

乘龍上天逐日

南齊主蕭道成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後受宋禪云 南史

抱日

梁武帝蕭衍以宋大明元年生于秣陵先是皇妣張氏嘗夢抱日已而有娠遂產帝 南史

大小二日鬭

陳文帝夢大小二日鬭大者光滅墜地色正黃其大如斗帝三分取一懷之 南史按當時經侯景之亂分崩離析帝之繼統僅得其三分之一似亦與夢符云

爲日所逐避牀下

北魏世宗母高夫人初夢爲日所逐避於牀下日化爲龍繞已數匝寤而驚悸遂有娠是生世宗於平城宮 北史

日入懷

劉淵張夫人懷孕夢日入懷寤以告淵淵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 北史

抱日而歸

閻英以外戚寵任歷官至平州刺史被徵入朝夢日墜其所居黄山下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後族子貞及伯夫等共爲飛語誣謗朝政坐族孝文以明太后故罪止一門英竟獲免 北史

吞日

毛貞輔累爲邑宰應選之廣陵夢吞日既寤腹猶熱以問

侍御史楊廷式楊曰此夢至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而言當得赤烏場官也果如其言 稽神録

捧日授己

宋杜太后夢神人捧日授己而有娠遂生太宗 宋史

日輪逼己

元德李后歸宋太宗夢日輪逼己承以裾光耀遍體驚寤是生眞宗 宋史

四日並出

宋徽宗在燕山謂閤門宣贊舍人管幹龍德宮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

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卽眞來救
父母 通鑑綱目

日出雲捲
元歸暘將生其母楊氏夢朝日出東山上有輕雲來掩之
故名之曰暘暘學無師傳而精敏過人登至順元年進士
第歷官至集賢學士有強幹聲且多建白爲元末名臣云

日光自腹中
詳棟宇部文昭皇后

日光射身入授筆
詳文翰部楊奐母

日出室內
詳棟宇部拓跋珪

日精服之生貴子
詳鱗介部劉豹

兩日在水下
詳走獸部苻融

日入臍中
詳人身部慕容德母

陟山捧日
詳地理部楊炎

月　射月入泥

鄢陵之戰晉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 左傳

月入懷

王禁妻李氏任政君在身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為然迺教書學鼓琴五鳳中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為家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姬死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使掖庭令送政君太子宮見內殿得御幸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 漢書

月墮懷中

梁阮脩容夢月墮懷中因而有娠是生元帝 梁書

月入懷

北齊婁太后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 北史

呑月輪

京兆尉遲裴氏夢掌月輪吞之寤而有孕是生神僧窺基為慈恩教宗 神僧傳

月宮

玄宗嘗坐朝時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進曰陛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安耶玄宗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余以上清之樂流亮清越殆非人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清樂以送吾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向以玉笛尋盡得矣坐朝之際慮或遺忘故懷玉笛時以上下尋之非不安也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為臣一奏之上試奏其音寥寥然不可名也力士又奏拜且請其名上笑曰此曲名紫雲迴載於樂章太常刻石在焉 開元傳信記

挾入月中

何仲舉母嘗夢挾之入月中尋登後唐長興進士

月入懷

宋劉后母龐氏夢月入懷有娠是生后

月中有花

元月魯不花就試江浙鄉闈中選右榜第一方揭曉試官夢月中有花已而果符其名及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歷中外頗著聲績後死倭難獲贈典謚忠肅

星

履衆星

高歡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後果代魏 北史

星墜壓脚

陳奇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脚明日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竟以造謗書見枉致大戮 北史

長庚星

李白母方娠夢長庚星入懷故名白字太白

流星入口

唐葉法善母夢流星入口吞之乃孕十五月而生法善後遇神人擅道術高宗徵至京授上卿不拜請度為道士

伍喬星

伍喬居廬山詩調清苦山中浮屠夢一大星旁有人指曰此伍喬星也後首舉進士 南唐書

流星墮地

吳鄂帥王琠少為小將從軍圍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但有流星墮地能避之當至將相明日衆軍攻城城中矢石如雨琠仗劒倚柵木而督戰俄有大石正中其柵木及琠鎧甲之半皆糜碎而琠無傷因歎曰流星正爾耶由是自負卒至大官 稽神録

大星墜懷

黃滔母童氏夢大星墜于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滔

滑生而後異比成童授以詩書不一日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中進士第歷官多善政以清風高節名壽八十一封江夏郡公謚文獻 元史

文昌星

呂思誠母馮氏夢一丈夫烏巾白襴衫紅鞓束帶趨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及寤遂生思誠思誠目有神光見者異之後敭歷中外言論風旨政事俱有聲官至國子祭酒中書左丞謚忠肅 元史

授以大星

小雲石海涯其父楚國忠惠公名貫只哥故小雲石海涯遂以貫為氏別號酸齋卽藝苑所稱貫酸齋是已其母廉氏夢神人授以大星使吞之已而有娠是生酸齋酸齋生而神彩秀異十三膂力絶人能持槊騰踔惡馬挽強射生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為文出人意表襲祖父爵不久讓其弟及拜官禁近又能抗疏論事已而辭疾解組依隱玩世為勝國名流云 元史

星墜臥内

曾學士鶴齡母胡氏夢星墜臥内感而生鶴齡至永樂辛丑狀元及第 狀元錄

一星搖動隕地

何學憲景明將發大梁之夕夢一星搖動隕地其光上發厥明有報高夔州疾甚者及何至高蓋亡一日矣 何氏集

月星雲霞

興化宗比部内有娠夢月星雲霞卜人曰是有子也而文已而生學憲臣少年成進士高第政績詩文爲海内所推卒於閩祀名宦 志狀

斗間氣傳體

常熟陳氏譚母夢斗間氣下傳體遂娠生子察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歷官至僉都御史以直節稱享年八十三 弇集

老人星見

詳名姓部臧愚

風 大風吹塵

黄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垢去土解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 世説

曲巷勒迴風

劉珙少謁夢於大乾神廟夢金牌上有曲巷勒迴風五字覺而志之迨登第除諸王教授一夕上幸宮邸問諸王課答以屬對時月照牕隙上曰可對斜牕拗明月諸王方思索珙以曲巷勒迴風對上謂語有神助

行雲

楚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 文選

玄雲日月纏其形

後聖君之母先夢玄雲日月纏其形乃感而孕焉 九玄紀

雲化爲鳳集左肩

徐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時有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家人攜陵候之

陵時數歲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陵後位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卒爲名臣云

黑雲從西北

魏僕射元順夢黑雲一段從西北直來觸東南日月俱破衆星皆翳天地盡闇俄而雲散日出自西南隅甚明云是長樂王曰尋見莊帝從閶闔門入登太極殿唱萬歲者三百官咸加朝服謁帝唯順集書省步廊西槐樹下脫衣冠臥既寤告元暉業曰吾昨夜殊自不佳既述此夢因解之曰黑雲氣之惡者是北方之色終當有北敵亂京師害二宮殘毀百寮何者日君象也月后象也衆星百官象也以

此言之京邑且有禍乎雖然彭城王勰有文德於天下今夢其兒為天子積德之報殆有然矣但恨其得之不久所以然者出自西南以時易年不過三載且我不及見之蓋我臥槐樹下槐字木傍有鬼也復解冠冕非死兆乎庶亡後可得三公贈耳後一如其所解云 北史

慶雲覆身

張篤初舉進士至懷州夢慶雲覆其身其年對策第一

吞五色雲

張迥苦吟夢吞五色雲遂精雅道

一兒乘紫雲

文天祥大父夢一兒乘紫雲而下已而復上行生天祥初命名雲孫字天祥後以字行字履善及廷試第一理宗見其名曰天之祥乃宋之瑞也字之曰宋瑞 吉安贛州志

赤彘雲中下

詳走獸部武帝

雷電 風雷雨電

賓泰之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霑灑而驚汗遂有娠朞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母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母從之俄而生泰泰後以功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終

于御史中尉北齊史

雷電光燭身

宗澤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後爲南宋名將之冠宋史

雷斧之下

紹興間顧德儞妻張氏夢神告以宿世爲惡明日當死雷斧之下張驚寤猶聞殷殷雷聲因自分必死念姑老當驚恐乃更衣出立門外桑下待之俄聞空中有聲上帝知汝孝念巳赦汝矣自此益爲善以眉壽終夢譚

雷電隨龍東北去

詳鱗介部宋太祖

虹

虹流華渚

黃帝時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之意感生少昊帝紀

雙虹升天

李特妻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後生蕩及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其存者必大貴及蕩與羅尚戰馳馬追擊角牛倚矛被傷死雄後爲成都王僭卽帝位史

雨

雨候甚近

安德裕知廣濟軍是歲亢旱因禱于㚖山神祠方炷香神

自幃中冉冉而出古服峩冠拱揖而前立德裕以爲至誠所感殊不爲懼遂訴愆亢之災荅曰某堆阜之神也叨鄉人之薦媿無酬荅恨力小地卑不能興致雲雨雖云龍司其職動息由天某當爲公至主者之所寄候雨信先期奉報言訖而隱德裕是夕夢神曰雨候甚近只在來旱及期大澍 湘山野録

地理部

地

賜茅土王翼軫之地

吳孫堅母懷姙夢一童女負之繞吳閶門三匝天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云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此茅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不出二百年語畢而覺及旦筮之卜人曰童女太白之精也 王子年拾遺記

青氣自地屬天

文帝問周宣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何也宣對曰當有貴女子寃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矣 魏史

中原牧守以地來降

梁武帝嘗夜夢中原牧守以地來降旦吾爲人少夢昨夜感此良足慰懷及侯景歸附帝欣然自悅乃議納之 梁書 宋胡氏謂夢固非一端武帝之夢想所生也且正月丙午高歡卒而景以辛亥降西魏乙卯距辛亥纔四日耳豈暇定南

歸之討乎丁和之言蓋聞夢而發不然亦朱异告之與

堆傍地恣耕熟

詳品物部爾朱兆

國　華胥國

黃帝卽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燋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歎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

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遐 列子

大福德人當入國

龜茲國王夢神告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日勑外司有異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曇摩蜜多畢至王郊迎請入宮禀戒居數載密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驚覺固留莫能止 神僧傳

歸故國

南唐李後主歸宋後夢歸故國與嬪妾相歡既寤作浪淘沙一詞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未幾下世 西清詩話

田 周文王之田

齊世祖賾少夢人指其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

土 九土而服

劉敬宣於父牢之死後奔鮮卑慕容德夢九土服之既覺喜曰九者桓也桓玄既吞吾復本土乎及宋主平京口召見拜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襲封武岡縣男 宋史

呑土

梁簡文帝爲侯景所幽謂舍人殷不害曰吾昨夢吞土試

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餽塊卒返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帝曰儻幽冥有徵異斯言不妄無何王偉與彭儁王脩纂進觴於帝帝知將見殺乃盡酣而寢偉出儁進土囊王脩纂坐口上上乃崩 梁書

三人頭有血以土傳之

高皇嘗夢三人頭有血以土傳之以爲不祥欲刑人以應之劉誠意基適入見 高皇語之夢基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也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 高皇乃留所欲刑人至三日後海寧以城降報至高皇大喜悉以所留人命基縱之 明輿雜記

山

上山捧日

程昱少時嘗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爲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以日加其上更名曰昱 魏志

山上流泉

鄧艾嘗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邵緩緩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及成功後爲鍾會等所白以檻車

徵竟爲田續所害 魏志按易蹇利西南往得中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壽志不同似亦斷章取義耳

高山上一深阬

齊明帝篡位范雲深爲明帝所知除正員外郎時高武王侯並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阬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兆卿愼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胄兄弟異於餘宗室文惠太子長懋文宣王子良皆武帝子也 北史

走馬上山

敦煌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栢不知門處索統曰馬屬離離爲火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栢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朞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 晉史

登山欲墮推捧而升

陳文帝嘗夢騎馬登山路危欲墮陳子高推捧而升文帝之討張彪也巳據有州城彪夜襲城帝自北門出闇中倉卒軍人擾亂不知帝所在子高自亂兵中往反慰勞散兵稍集因導帝入周文育營明日彪遂降似夢驗云 陳書 按子

高以姿事帝而捧升之夢與鄧
通推漢文上天夢亦略相似焉

上高山捧脚扶肘

隋文帝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乃得上帝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曰語王劭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侍寔爲長壽之徵帝喜其年帝崩未幾崔彭亦卒盖上山者將入山墓也可見劭之詭對一皆佞辭不足憑云 隋書

山上相喚

釋智顗夢巖崖萬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泓澄在其下又見一僧搖手伸臂至于岐麓挽顗上山顗以夢中所見告其徒咸曰此乃會稽天台山也先有清州僧定光久居此山顗未至二年預告山民曰有大善知識當來相就及顗到光曰憶吾早年山上搖手相喚否顗驚異焉

夢太白西峰 常建詩

夢寐昇九崖杳靄逢元君貴我太白岑寥寥辭垢氛結宇在星漢宴林閉氛氳簷楹覆餘翠巾舄生片雲時在溪谷間孤亭晝仍曛松風引天影石瀨清霞文括目緩舟趣霽心投鳥群春風又搖櫂潭島花紛紛 唐文粹詩意本紀夢故録之

夢遊天姥吟 留別

海客談瀛洲烟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脚着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為衣兮風為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怳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烟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時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李太白集詩雖托興亦似實有是夢

西嶽有皇帝壇

唐代宗嘗晝寢夢一人謂曰西嶽泰華山中有皇帝壇何不遣人求訪封而祀之當受大福即日詔遣御史韋君馳驛詣山尋訪既至遇一老父自言姓韋考其世代乃御史高祖因引御史至家見其祖母祖姑遂得壇處及下山還京具以事奏仍遣齋手詔禮邀老父則失所在矣異聞集

陟高山巔

楊炎未仕時嘗夢陟高山之巔下瞰人境杳不可辨仰而視之見瑞日在咫尺紅光赫然洞照萬里炎因舉左右手以捧之如熱久而方寤視其手尚汗炎異之因語於人有解者曰夫日者人君像也今夢登山以捧日將非登相位而輔人君乎其後果歷清貫遂登相位叶其祥云 宣室志

入山求富

王延政為建州節度延平村人夜夢人告之曰與汝富旦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終無所得禰夕復夢如前村人曰旦巳入山無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於是明日復入向暮息大樹下見方丈之地獨明淨試掘之得赤土如丹既無他物則負之歸以飾牆壁煥然可愛人聞者競以善價求市延政聞之取以飾其宮室署其人以牙門之職

太平廣記

小山流泉

高皇將命藍玉等北征嘗夢殿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至御足所履而止及大軍追虜進次游魂南道無水軍士渴甚至一小山下忽聞有聲如礮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士馬就飲得不困乏餘流溢出如溪適符所夢 明興雜記

老人自驪山下

呂少宗伯柟年十四應試臨潼貧不能僦館宿新豐空舍
夢老人自驪山下謂曰爾勉學當大魁天下後果中高第
云文志

山上挂絲

詳絖綺部薛琡

蘇嶺山神

詳走獸部襄陽蘇嶺山

石　石是浮磬之精

高琳之母嘗祓禊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夜
夢人衣冠有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將來石是浮磬之精
若能寶持必生令子毋驚寤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
名以琳字之曰季珉後爲周名將爵捷爲郡公進位柱國
北史

昇騰立石上

詳棟宇部鄭僑

路　半路即迷

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不能得敏便於夢往尋
但行至半路即迷不知路

橋　清水橋

詳文翰部儒生

滄水使者

禹夢繡衣男子稱滄水使者於是得知水脉

流水越宮堂

吳王興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忽晝假寐而得夢乃命大宰嚭告曰寡人夢入章明宮見兩鑩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鋘殖宮牆流水湯湯越吾宮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為寡人占之嚭曰美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鑩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已服朝諸侯也

兩鋘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橫生梧桐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召公孫聖問之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嘆曰臣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亡臣好直言不顧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傽偟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鑩蒸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鋘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

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爲用器但爲甬當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無伐齊則可銷也遣下吏太宰嚭王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於勾踐國可安存身可不死也吳王聞之怒顧力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後越伐吳吳國困不戰吳王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入秦餘杭山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此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傽偟也 吳越春秋

井水溢流

大將軍霍光旣薨光子禹與毋夫人顯及從昆弟子雲山

自見日侵削有邪謀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否亟下捕之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卒與禍會 史記

水有岸爲洲

晉殷仲堪見流棺葬焉旬日門前溝忽起爲岸其夕夢人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水有岸爲洲君將爲州矣後果臨荆州 晉書

水邊女子猛獸

鄧殷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斷獸頭也不作汝

陰必作汝南果遷汝陰太守 晉史

縮水脉

後魏孝莊帝旣誅爾朱榮榮子兆自汾州率騎攻洛師自河梁西涉掩襲京邑先是河邊有一人夢神謂曰爾朱家欲渡河用爾作波津令當爲縮水脉及兆至見一人自言知水深淺處以草表挿導忽失所在兆衆遂涉焉尋而陷京弑莊帝 北史

慧眼水

梁江紑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蒨患眼紑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有能解者紑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眞能渡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勅荅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顔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鄉第二息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煑藥眼患遂差

洪水沒都

隋高祖夢洪水沒都意惡之故遷都大興會有方士言李氏當爲天子勸帝盡誅海內姓李者渾從子將作監敏小

名洪兒帝疑其名應讖嘗面告之㚟其引決虎將裴仁基告渾反帝收渾敏及宗族三十二人殺之不知洪水乃唐高祖諱淵也 隋書

我亦避水至此

新安閻居敬所居為山水所浸恐屋壞移榻於戶外而寢夢一烏衣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於君何害而迫迮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寤不測其故曰豈吾不當止此耶因命移牀乃牀脚斜壓一龜放之即去 稽神録

西隅草色光澤處有泉

興化留居道者累鑿井不得泉夜夢神人指示曰西隅草色光澤處有泉覺而鑿之果得泉因名留公井 八閩志

入河飲水

侯弘實幼貧嘗寢於簷下天將雨其母見虹自河飲水俄貫於弘實之口及覺母問有夢否弘實曰適夢入河飲水飽足而歸母聞之默喜後弘實果自行伍至將領遷一州二鎮皆近大江云

河中無水

宋主寢疾夢至河邊河中無水以為枯涸之象自疑不祥以問宰輔有為解之者曰陛下無慮病減矣夫河邊無水可字也已而病果漸瘥

墮水半身濕

東城王尉二子邦城應騏入試學院其師顧文學內子夢二生來因墮水半身濕既寤向顧言之顧曰水邊着牛泮字也二生其遊泮乎已而果然

濟洹之水

詳珍寶部公孫嬰齊

着朱衣行水上

詳帷服部鮑泉

馬停水中日在水下

詳走獸部苻融

江

江中沙石爲篆籀文

詳文翰部王仁裕

淵

何故敗我濯龍淵

汝南舊有鴻都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 漢書

海

泛海至一山

劉穆之初夢與宋高祖裕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夾舫既而至一山峯崿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悅之後竟爲裕佐命元勳云 宋書

海上坐玉盆

齊後主高緯母胡氏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五月五日生緯於幷州邸 北史

南處海濵

成祖嘗夢二神人言南處海濵來輔家國明日禮官言閩中靈濟二眞君事遂遣使臼香請神像於宮城西南作宮祀之記文稱二神皆南唐義祖之子一名知證一名知諤 弇州四部稿

龍浴於海

許鱗介部妻太后

沙　行塞下沙

高太史啓夢行塞下沙詩云夢行塞下沙無水無蒹葭牧羊人歸霜草短平地鴈群棲不暖騎馬茫茫入遠烟一行銜起上秋天我夢驚回鴈飛去角聲吹斷江城曙 高集

氷　氷下人語

孝廉令狐策夢立氷上與氷下人語問索紞紞曰氷上為陽氷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氷上與氷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氷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 晉書

聖賢部

伏羲文王周公

呂蒙入吳王勸令學乃博覽群籍以易爲宗常在孫策坐酣醉忽於眠中誦易一部俄而驚起衆人問之蒙云向夢見伏羲文王周公與我言論世祚興亡之事日月廣明之道莫不窮精極妙未該玄言政空誦其文耳坐上皆知蒙囈誦文也 王子年拾遺記

舜坐堂上

詳音樂部楊忠愍繼盛

成湯伊尹

齊景公伐宋過泰山夢見二人怒公恐謂泰山之神晏子以宋祖成湯伊尹爲言且云其狀湯皙容多髭鬚伊尹黑而短公知卽所夢也不聽進軍軍鼓毀公恐乃不伐宋 物異志

伯夷之弟

漢靈帝光和元年遼西太守黃翻上書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完全翻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子也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藏民嗤視之皆無病而死翻乃爲改葬云 博物志

周公

孔子夢見周公

周公祖道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疆曰臣能得魯侯薳啓疆來召公魯昭公也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愼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左傳

周公

諸葛武侯出師至綦山夢見周公故名其山爲周公山因立文憲廟於其上志

孔子告之曰起起

鄭玄以明經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卒劉晝高才不遇傳論玄曰辰爲龍巳爲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蓋謂此也

隨孔子南行

劉勰齒在踰立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怡然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廼小子之垂夢歟乃作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梁書

吾則仲尼

黔南軍校姓蹇者性鯁直所居鄰孔廟家每食必先薦之如是累年咸通二年蠻寇侵境廉使閱兵擇將未獲蹇忽夢一人冠服若王者謂曰吾則仲尼也媿君每傾心於吾吾當助君君當更名宗儒自此富貴矣既覺喜而更名請行方擇將時人盡畏避忽聞宗儒請行即遣之一戰而大破蠻寇餘孽皆遁黔帥表上其功授朗州刺史秩滿詣京師累遷司農卿 南楚新聞

三閭大夫

夏侍郎原吉母廖氏夢三閭大夫降是生侍郎

夢占類考卷一

夢占類考卷二

長洲張鳳翼伯起編

人身部

頭 大雷擊首

商紂夢大雷擊其首無何周師入而首懸太白之旗

頭生角

諸葛亮出北谷口魏延爲前鋒延夢頭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許曰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自破之象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果爲楊儀所殺 蜀志

髡頭

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爲南中郎軍司而亡諸子迎喪還到襄城第九子節夜夢見鹵簿行列甚肅見韶使呼節曰卿犯鹵簿罪應髡刑節俛受剃驚覺摸頭即得斷髮明暮與人共寢夢見韶曰卿髡頭未竟即復剃如前夕其日暮自備甚謹明燈火設符刻復夢見韶髡之如前夕者五節素美髮五截而盡　晉逸史

斬頭持去

齊彭城景思王高浟數歷素有令望一夕其妃鄭氏夢人斬浟頭持去惡之數日後羣盜田子禮等數人謀劫浟爲王許稱使者徑向浟第至內室稱勅牽浟上馬欲引向南殿浟大呼不從遂遇害　北史

斷頭持去

爾朱世隆嘗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奚氏曰適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未幾見殺　北史

東昏自挈其首

蕭綜母吳淑媛在齊爲東昏宮人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於梁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及綜年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人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

及綜長成心驚不已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夢既不一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王子汝今太子次第幸保富貴勿洩綜相抱哭 梁史

自求其首

王琳爲吳明徹所殺傳首陳庭懸之於市後朱瑒致書於陳徐陵以求琳首明徹亦夢琳自求其首竝爲啓陳主而許之仍與劉韶慧等持其首還於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瑒等乃間道北歸別議迎接時有茅知勝等五人送柩達鄴乃葬焉 梁史

自提首

王涯既族女爲竇訓妻以痼疾免家人慰之給以涯貶女忽夢涯自提首告曰族滅矣惟若存歲時無忘我女驚號墮地家人乃以實告之 唐書

愛貌易頭

河東賈弼之夜夢一人面瘡皰甚多鬚大鼻瞯目請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旦起不自覺而家人悉驚走咸云那漢何處來弼取鏡自看方知怪異後能半面笑兩足手口各提一筆俱書辭意皆美 幽明録

以首承日

賈隱林奏曰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謂朕耶因令

糾察行在

頭骨不正

李士寧先得塗氏所藏軒轅鏡洞見遠近蔡君謨學士以道自任聞士寧之名惡之君謨一夕夢爲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骨不正乃以手爲按之曰頭骨已正矣夢覺頭上痛甚日士寧謁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遂異之

頭出角臂生鱗

宋鄭獬夢浴於玉龍池視臂生白鱗水影中頭上出角未

幾狀元及第 狀元録

人斫落頭

相國劉沆天聖中赴省試一夕夢被人斫落頭心甚惡之有鄉人釋之曰狀元不到十二郎做只得第二人後果第二人及第沆行十二故言十二郎云

斫半身坐頭上

宋劉渭字志清婺州金華人同志有夢一人斫劉沆半身而換之復坐沆頭上既登第乃知爲劉渭中狀元之兆沆渭半邊異耳故爲易半身沆中牓眼渭中狀元故坐其頭上

白頭翁

詳英靈部田千秋裴寂

戈擊首墜於前

詳虔劉部晉中行獻子

人頭有血

詳地理部　高皇

腦　龍神寫字腦上

龔祭酒用卿臨試時夢龍神寫狀字於腦上果中狀頭

鹽腦

詳虔劉部楚子

髮　被髮北面而譟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莊公蒯聵也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良夫害已有以小成之大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良夫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救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衛侯貞卜不吉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左傳

被髮搏膺而踊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此趙氏之先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

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張去聲腹滿也）如厠陷而卒（左傳）

被髮爲淸江使

宋元君夜夢有人被髮云予爲淸江使河伯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明日豫且網得白龜圓五尺獻乃殺以卜七十鑽而無遺策仲尼聞之曰神能見夢於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刳腸之患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莊子）

官須髮爲鞘氈

劉誕反其左右侍直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爲鞘氈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後果敗（史）

剃髮爲僧

曹確判度支亦有台輔之望一夕夢剃髮爲僧心甚惡之有一士人占夢多驗確具以所夢語之士人曰前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行且驗矣無何杜相出鎭江西而確遂代之（北夢瑣言）

披髮爲厲

刑部侍郎張禹出掌北平布政司事爲文皇所縛不屈死之　文皇嘗夢禹披髮爲厲出焚其尸面色如生

總角童子

費尚書宏年十六赴省試考官閱其卷夢見總角童子意榜首必少年也遂以其卷置高等及赴鹿鳴儼如夢中之貌果弱冠魁天下 狀元記事

額　點額

齊宣帝高洋封齊王時夢人以筆點巳額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再拜賀曰王上加點便成主字乃當進也不久受魏禪 北史

額上安耳

兗州張審通嘗夢爲泰山府君所召令爲詞判錄中天曹天曹允之府君悅與審通額上安一耳既寤覺額癢果生肉如耳時號三耳秀才 太平廣記

面　面白毛虎爪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族曰衆謂虢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巳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乃逆宗國

旣卑諸侯遠巳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 國語

枕膝視面

魏遼東太守反明帝命司馬懿討之懿至襄平夢帝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懿心惡之及凱旋次白屋有詔召懿三日內五至手詔曰開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閤入視吾面懿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牀流涕問疾帝執懿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托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 晉紀

面有黑點

諸仲務一女顯姨嫁爲朱元宗妻產亡於家俗間產亡者以墨點面其毋不忍仲務密自點之無人見者元宗爲始新縣丞夢妻來上牀分明見新白粧面上有墨點 搜神記

眉

眉長與髮等

舜二十夢眉長與髮等堯乃命舜代巳攝政 帝王世紀

目

目洗於河西

伯禹夢目洗於河西四岳舉之舜進之堯堯命以爲司空 帝王世紀

刺出眼中

陳留周氏婢入山採樵夢見一女子曰吾眼中生刺乞拔

之當有厚報此婢乃於朽棺中見髑髏草生眼中乃拔之即於其處得金鐶一雙 述征記

眇目僧執香爐

詳成器部梁武

慧眼水

詳地理部江紑

深目猳喙

詳天象部穆子

鼻

青蠅在鼻上

何晏詣管輅問曰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輅曰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青蠅惡臭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戒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弗履君侯上追六爻之旨下思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晏不能從後果及禍 晉書

正鼻

徐郎中夢神人携竹籃其中皆人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乃剔徐鼻置籃中擇一鼻安之神笑曰好一正鼻郎也既寤徐鼻忽端直歷官至正郎 括異志

耳

耳旁兩重土應受非命死

吳郡馬翁者文學馮君時範母舅也嘗遇仙有奇術嘉靖間倭虜犯金閶翁避居馮君所一夕夢異人語以耳旁兩重土應受非命死明日以語馮君令書之屏且云吾鄰有陸某者其人六指當死於倭無何蒼頭自城外入報云陸已被殺矣蓋陸字耳傍有二土也 馮君親向予言之

脣 丹脣不言

咸和三年劉曜夜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以下議之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丹脣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服於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已而果爲石堪所執并於石勒 北史

口 唾灼口中

鄭灼幼而聰敏勵志儒業受業於皇侃一夕夢與侃遇於塗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釋褐奉朝請累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 梁史

捧日納口

陳武帝霸先微時嘗游義興館于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

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内猶熱 陳書

伎跳入口

元嘉中陶繼之爲秣陵縣令令人追捕劫財李龍等時有太常伎爲賊攀引陶不詳審繆作欵隨例申上衆證其寃陶亦知枉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通塞并諸劫十人於郡門斬之此伎聲藝既高又殊辨慧將死之日曰我雖賤隸實不作劫陶令已知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數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隕泣經月餘陶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忿訴天得理今故取君便跳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卽驚寤俄而倒伏若屬癲良久蘇醒有時而發發卽夭矯頭乃著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瘁二兒早死止餘一孫 還寃記

人二口

張儉爲雲中幕官故事遼主出幸州邑長吏當有獻時遼主隆緒獵雲中州節度使奏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敢以爲獻先是隆緒夢四人侍側賜食中一人二口至聞儉名悟而召之占奏三十餘事稱旨遂加顧遇踐清華拜相封王多裨益云 遼史

彩鳥入口

詳飛鳥部羅合

流星入口

詳天象部葉法善

舌

劒斷其舌

沈約夢齊和帝以劒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梁帝遣豎視疾還以狀聞帝大怒令中使譴責約懼遂卒帝以其懷情不盡謚之曰隱 梁書

舌上生毛

馬亮知江陵府任滿當代一夕夢舌上生毛解者曰舌上生毛剃不得也當再任已而果然 一作馮延巳臨川事

鬚

白皙多鬚

李林甫作相嘗夢一白皙多鬚長丈夫逼已排之不能去既寤言曰此形狀類裴寛寛謀代我故也時寛爲戸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乃因李適之黨斥逐之是時楊國忠始爲金吾冑曹叅軍不十年林甫卒國忠竟代其任其形狀亦類寛焉 唐書

被人剃髭

李迪美髭髯御試前一日夢被人剃削俱盡心惡之有解者曰必爲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放榜果驗 皇朝類苑

長髯須翁指示

宋沙門法稱臨終曰有松山人告我江東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一餅金爲信宋祖聞之命僧慧義往松山七日七夜行道夢有一長髯須翁指示及覺分明憶所在掘而得之 宋祥記

身

身生八翼

陶侃少時夢身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後都督八州季年思折翼之夢每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 晉書

身畫兩翅

齊世祖賾年十三夢人以筆畫身左右爲兩翅後踐大位

身體生毛

齊世祖賾少夢體生毛髮長至足 南史按此夢亦似豪家盛之意

日化龍繞身

齊文昭太后夢爲日所逐化而爲龍繞身寤而驚悸遂成心疾醫王顯案三部脉非有心疾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是生宣武 北史

一人出吾身中

李廣以才學兼御史脩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廣嘗欲

早朝未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云吾夢中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辤君去因而惚怳不樂數日便遇疾竟以此終 北齊史

慶雲覆身

詳天象部張鷟

飛蟲著身入皮膚

詳昆蟲部明德馬皇后

靈鳳集身

詳黃冠部王遠知

體上有青誌

詳名姓部董青建

肩

鳳集左肩

詳天象部徐陵母

臂

折臂太守

劉之遴在荆府嘗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遴後遇牛奔果損臂不復得屈伸連相兩王再爲此郡 梁史

石虎齧臂

燕主慕容儁夜夢石虎齧其臂寤而惡之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棄諸漳水不久而儁

死北史

彎臂受犬肉

詳走獸部林環

手　無左手

隋文帝未貴時常舟行江中夜泊夢無左手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菴中有老僧具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爲天子後帝興建此菴爲吉祥寺 獨異志

以手捧天者再

韓魏公知秦州臥疾數日忽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東宮 倦游録

兩手挈二人首

張侍郎昇傳臚前一夕夢登天兩手挈二人首云皆同姓者及開牓一甲張昇二甲張燧三甲張曉

白衣執手

詳帷服部達奚武

鳳集手上

詳飛鳥部孫姓者

指　持刀自落十指節

魏莊帝欲圖爾朱榮夜夢手持一刀自割落十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告陽城王徽及楊侃徽解夢曰蝮蛇螫手壯

士解腕割指節與解腕何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後爾朱榮與元天穆同入帝在明光殿榮見曾安等持刀入卽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刃之去其十指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心腹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限於是天穆與榮子菩提並就戮北史

吾患指痛

齊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咸怪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臥石長可丈八乃傾匠營造向經一周面腹粗了而背著地以六具拗舉之初不可動一日忽然自翻卽就營造移置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齊燒諸佛寺此像獨不變色又欲倒之用大牛數頭挽不動忽有異僧以瓦木土塹壘而圍之尋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于人曰吾患指痛其人寤而視焉乃木傷其二指也遂卽補之開皇十年盜像幡蓋者夢丈八人入室責之賊大怖悔而謝焉其像見在法苑珠林

大旛出指端

詳旃常部劉仁恭

掌

掌中草不脫

辛賁遜夢掌中草不脫後爲翰林學士草制數年復掌選

以刀開心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後東歸融曰詩書禮樂皆東矣 異苑

大鑿開心納藥

尹知章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焉睿宗即位中書令張說薦爲禮部員外郎俄轉秘書監 唐書

援手摩心

宋羅璵妻費氏父悅爲寧州刺史費少而信誦法華經數

年不勌後得病忽苦心痛閤門惶懼屬纊待時費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善祐庶不遂致死也既而睡食頃夢見佛於牕中援手以摩其心應時都愈 述異記

當用秀才心肝

高皇初造鈔屢不就一夕夢神告曰當用秀才心肝爲之寤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爲之耶 高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即心肝也 上悅命取太學所積課簿搗而爲之果成乃令歲輸上方 明興雜記

腹

蒼龍據腹

詳鱗介部薄太后

蛇自臍入腹

詳鱗介部范延光

松生腹

詳品物部丁固

臍

日入臍中

慕容德毋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德後稱帝於廣固 北史

臟

五臟出在地

成帝幸甘泉詔召揚雄作賦雄倦臥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入及覺大少氣 桓譚新論

腸

腸繞吳昌門

孫堅母懷姙夢腸繞吳昌門是生堅 吳志

剖滌腸胃

詳文翰部王仁裕

膏肓

肓上膏下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 緩醫名也 治之未至公夢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針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爲之厚禮而歸之 左傳

當入靈府

秦王俊有疾隋主馳召許智藏療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
泣曰本來相迎聞許智藏將至必當相苦爲之奈何次夜
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爲
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發癎不可救也數日後果以癎甍
隋書語
似二豎

二蒼頭在前在後

許叔微家一婦人夢二蒼頭一在前一在後手中持一物
前者云到也未後者應云到也擊一下爆然有聲遂魘覺
後心一點痛不可忍昏悶移時叔徵所合精神丹即取三
粒令餌之痛止神醒其方出千金中二蒼頭殆二豎之比
也醫說

脇
劒決左脇入子

肅宗在東都爲李林甫所搆日夕危懼鬢髮斑白嘗早朝
上見之愀然曰汝疾歸院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中庭
宇不灑掃樂器屏幃塵埃積其間左右使令無有女妓上
爲動容顧謂力士曰太子居如此將軍盍使我聞乎力士
奏曰臣嘗欲上言太子不許云無以動上念上即詔力士
下京兆尹亟選人家子女頎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
力士趨去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閲致子女人間
囂囂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以爲掖庭中故衣

冠族以事沒入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大魘吟呼若有痛者肅宗呼之不醒乃自計曰上賜我卒不救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后手掩其左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甲而操劒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左脇劒決而入痛殆不可忍及今尚未已也肅宗檢之于燭下則若有綖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 唐史

傷在脇

宋張洽爲袁州司理叅軍民有殺人者治其獄無狀俄夢一人拜於庭示以傷在脇治用以驗治果伏 宋史

骨 取君集威骨來

唐貞觀中侯君集與庶人承乾通謀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奮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骨一片狀如魚尾因唫囈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 酉陽雜俎

臂 規其臂以墨

晉文公之太子驩少子黑臀文公卒子襄公驩立襄公卒子靈公夷皐立靈公侈民不附趙穿弒靈公於桃園迎襄

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公之生也其毋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黑臀在位七年子景公孫厲公相繼立自黑臀至厲公三世矣厲公弑國人逆周子立之寔悼公悼公驩之孫也

陰 陰毛拂踝

酈範爲青州刺史解州還京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言之偶有齊人占夢者史武進解之曰公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俯東秦道光海岳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範笑曰吾當爲卿驗此夢後果如其言 北史

誤中萇陰 詳虔劉部姚萇

膝 兩龍枕膝 詳鱗介部簡文帝

下體 毋下體

顧琮爲補闕嘗有罪繫詔獄當伏法琮一夕憂愁坐而假寐忽夢見其毋下體琮愈懼形於顏色流輩問琮以夢告之自謂不祥甚也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問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也重見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賀也明日門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後至宰相 廣異記

脚

狼㗖一脚

敦煌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㗖一脚問索紞紞曰脚肉被㗖爲却字却者不前也時東虜反遂不果行 史

昆脚皆頭

杜牧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尚書故實

沙門以足躡之

宋張興頗信佛法常從沙門僧融曇翼時受八戒興爲劫賊所引逋逃不獲妻繫獄掠笞積日偶縣失火出囚路側遇融翼妻呼闍黎何不賜救融曰貧道力弱不能救唯宜勤念觀世音庶獲免耳妻便晝夜祈念經十日許夜夢一沙門以足躡之曰咄咄可起妻即驚起鉗鎖桎梏俱解然閉戶警防無由得出慮有覺者乃却自械又夢向者沙門曰戶已開矣妻覺而馳出守備俱寢安步而逸闇行數里卒值一人妻懼躃地已而相訊乃其夫也相見悲喜夜投融翼融翼匿之獲免焉 冥祥記

捧脚捧肘

詳地理部隋文帝

猪嚙足

詳走獸部關羽

星墜壓脚
詳天象部陳奇

小麥漬脚
詳品物部李禮之

彝倫部

君臣 夜為君

有老役夫晝則呻吟卽事夜則熟寐夢為國君覺而曰吾晝為僕夜為君何所怨哉 列子

南面王樂

莊子使楚見空髑髏擊以馬捶而問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語卒援髑髏枕而臥髑髏見夢曰夫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與天地為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能過也

帝賚良弼

殷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書經

魏徵

魏徵疾太宗夢與徵別既寤流涕是夕徵卒故御製碑文云昔高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賢臣於覺後

虞世南

虞世南卒太宗爲詩一篇追述往古興亡之道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詩將何以示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冀世南神識感悟後數歳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備文爲辭宗夙夜盡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倏移歳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兼進讜言有如平生追惟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尊像一區又勑圖其形於凌烟閣 唐書

薛收

薛收死太宗亦夢之如平生

伏侍唐太宗

黃德昭赴試路病夢神叱之曰汝當伏侍唐太宗安得在此宜速歸不信我且死德昭懼遂歸初德昭以明經應舉明年改詞賦科入試試題是唐太宗功被九州歌德昭乃以太宗比大禹大爲主司賞拔遂冠塲中 夢譚

馮京入朝

宋皇祐間鄭俠上言政事闕失因而力薦馮京言事者以爲交通罷知亳州後召京知樞密未至帝中夕呼左右曰適夢馮京入朝故賜之詔有渴想儀形夢寐不忘之語

爾父笑談如曩時

宋文憲濂既致政歲一入朝辭還數日　高皇問其子璲曰朕疇昔之夜夢爾父笑談如曩時璲曰非陛下垂念臣父切至何以形諸夢寐　吾學編

別館聯句

詳文翰部鄭顥

父母　後六日共父同出

孝女叔先雄者犍爲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持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竝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其夕弟賢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爲雄立碑圖象其形焉　后漢書

父母來迎

李使君在州明早將祀社夜潔齋臥于廳事夢其父母盡來迎已覺而惡之具告其妻因疾數日卒　紀聞

父　先君

孔子絕糧乎陳蔡之間藜藿不糝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

索米得來爨之幾熟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而飯之食熟謁孔子而進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絜欲饋顏回對曰不可垓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因攫而飯之矣 呂覽

父命立超

慕容德迎其兄子超於長安既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勑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以超爲皇太子是月德死 北史

父書亟來二字

宋唐伯虎字長孺其父游瀘南伯虎與弟庚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蹶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起裹糧走洪川冒江漲假漁舟至瀘南父果病甚是日少間伯虎具舟侍父歸卒於家 宋史

汝父作狀元

宋蔡確少年夢有告之者曰汝當執政汝父作狀元斯其時也覺而笑曰鬼物乃相戲如此乎吾父老矣方致仕豈復有作狀元之理確以元豐二年五月自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時其父已歿五年三月確侍殿上聽唱進士名南劒州黃裳居首確大驚葢其父名黃裳也

毋 還侍疾

鄱陽王蕭恢初鎭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下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既覺憂惶便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 梁史

毋與之言

高士廉家世顯赫少以孝聞大業中爲治禮郎隋軍伐遼兵部尚書斛斯政亡奔高麗士廉坐與交游謫爲朱鳶主簿嶺南瘴癘不遑將毋留妻鮮于氏侍養旨甘不足乃賣大宅買小宅以處之分其餘資輕裝而去尋屬天下大亂王命阻絶交趾太守丘和署爲司法書佐士廉久在南方不知毋問顧念彌切嘗晝寢夢其毋與之言宛如膝下既覺而涕泣橫集明日果得毋訊議者以爲孝感云 唐史

頻夜夢毋

唐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爲党項縛入西蕃養馬蕃王令穴肩骨貫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蕃王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子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剩肉餘酪與之一夕贊普聞其悲泣問之云有老毋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悵然召至帳中語之曰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有力馬兩匹縱爾逃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騁經宿方及豐州界歸家其毋尚存

毋欲食魚

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齧痕鄉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獺所獻以孝感聞於官表其閭 元史

母疾

尹莘遊學京師夢母疾心怪之馳歸母已亡 元史

叔

叩頭救叔

嘉興徐祖幼孤叔隗養之如所生隗病祖營作甚勤是夜夢二人來云汝叔應合死也祖叩頭祈請哀懇二人云念汝如此爲活之祖覺叔乃瘥 搜神記

兄弟

弟得患漸損

盧潜在壽陽城爲陳兵所圍寄書與弟士邃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書至一如其夢 北史

兄弟同在院

元絳少時嘗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院絳寤思素無兄弟疑夢爲不然熈寧中除學士同時先後入院者有韓維陳繹鄧綰楊繪并絳五人名皆從糸始悟兄弟之兆 夢溪筆談

夫婦

妻有身

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産夫已死

後魏彭城劉氏嫁渤海封卓初成婚時卓官京師後坐事伏法劉氏在家忽夢夫已死哀哭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懣而死 列女傳

婦來告

高郵高氏婦攜女從夫避亂入道旁空舍脫金纏臂與女且語夫疾行夫去卽自縊賊至焚之夫抵儀眞夜夢婦來告曰我已縊死彼舍矣其精爽如此 志

男子求爲妻

李節婦嫁鄭廉未逾年而廉死夢一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色所召卽自截髮毀容其鬼謝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 朝野僉載

娘子夢魘

唐貞元中獨孤遐叔家長安下第將游劒南與妻白氏約周歲歸及至蜀後不偶經二年始歸至金光門天已暝無旅舍惟一佛堂遐叔止焉忽聞牆外有數人相呼聲乃屏氣潛伺之見有公子女郎十數輩間坐獻酬履舄交錯中有一女憂傷憔悴側身下坐似遐叔之妻迫而察之乃眞是也方一少年迫之歌者再三遐叔驚憤乃捫一大甎飛擊之甎去遐叔亦醒似夢非夢謂其妻已死平明促歸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悟遐叔問之妻述夢中事與遐叔

所見同此事與張生還汴州見妻夢中事大相類但張發兎中妻額耳二夢俱見稗家

君婦始生

崔元綜欲娶婦夢人云此非君婦君婦始生夢中相隨至履信坊見一婦人生女云是君婦崔所議女暴亡後官至四品年三十八乃娶韋涉妹年十九履信坊居尋勘歲月正所夢之日生定命錄

張韓王之妻

蜀人范守與黃寀為世姻范生子黃生女因締婚焉嘉熙間則范官於淮黃官於江南時男女各數歲矣仍申前議范氏子夜夢神告曰黃女乃張韓王之妻君妻已生於唐氏矣未幾范謫嶺南十餘年及歸黃女已三適矣適張張死再適韓韓死乃歸於王范氏子竟娶唐女焉

文伯之妻杜氏

分宜涂四友字文伯夢一婦人姿容甚麗引手示之有金書六字曰文伯之妻杜氏是年中選郡人杜學諭來議婚遂求為妻俄登進士官至柳州守與杜偕老焉

百萬錢買子

王導夢人以百萬錢買其子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悅竟卒

當生貴子

梁郗后母宋文帝女尋陽公主也方娠夢當生貴子乃生后　南史

賜汝一子

魏宗室都牧尚書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也未幾生子禎以爲協夢名之曰瑞字之曰天賜後位至太中大夫　北史

抱子升天

北周王宇文泰母王氏初孕五月夜夢抱子升天不至而止寤以告其父肱肱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　北史

涕泣囑子

宣咸卒後五年石虎夢見咸涕泗囑其子奮曰非心慮所達也通夢之言而有徵奮今何在左右對曰爲趙郡守於是即擢拜廷尉爲太常　北史

兒墮月中

范文正夫人有娠夜夢兒墮自月中承以衣裾得之遂生純仁是爲忠宣

兒子逆天不孝

下邳張禪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子邦生孫女美鄰人欲聘爲妾禪以舊門不許鄰人忿之乃焚其屋禪遂燒死

邦出外得免後還畏鄰人勢力又貪其財竟嫁女與之經一年邦夢見禪曰汝為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怨潛同兇黨便捉邦頭以手中挑杖刺之邦因病兩宿嘔血而死邦死日鄰人又見禪排門戶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勢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却後數日令君知之鄰人得病尋亦隕歿　還冤記

上帝賜以男女

宋沙門島配囚事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先到者投海中及馬默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復投海中非好生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者移登州神宗深然之遂著為例默初無嗣後夢天使稱上帝命賜以男女此後衍嗣遂繁皆以為陰德之報云　餘冬序錄

爾子吳寬

錢狀元福幼時病劇其父夢人語之曰爾子吳寬也時吳文定當家食已而連舉省殿二元至庚戌福亦舉省殿二元式相符云

令兒悲

蔣文學燾弱冠知名黌校年十六死死後屢見夢於母見郎馳去毋逐之問燾何在燾言兒為帝召作丹臺記令不不得如昔滯行郎去一夕毋又夢燾父言吾死不如燾燾

死不滅不散欲來即來耳言旣隨復見䛴䛴語與父言無少異又云毋哭毋過慟若過慟若不食葷若拈弄見典籍皆令兒悲 祝京兆集

嗣子 昌世同拜家廟

淳祐間陳公振居吳門無子有同姓曰昌世者爲人端愨因延之家塾嘗從容與言繼嗣事且托之訪覓歷久未有所啓問之以難其人對公振曰得如子者乃佳昌世惶恐不敢當久之又問如初昌世謝未敢輕有所進公振夢謁家廟覺有拜於後者顧視之乃昌世也意遂決乃立昌世爲後昌世以其澤入仕倅三衢攝郡有廉名穆陵聞之擢爲郎 癸辛襍志

姑婦 黄氏來言

東平呂生妻黄氏病將死告於姑曰妾病且死然聞人死當爲鬼獨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夢告於姑及死姑夢見黄氏來泣而言曰妾平生無狀今爲異類生於鄭之東野叢木中顛其翼嗷其鳴者是也後七日當來謁姑願姑念平生時無以異類見阻言訖而去後七日果一鳥自東來止於庭樹哀鳴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夢矣汝無昧平素直來吾之居也其鳥即飛入堂中迴翔哀唳僅食頃東向而去 宣室志

友

張元伯

范式字巨卿山陽人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少遊太學爲諸生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illegible]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illegible]及式恍然覺悟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illegible]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就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illegible]

後漢書

王由携酒賦詩爲別

魏盧元明一夕忽夢其友王由頳川携酒就之言別賦詩爲贈及明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即發夢之夕也 魏史

夢李白 詩二首

死別已呑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夜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 時[illegible]黨故其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顦顇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杜工部集

令狐學士

李商隱夢令狐學士詩云山驛荒涼白竹扉殘燈向曉夢清輝右銀臺路雪三尺鳳詔裁成當直歸 李義山集

韓弇李績

渾瑊雁西蕃劫盟掌書記韓弇遇害弇素與櫟陽尉李績

友善績因晝寢忽夢㚷被髮披衣面目盡血績初不識及稱姓名乃相勞勉如平生㚷曰今從秃髮大使填河憔悴困辱不可言聞來奉詣耳吾久飢渴明日午時於宅西南爲置酒饌錢物亦平生之分也績許之悲愴待旦至午時如言祭之忽有黑風自西來旋轉筵上飄卷紙錢及酒食皆飛去舉邑人觀之時貞元四年 河東記

陸憑沈萇

陸憑少有志行神彩秀澈家於湖州性悅山水貞元乙丑三月遊永嘉遘疾而歿憑素與吳興沈萇友善萇夢憑顔色顦顇曰我遊至永嘉若疾將困君爲知我者願託家事萇悲之又叙舊歡宴語久之臨去曰渥[illegible]到此執手而去及覺所記甚分明乃書而錄之如喪船至萇撫孤而慟賻助倍禮 太平廣記

し

運上役所ゟくも

夢占類考

三之四

夢占類考卷三

長洲張鳳翼伯起編

飛鳥部

鳥

一鳥文彩異常

晉羅含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仕爲江夏從事太守謝尚曰可謂湘中之琳瑯後補桓溫叅軍或謂含荆楚之才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

紫色大鳥

張鷟字文成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於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庭因以爲名字初登進士第對策尤工又應下筆成章及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科鷟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員外郎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簡選中未聞退時時流重之目爲青錢學士天下之人無賢不肖皆記誦其文天后朝中使馬仙童陷默啜默啜謂仙童曰張文成在否曰近自御史貶官默啜曰國有此人而不用漢無能爲也新羅日本東夷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以購其文其才名遠播如此

大鳥止所居

蕭克翁隱居不仕學行爲州里所推嘗夢大鳥止其所居蜚翼覆軒外舉家驚異出戶視之冲天而去明日曾恩溫自順陽來從學克翁爲易其名曰翀而字之曰子翬子翬竟以文學政事知名官至翰林侍講學士贈行省叅知政事封郡公謚文靖 元史

白鳥墜雲

贊皇尉張師夢白鳥飛翔墜於雲際既覺心神恍惚召董賀卜之賀卽決卦惨然而問曰朝來寢息不有夢乎必若有夢其飛禽之象乎且雷震山上鳥墜雲間聲跡兩消不

可復見樂天委命而已師是年七十一竟不起

鳳　吐鳳

揚雄作甘泉賦成夢口吐白鳳

鳳集手上

大業中有孫姓者夢鳳鳥集手上以爲善徵以問蕭吉吉曰不祥孫以爲妄後十餘日遭母喪乃遣所親往問吉吉云鳳鳥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所以止君手上者手中有桐竹之象也禮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是以知必有重憂耳大業拾遺記其集異記所載以占夢者爲宋董稍異

金鳳啣珠

詳珍寶部許遜

靈鳳集身

詳黃冠部王遠知

五色雲花鳳

詳天象部徐陵母

鸞鳥入室

黃梅尉聶新妻陳夢鸞鳥入室旦而育女後歸黃簡肅公封夫人享年七十有二升菴文集

鶴　九鶴自天而下

張九齡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飛集於庭遂生九齡爲唐賢

相 唐書

駕鶴冲天

李抱眞以司空平章事居重鎮晩節好方士有孫季長者爲抱眞鍊金丹抱眞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道士牛洞玄以猪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而化去

飛鳴過我

蘇子與客遊於赤壁之下反而登舟放乎中流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横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戸視之不見其處 蘇集

黄鶴從天飛來

顧文康鼎臣生時父年已五十文康既壯毎夜焚香祈父壽願以已壽益親令見已成立以伸孝養一夕夢黄鶴從天飛來近視之即所焚表也後一大院字末有硃批數行云自此以後如田单火牛逼行無滯蓋乙丑之兆也父亭年八十餘及見文康及第云 狀元錄

旌旗鶴鴈降庭

詳旂常部富弼

鸚鵡 鸚鵡兩翅俱折

唐則天后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相內史狄仁傑曰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矣武承嗣武三思面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為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為得傑曰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廬陵立為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邙山頭皆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 唐史

烏 烏集啓上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冬十月公游於空澤辛巳卒於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以公命召六子至以甲劫之盟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已為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

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曰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皇氏戴氏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 左傳

赤烏若龍戲

豐公家于沛之豐邑中陽里其妻夢赤烏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爲太上皇 帝王世紀

烏鵲群集其下

信州刺史蕭遇少孤將改葬母于舊塋至壙處悞啓他墓既而知其非號慟而歸夜忽夢戶外有聲呼遇小名曰吾是爾母遇驚走出戶拜迎見其母母從暗中出遇與相見如平生謂遇曰汝至孝動天神祇降鑒令我與汝相見遇乃述遂悞塋域之恨母曰吾來亦爲此吾墓上已有李五娘墓且已平坦何可辨也汝明日但見烏鵲羣集其下是已遇聞言即驚寤哀號待曉至其處果見有烏鵲集平地乃掘之得李五娘墓更於下得母墓方扶歸葬云 通幽記

燕

玉燕投懷

張說母夢玉燕投懷遂生說爲唐名相封燕公 定命録

鴛鴦

兩瓦化爲鴛鴦

詳棟宇部魏文帝

鷄

鷄化爲鵶

西施毋有娠夢五色鷄自天而下化爲鵶飛去遂産女是爲西施

白鷄

許什百部謝安白鷄主酉太歲在酉病不起也

鴿

小罪受鴿身

詳輪迴部石壁寺老僧

走獸部

獸

猛獸超叢棘

北齊馬敬德中第後其妻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叢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之曰吾當得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已而世祖爲後主擇師趙彥深進之入爲侍講武平初以師傅恩超拜國子祭酒加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領瀛州大中正後封廣漢郡王 北史

牽五色獸逼衣

五代王宗侃妻有娠夢周公山神牽五色獸逼其衣遂生承肇承肇稍長有異僧見而撫之曰老僧所居周公山佳氣減半乃孕靈此子耶後節制揚州入洛爲行軍司馬 雅州志

猛獸斷盤囊

詳地理部鄧殷

麟　麟入室

長興顧母楊氏有娠夢麟入室寤而生子遂名應祥後舉進士敭歷有聲官至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弇州集

騶虞　騶虞

尚書劉公麟夢騶虞而得曾孫符卿陸公師道作歌云君不見煌煌丹穴五色雛渥洼之產汗血駒鳳毛龍子自有種隨地便與凡禽殊劉宗積德天下無尚書聲光照寰區公侯子孫必復始感應吉夢來騶虞白質黑章照山水鬱鬱紫氣佳城隅笑喚吾家雪色貍心知非熊亦非貙詰朝冢孫含懸弧始信占夢言非誣錦褓見公顏玉立眈眈雄視回清矑吾聞庭堅作理祀英六始生白虎開貞符騶虞之祥亦此類行繩祖武陳臯謨何須更試啼聲爽但請徵之白澤圖 陸符卿集

獅　五色獅子

王敬則母爲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及長夢騎五色獅子後果如母所料云 南史

虎　白虎

堯爲天子季秋下旬夢白虎遺吾馬啄子其母曰扶始升

高丘睹白虎上有雲感巳生皐陶索扶始問之如堯言明
於刑法罪次終始故立皐陶爲大理 春秋元命苞

白虎齧左驂馬

二世三年自關以東大氐盡畔沛公將數萬人巳屠武關
趙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
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
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
懼乃詐爲有大賊使其弟郎中令趙成爲內應遣其壻咸
陽令閻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
賊入此何不止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
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
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鬭閻樂前卽二世數
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
世自殺 史記

虎蹠雷公

曹爽夢二虎蹠雷公雷公若二升椀放著庭中爽惡之以
問占者靈臺丞馬訓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
亡不出旬日巳而果爲司馬懿所害 世說

虎齧傷死

唐晉陽縣有人殺其妾妾將死言曰吾無罪爲汝所殺必

報後數年殺妾者夜半起至毋寢呼其毋毋問故其人曰適夢爲虎所齧傷甚遂死覺而心驚悸甚故特啓之毋曰人言夢死者反生夢想顛倒故也汝何憂然汝夜來未飯牛亟飯之乃往飯牛闇中見物似牛之脫乃前執之不知其虎也遂爲所噬其人號叫竟死時人以虎爲所殺之妾也 紀聞

虎行月中

宋滕元發毋夢虎行月中墮其室遂生元發舉進士授大理評事召試爲集賢校理以直道策名於英神哲三朝

虎頭洲

宋治平中士子李權夢人張樂送之於虎頭洲上俄而登科蓋虎頭虎榜頭也

因化爲虎

洪起畏爲浙西提刑夜夢錄囚十八人内一人化爲虎寤而異之明日見所解賊徒數與夢合而張瑄在其中洪奇其狀特貸其死未幾宋亡而瑄以漕運貴顯乃給洪終身以報全護之恩

身化爲虎

鄴中楊眞者癖好畫虎晝則每坐臥必觀之旣老臥疾召兒孫謂之曰我平生不合癖好畫虎每夢中多與群虎游

至晚年尤甚我方恐懼今又夢身化爲虎覺旣久而方復人身我死之後恐必化爲虎兒孫輩遇虎慎勿殺之其夕卒家方謀葬其尸忽化爲虎跳躍而出其一子逐出觀之虎回食其子而去數日忽家人夜夢眞歸謂家人曰我已爲虎甚是安健但離家時便得一人食之至今猶不飢

爲虎所逼

詳人身部李士寧

一 黃冠以袖障虎

詳帷服部蘇長公軾

象

大象

會稽張茂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能善夫象者大獸取其音獸者守也象以齒焚其身後必爲人所殺至永昌中爲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茂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殺之 異苑

金象飛越

呂光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已而果平龜茲 史

白象

金齒人周玉爲人醇朴至老不識衡量嘗夢白象詰旦而生子奕中嘉靖戊子鄉試知灌縣縣瘠士又當咸茂二邊

餉道奕食不兼味以廉靖聞滄溟集

熊羆 熊羆虺蛇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詩經小雅斯干之六七章言夢熊羆則生男夢虺蛇則生女

黃熊入寢門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左傳

熊羆翟犬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

必問問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嬴趙姓也周人謂衛也晉亡之後趙取衛地）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是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也）當道者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范氏中行氏之子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副謂皆子姓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謂代及智是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道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後二年中行文子范昭子作亂簡子遂范中行而竟有邯鄲柏人

之地宋邑侔於諸侯矣簡子卒襄子立遂并代地而滅智伯至武靈王胡服騎射而趙益強大 史記

大羆

苻健母羌氏夢大羆而孕遂生健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後襲父洪位遂稱帝 北史

鹿

蕉鹿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擊而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主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而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其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實夢我夢耶其妻又疑其為夢薪者歸復其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欲二分之以聞鄭君皆互有夢覺之說相國曰欲辨夢覺惟黃帝孔丘 列子

沙上群鹿渡水

唐賊將史思明僭稱大號在永寧時以泥城未畢怒其孽子朝義云待收屯州斬却此賊朝義大懼乃與其將駱悅謀圖思明一夕思明夢而驚悟據牀惆悵左右問其故曰

吾夢見水中沙上群鹿渡水而至鹿死水乾言畢如厠其伶人相謂曰鹿者祿也水者命也胡祿命盡矣已而駱悅入問思明所在衆指在厠思明覺變踰垣入廐取騎出奔悅令周子俊射中其臂落馬擒赴柳泉驛縊殺之 唐史

岐角鹿負圖籍

正德乙亥重九太倉王翁湧夢一岐角鹿負圖籍而入室是夕得子遂名之曰夢祥字之曰奇徵以志夢也身雖未踰素封而生二丈夫子以文章氣節陟尊顯累封至詹事學士云 行狀

二鹿大小不倫

甲子秋予兄弟應試南都予夢二鹿馴擾於庭但大小不倫放牓後予與季弟燕翼與焉説者以為鹿宴鹿鳴也大小不倫季弟時方弱冠與予年齒不倫也後季弟不幸短命然則鹿之小者抑豈其祿命之不永耶

得鹿皮十一領

詳什百部梁吉王瞻

猿

猿墮前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則乙死庫提點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殺乙以滅口遂命劾治并逮

其女考掠無實母絶而復甦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笞毒將死矣願一見母吏憐而許之謂母曰母寧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將訟寃於天言終而絶於是連三日地大震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禱於天俄假寐聽事恍夢猿墮前驚悟索之不見志寧自念非殺人者袁姓乎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袁至執之袁遽曰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乙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纔數日獄上郡牓所居曰孝感坊 宋史

猴

車中猴

尼妙寂初嫁大賈任華其父升與華往長沙寂忽夢父泣謂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殺我者車中猴東門草夢其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有李公能辨隱語謂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猴申生也車去兩頭爲申字門東草爲蘭字禾中走者穿田也亦申字一日加夫爲春字妙寂乃易男服泛江湖間有申村村中有申蘭兄弟因往求傭餘年無知其非丈夫者二盜飲醉妙寂奔告有司而獲之詞伏就法乃復從釋教云 史

神責殺猴

南野人伍寺之見社樹上有猴懷孕便登樹擺殺之夢一

人稱神責以殺猴之罪當令重謫不半年寺之病作醫不能療遂卒 述異記

狼　狼啖一脚

詳人身部張邈

狸　狸無首

曾子夢狸無首作殘形操 韓子

馬　三馬同食一槽

曹操聞司馬懿有狼顧相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後與師昭相次當國竟遷魏鼎云 魏史

河神請馬

晉明帝時獻馬者夢河神請之及至與帝夢同即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裒亦好此馬帝云巳與河神及裒卒軍人見裒乘此馬 孔約志怪

乘馬飛半天而墜

崔慧景之逼長沙宣武王入援至越城夢乘馬飛半天而墜而梁武所馭化爲赤龍騰虛獨上 梁書

舍中馬舞

黄平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問索紞紞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 史

馬停水中

苻融爲司隷校尉時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乘易位離下坎上旣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也 北史

駿馬

傳融性豪俠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

者有一人曰惟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惟有傳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惟傳靈越能解此文後靈慶爲蕭斌所殺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爲青州刺史具以子靈根爲臨𪗉副將鎮明潛壘復欲南奔爲臨𪗉人所殺靈越以從干勛舉兵爲宋明帝所殺 北史

使君遣我牧馬

襄陽蘇嶺山廟門有二石鹿夾之故謂之鹿門山習氏記云習郁當爲侍中從光武幸黎丘郁與光武俱夢見蘇嶺山神因使立祠郭重產記云雙石鹿自立如闘採伐人常過其下或有時不見鹿因是知有靈瑞梁天監初有蟀湖村人於此澤間獵見二鹿極大有異於恒鹿乃走馬逐之鹿即透澗直向蘇嶺人逐鹿至神所遂失所在唯見廟前二石鹿獵者疑是向者鹿所化遂回其夜夢見一人著皂巾幘黃布袴褶語云使君遣我牧馬汝何驅迫賴得無他若見損傷豈得全濟 襄陽記

乘白馬入梨山

建州梨山廟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廟回貶爲建州刺史後卒于臨川卒之夕建安人咸夢回乘白馬入梨山及凶問至因立祠焉世傳靈應

當斷馬足

牽騰以咸和三年爲沛郡太守出行不節夢烏衣人告云何數出不輟唯當斷馬足騰後出行馬足自斷 幽明録

洗白馬

威遠軍小將梅伯成善占夢有優人李伯憐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夜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抒思曰凡郵人好反語洗白馬濕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曾於渭河中覆舟

馬無前足

王蜀時有朱姓者貧賤客于成都因寢旅舍夢中有人扣扉覓朱少卿其聲甚厲驚覺訪之寂無影響復睡夢中又連呼之俄見一人手中執一卷云少卿果在此朱曰吾雖姓朱非少卿其人遂卷文書兩頭只留一行以手遮上下示之果有朱少卿三字續有一人自外牽馬一疋直入云少卿領取朱視之其馬無前足步步側蹶匍匐而來其狀若楚朱大驚而覺常自惡之後蜀王開國有親知引薦累至司農少卿無何膝上患瘡雙足自膝下俱落痛苦經旬而死夢乃驗 王氏見聞

馬缺一耳

丁元珍嘗夜夢與歐陽修至一廟出門見馬缺一耳後元

珍除峽州修除夷陵令一日同祠沂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如夢中所見門外石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以爲事有前定如此云 宋史

馬乗一兒

元劉述四十未有子嘆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則必令讀書一夕夢神人以馬乗一兒送至其家曰善養之旣而得子名之曰駟字夢驥後改名因字夢吉三歲日記千言七歲後屬文兩膺聘命遂爲名儒云 元史

龍子立階下

何學憲景明得一馬齒小而良丁卯歲季夏十五夜何忽夢一龍子立階下踴躍而死夢覺僮在外呼曰𩦎馬死𩦎馬死何怪而惜之作悼馬詩十韻云乗爾方踰歲何期病忽危四蹄猶未蹙雙淚泫長垂渥水千年降房星一夜隳早逢田子嘆終遣塞翁悲顧影辭金絡遺骸戀敝幃詎能酬飼秣那復效驅馳苜蓿殘空櫪蘼蕪苦滿池風塵思駿力烟海失龍姿惆悵玄黃句淒凉赭白詞平生精志在不媿主人知 何氏集

騎馬上天門

大宗伯秦公鳴雷夢騎馬飛上天門無何及第 狀元錄

走馬上山

詳地理部敦煌郡主簿

馬奪其首

詳文翰部馬鐸

皎皎白駒

詳文翰部杜牧

驢 一人乘黑驢

秦苻生夢宴集後入者皆斬之尚書郎杜慈奔馳疲倦假寐省中夢一人乘黑驢曰寧留而同死將去而獨生慈聞而覺取馬遁走乃免餘皆斬 廣古今五行記

着緋乘驢

張鷟初爲岐王屬夜夢着緋乘驢夢中自怪我衣緑乘馬何爲衣緋却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而授五品此夢始應 朝野僉載

乘驢渡水

衛中行爲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赴選投衛論囑衛欣然許之駮牓將出其人忽夢乘驢渡水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濕訪之秘書郎韓衆衆被酒戲曰公今年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及牓出果然 酉陽雜俎

牛 牛頭流血

蔣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

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後果驗云 蜀志

白牛跛脚

唐盧叔敏崔祐甫之表姪也祐甫初拜相有書與盧令應明經舉盧遂赴京行李貧困有驢兩頭一奴纔十餘歲初發縣有一紫衣人與盧同行云送書狀辭氣甚謹盧以僮僕小甚利其作伴扶接鞍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至鄂嶺早發十餘里天纔明紫衣人與小奴驅驢在後忽聞奴叫呼聲云被紫衣毆擊盧曰奴有過但言何得便自打也言訖見紫衣人懷中抽刀刺奴洞腸流血生乃驚走馳數十步紫衣遂及以刀刺倒與奴同死時緱氏尉鄭楚相與盧中外兄弟晨起於廳中忽困睡夢盧被髮血汚面目手牽一白牛謂尉言已被賊殺狀云賊今未可得兄但記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從河中府與同黨買牛來於此過牽此牛跛左脚入西郭門最後驅者即是鄭驚覺遂言於同僚至明年七月末鄭與縣宰計議五更潛布弓矢手力於西郭門外鄭亦自往伏於路側至日初出果有人驅牛自西來者後白牛跛左脚行遲不及其隊有一人驅之其牛乃鄭夢中所見盧生牽者遂擒掩之并同黨六七人盡得驅跛牛者乃殺盧賊也問之悉伏 逸史

北山下爲牛

唐灞渭間有婦謝氏女適來阿照謝氏亡託夢于來氏女曰我生時酤酒取價太多量酒復少今坐此罪於北山下人家爲牛近被賣與法界寺夏侯師今將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及寤其女涕泣爲阿照言之卽就寺訪之云近於北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請夏侯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陸梁觝觸見其女至乃舐其遍體又流淚焉女卽是說夏侯贖之牛乃隨女去在阿照家養飼女常呼爲阿娘奉不闕 冥報記

暫假爾牛

隴州吳山縣人一夕皆夢有人乘白馬語曰我欲移居暫假爾牛言訖卽過及明數百家牛皆被體汗流如水是日縣南山曲出一湫方圓百餘步里人以此湫因牛而遷謂之特牛湫 獨異志

牛兩尾

洛州杜玄有牛一頭玄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之 朝野僉載

牽牛陷澤中

湯御史鼐在弘治初年以敢言自負爲大臣劉吉所嫉吉唶御史魏璋以刺史伺鼐鼐家壽州其知州劉槩與書言嘗夢一人牽牛陷澤中鼐手提牛角引之而上蓋以人牽牛象國姓下澤危兆引之而上賴鼐安之也鼐出書示客璋遂以此劾之鼐下獄

白色土牛

王宗伯華於成化甲午下第歸甯方伯竑聘爲其子講學乃自浙抵祁陽居於梅庄書屋明年乙未謝學士遷狀元及第甯賀曰先生與謝公齊名今謝公及第此彙征之兆也是夜夢歸鄉邑如童稚時逐衆迎春東郭門外衆舁白色土牛一覆以赭蓋旌纛幡節鼓吹前導杜方伯其肩輿隨於後自東門入至乃止既寤未解其兆明日以語甯甯不應久之屈指作迴輪者再作而曰是狀元之兆也牛一元大武也春歲之首而試之期也狀元亦謂春元也金色白其神爲辛牛之神丑也中之歲其以辛丑乎王曰鼓吹前導者何曰是所謂傘蓋儀從送歸第者也曰奚爲而杜乃隨之曰以傘蓋從者實京兆尹是歲京兆尹其必杜乎王聞而歎之曰子之言殆隍中之鹿也甯私志之歲丁酉王復下第奔走江湖夢之眞妄不復記憶庚子乃領薦鄉閩明年辛丑試春宮得儁入奉臨軒之對果得狀元及第

傳臚畢承制送歸長安私第者果杜也悉如甯之所解云

王宗伯自作記

牛首

丁丑歲殿撰沈公懋學以舉子入試禮闈塲事畢夢衆人扛一牛至其寓沈怒仗劒出斬牛牛首墮其前衆兢持牛體出放榜後向予言之予時下第將南下謂沈曰卿此試幸不作會元將於廷試驗之矣丑牛也首元也衆分其體而卿得其首非元乎已而廷試果第一

如田單火牛

薛飛烏部顧文康

羊 群羊負魚

趙王石季龍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佛圖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蓋以羊與魚爲鮮字也後果爲慕容儁所殺 北史

山上盡目皆羊

唐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已休咎僧云公災當萬里南去曰南去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訊其事對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嘗夢行晉山見山上盡目皆

羊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識此夢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饋金一封上書准四百羊公大驚即召告其事僧嘆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公曰吾不受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為相公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裔 太平廣記

羊并二羔

火井李明府偶宿錄事私第夢素衣婦人引二子來乞命李不解已而復夢婦人自言為錄事妻前身因妬繆以鍼釵殺其懷胎婢胎有二子今我化作羊并二羔受殺已償寃債訖釵見在堂西栱枓內煩告主人以取釵為驗勿食羊肉李驚起召問主人則一羊二羔已刲具為說夢覔釵遂埋此羊相與歎異 報應錄

青羊白頭

唐韋慶植有女先亡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韋將讌客家人買得羊韋妻夢見亡女着青練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昔常用物不語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明旦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寤旦自往觀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側有兩條白如玉釵形母悲泣止家人勿殺待韋

至放釋之俄而韋至催食宰夫白云夫人不許殺青羊韋怒即令殺之宰夫懸羊欲殺客數人已至恍惚見懸一女子容貌端正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大懼韋怒遂殺之既而客坐不食羊韋怪問之客具言其故韋悲痛發病遂不起

法苑珠林

化羊爲典所殺

唐高宗時徐慶爲征遼判官在軍忽夢已化爲羊爲一典所殺覺後悸懼流汗至曉此典詣慶慶問夜來有所夢否典云夢公爲羊手加屠割意甚不願爲官所使制不自由慶自此不食羊肉至則天時慶累加至司農少卿雍州司馬時典已任大理獄丞後慶被誣與內史令裴炎通謀應英公徐敬業被執送大理忽見此典押獄慶便流涕謂之曰征遼之夢今當應之及被殺戮之日竟是此典引出廣

古今五行記

盜羊入獄

許超夢盜羊入獄元稹解之當得城陽令後封陽城侯酉陽雜俎

人擁一羊遺之

宋太祖六世孫秀王偁夫人張氏夢人擁一羊遺之已而有娠生伯琮于秀州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後昭慈聖

獻皇后語以異夢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以選育宮中後立爲皇太子更名眘卽帝位是爲孝宗 宋史

羊踏菜園

有人常食菜忽食羊夢五臟神曰羊踏破菜園矣 韻府

羊頭

柯學士潛常夢禱九里廟與賓友讌會柯坐首席須臾宰夫以一羊頭獻於前寐而識之至辛未果中狀元符夢兆云 狀元錄

執弩驅羊

詳成器部黃帝

羊　犬羊各一在御座

太醫令朱耽嘗直禁省夜夢犬羊各一在御座覺而惡之告人曰犬羊者非佳物也今據御座將有變乎旣而天子蒙塵侯景登正殿焉 梁書

犬　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

吳王夫差夢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公孫聖曰黑者陰也北者匿也詳地部 愚意犬吠非其主嗥以南者越將至也嗥以北者齊未服也

白犬自天而下

王敦舉兵犯順病作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覺後病轉劇

乃以身後囑錢鳳俄而敦死 晉書

綠色犬

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犬甚長從南來欲咋天錫天錫在牀上避之乃墮地後苻堅遣苟萇著綠地錦袍從南來攻入門大破之 李産集異傳

二黑犬過堂下

宋徐元杰嘗夢神人繫二黑犬過堂下授之是歲登科之文有默思默通云者主司見之以為神語乃悟默字有黑犬重複用之二黑犬之徵也

赤犬化為龍

林環往九仙觀卜兆路遇道士云為代占夢赤犬化為龍明年應作狀元也乃詭說之詞及赴京適符紿語 按此夢與猲狗鴛鴦事同

犬肉一片

林環將試春闈夢其友李文淵送犬肉一片環臠一臂受之迨揭榜環狀元及第蓋一片犬肉乃狀字臠一臂類元字後官文淵閣學士始悟夢李文淵者乃先兆也 夢徵錄

犬肉一片置几上

葉祖洽赴省試夢邵武廣祐廟神將犬肉一片置几上命食之明年葉作大魁方悟一片犬肉置几上乃狀元二字

也（八閩志）

竹片反押青犬頭

張諭德信舉鄉薦赴京夢以竹片反押青犬頭置几上詳者曰竹片反押青犬乃狀字置几上魁元字况當甲戌必魁天下果如所言（狀元録）

帝屬一猩犬

詳本部趙簡子

豕

勞我以豕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使曰是豕也非大圓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大如沙犢足如不勝其體甚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享之王乃命宰夫膳之夕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為魯津之伯欣君之惠將有報焉燕相遊乎魯津有赤龜奉璧而獻（符子）

赤彘雲中下

漢景帝在東宮納王美人有娠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召占者姚翁問之翁曰吉祥也必主命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為劉宗盛主也及生男因名彘焉是為武帝後改名徹（武帝內傳）

豬嚙足

漢前將軍關羽初出軍圍樊夢豬嚙其足語子平曰今年衰矣然不得還果為吳人所襲 蜀志

一豕不可得

齊趙隱字彥深為大行臺都官郎中從齊文襄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謂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群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為吾取須臾獲豕而進今夢驗矣 北史

作猪償債

隋民皇甫遷不事生理母嘗取錢置牀上向舍後遷從外來不見人便偷錢去母還覓錢不得遂勘合家良賤悉加鞭箠至後年遷亡其家猪生一㹠子賣與遠村社家遂託夢于婦曰我是汝夫為盜取婆錢枉及合家浪受楚拷今我作猪來償債將賣與社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忽寤因起報姑姑曰吾夢亦如之遲明令兄齋錢詣社官收贖之弘法寺僧靜琳是遷鄰里親見其猪嘗話其事 法苑珠林

毋猪極大

饒陽李瞿曇勳官番滿選夜夢一毋猪極大語李仙藥仙

藥占曰毋猪㹠主也君必得屯主數日果如其言

大豕決都城

至正二十二年元順帝一夕夢大豕決都城而覆因禁軍民畜猪比　天兵至柳林順帝召百官議戰守計忽有二狐自內殿出帝歎且泣即命開建德門北去明年　高皇聞其駐應昌也馳書開示禍福順帝因荅詩云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烟一道開旺氣有時還自息　皇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臺蓋豕者朱姓決城而入狐者胡人下殿而走天之示人良亦顯矣　明興雜記

猫

猫臥堂限

唐薛季昶為荆州長史夢猫伏臥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猫者爪牙伏門限者閫外之事君必知軍馬未旬日除貴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朝野僉載

鼠

鼠入衣下

齊婁太后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　北史

大鼠出入棺中

隴西李彊名妻崔氏甚美方暑月卒已埋彊名痛之不已數日妻見夢曰吾命不合絕然吾形已敗帝命天鼠為吾生肌膚十日後當有大鼠出入棺中然當封閉門戶待七

七日開吾門出吾身吾即生矣十餘日忽有白鼠數頭出入棺所因異之試發其棺見妻骨有肉生焉復閉之積四十八日其妻又見夢曰吾明晨當活盍出吾身旣曉彊名發之妻則甦矣扶出浴之美倍於舊居無何復病一日遂亡計其再生纔百日耳或曰有物憑焉記聞

吞白鼠

釋智顗母徐氏夢吞白鼠如是再三怪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兆也乃誕育顗神僧傳

黃鼠狼過江

寶曆士人黃登同數人在吉州神岡山廟祈夢登不寐餘

夢占類考卷四

長洲張鳳翼伯起編

鱗介部

龍　兩龍挺白圖

黃帝脩德立義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問曰予夢見兩龍挺白圖以授予於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龍圖雒出龜書紀帝錄列聖人之姓號興謀治太平然後鳳凰處之今鳳凰巳下三百六十日矣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祓齋七日至於翠嬀之川大鱸魚折溜而至乃與天老迎之五色畢具魚汎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名曰錄圖　河圖挺佐輔

蒼龍據腹

漢虜魏王豹薄姬輸織室詔納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坐河南宮成皐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夜妾夢蒼龍據腹王曰此貴徵也吾爲汝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爲代王其後薄姬從子之代而爲代王太后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迎立之是爲文帝 漢書

乘赤龍上天

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馮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後漢書

龍頭授巳

孫權潘夫人父爲吏坐法死夫人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巳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 吳志

龍不見尾

孫休夢乘龍上天回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後太子不得立休遂爲帝至孫皓繼之吳以亡 吳志

兩龍抗膝

孝武太后李氏以微賤入爲會稽王宮人夢兩龍抗膝入懐太祖異而召之生烈宗 晉中興書

兩龍枕膝

簡文帝欲採納諸姬以隆奕世之緒令善相者召諸愛妾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李太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黒宮人皆謂之崑崙旣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後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懐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竟生武帝 晉書

龍據屋

齊世祖蕭賾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六月巳未生於建康將産之夕二母並夢龍據屋故小字爲龍兒 南史

捉龍脚

宋明帝遣前淮南太守孫奉伯往淮南奉伯舊與蕭道成欵是行也道成與奉伯同室卧奉伯夢道成乗龍上天於下捉龍脚不得及覺叙夢因謂兖州當大庇生靈而弟不得與也時道成爲兖州故云及道成登帝位奉伯巳先卒 南史

龍罩體

梁阮修容有娠夢龍罩其體後生元帝 梁書

化龍逼夢

梁郗后酷妬忌及終化爲龍入於後宮逼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耀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至殿衣服委積常置銀轆轤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

青龍出懷

陶弘景母有娠夢青龍出懷是生弘景及長聰識博達因讀神仙傳有乘雲馭龍之志 梁書

乘龍上天

祖珽謂長廣王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卽位是爲武成皇帝擢拜珽爲中書侍郎孝徵珽字也 北史

斷龍大龍蠕龍浴龍

齊婁太后孕文襄夢一斷龍孕文宣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夢蠕龍於地孕武成夢龍浴於海 北史

龍飛西南

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佛圖澄澄曰禍將至矣宜父子慈和愼之愼之季龍引澄入東閤與其后杜氏訊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愼勿東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卽易

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羞但使少者不昏即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明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誡故獲免 北史

龍飛墮地

隋煬帝生時獨孤后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墮地尾斷以告文帝文帝默然 隋書

化爲千數小龍

釋澄觀常思付授忽夜夢身化爲龍矯首於南臺蟠尾於山北拏攫碧落鱗鬣耀日須臾蜿蜒化爲千數小龍騰躍青冥分散而去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流布也遂於中條山棲巖寺住寺有禪客拳眉剪髮字曰癡人被短褐操長策狂歌雜語凡所指斥皆多應驗觀未至之前狂僧驅衆僧洒掃曰不久菩薩來此以元和年中示滅 神僧傳

四龍入心眼

釋世瑜於貞觀元年夢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三論宗旨 神僧傳

乘龍升天

唐宣宗初封光王嘗夢乘龍升天言之於鄭后曰此不宜人知者幸勿言歷太和會昌間愈事韜晦及武宗崩遂以皇太叔嗣大位 唐書

神龍欲出宮

孟蜀母后之宮有衛聖神龍堂嘗修飾嚴潔蓋即世俗之家堂神也一旦別欲廣其殿宇因晝寢夢一青衣謂后曰今神龍意欲出宮外居止宜于寺觀中安排可也后欲從之而蜀主未許后又夢見青衣重請因選昭覺寺廊廡間特建一廟土木就緒遂宣教坊樂自宮中引出歸新廟中奏迎神曲其日玄雲四合大風振起及神歸位雨即滂沱或曰衛聖神龍出離宮殿是不祥也逾年國亡 野人閒話

黑蛇化龍

宋太祖微時客遊漢東依漢隨州刺史董宗本宗本子遵誨夢黑蛇長百尺餘化龍東北去雷電隨之以語太祖及太祖即位召見遵誨曰卿尚記化龍之夢乎 宋史

黑龍蟠樹上

謝深甫過父友對飲留宿夜半酒渴無從得水牕前梨熟深甫遂登樹啖之爲犬所吠不得下主人夢黑龍蟠樹上啓戶視之則深甫也遂以女妻之深甫果至宰相 夢譚

兩龍盤旋

宋鄒應龍初名某未試前乞夢於大乾廣祐王廟夢室內兩龍盤旋已騰上一龍之背越前而出既覺遂更今名次年省闈奠子純首冠鄒居第二因覩策士以子純有官不

可以為首乃依故事升鄒為大魁

龍降其家

文天祥母將誕夢有龍降其家遂生天祥　狀元録

龍蜕爪於門外石

有一客店主夢龍蜕爪於門外石迨曉見文天祥脫履於石少憩而去　文山集

白龍翁來

鄭獬嘗病傷寒夢身化為龍浴於大洪山池中池上人呼曰白龍翁來蓋此處有白龍黑龍二池之名故也獬後得及第

黑白二龍

高皇夜夢內殿左右楹柱有黑白二龍繞之而鬭左黑者勝明日偶見太孫與　燕邸各抱一柱而嬉　燕邸在左焉　明興雜記

白龍入室

陳檢討獻章生前一夕母夢白龍入室其光如晝迨後獻章中正統丁卯鄉試以特薦授翰林檢討為本朝名儒

兩龍下攫其巾

吳文定寬會試前夢過國學適陰雲四合大雷電欲雨龍下攫其巾併其身而上遂驚寤無何狀元及第　近峰聞略

乘龍而墜

詳幃服部趙孝成王

二白龍夾舫

詳地理部劉穆之

負白龍升天

詳成器部趙汝愚

乘龍上天至屋而止

詳棟宇部郭瑀

魚 衆維魚矣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衆謂人也人如魚之多也旐維旟矣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謂旐所統如旟所統之多也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詩經無羊之卒章言衆維魚則為豐年之應旐維旟則為多盛之象也

魚求去鈎

漢原人釣魚於昆明池綸絶而去武帝夢魚求去其鈎明日帝戲於池見大魚啣索帝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其鈎而放之辛氏三秦記

魚變為人

左賢王劉豹妻呼延氏祈子於龍門俄而見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其夜夢此魚變而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

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祥也自是十三月而生子左手有文曰淵遂以名焉至晉永興初稱帝都平陽北史

大魚食蒲

秦主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問在何所洛城東蒲苻氏故姓也東海苻堅所封也堅時爲龍驤將軍其第在洛陽之東此堅將王秦之徵也苻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殺其侍中魚遵北史按大魚之云似於堅無當應是鮮卑慕容氏之兆

魚嚙嬰兒

唐河東柳沂僑居洛陽因乘春釣伊水得巨魚挈歸置盆水中先是沂有嬰兒始六七歲是夕沂夢魚以喙嚙嬰兒臆沂驚寤兒亦自言夢大魚嚙臆痛不可忍而啼沂視兒臆果有瘡血沂懼明旦以魚投伊水中旬餘兒瘡愈沂自後不復釣宣室志

大魚躍盆水中

宋胡安國弟生子寅每以多男不欲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寅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上年餘寅悉成誦後游辟雍中進士甲科又以爲除秘

書省校書郎多所建白竟爲名臣云

身爲魚

越州有盧冊者在山陰縣顧樹村與表兄韓確同居確自幼嗜鱠嘗憑吏求之方寐夢身爲魚在潭有相忘之樂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身入網被取擲桶中覆之以葦復覩所憑吏就商價吏即揭鰓貫綆楚痛不可言及至舍歷認妻子奴僕有頃寘砧刀若脫膚首落方覺神癡良久冊驚問之確具述所夢冊遽呼吏訪所市魚處洎漁子形狀與夢不異遂買魚放之確後從釋住祇園寺 酉陽雜俎

群魚來謝

陳倣吳江縣吏也平生廣行陰德但未能斷食魚嘗於池中養魚以待烹啜方欲斫膾待賓忽聞池中似人言乞命於是盡放其魚於江是夜夢群魚來謝曰玉帝知君放我等萬命已令天曹掛名仙籍三年後果於長橋白日上昇 姑蘇志

魚膏雜油中

廬山賣油者養其母甚孝爲暴雷震死其母自以無罪日號泣于九天使者之祠願知其故一夕夢朱衣人告曰汝子恒以魚膏雜油中以圖厚利凡齋醮用此油則腥氣熏烝神靈不降震死宜矣母遂不復號泣 稽神錄

魚化爲鳥

詳說夢部蕭方等

群羊負魚

詳走獸部石季龍

蛇　天使殺蛇

晉文公出有大蛇如拱當道文公乃修德使吏守蛇守蛇吏夢天使殺蛇謂曰蛇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之蛇則臭矣 博物志

蛇自天屬地

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祭白帝焉漢興高祖初起殺大蛇有物曰蛇者白帝子而殺者赤帝子也 前漢書其略見史記封禪書

蛇生四足

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周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有故也 魏志

蛇繞身

唐琮夢蛇繞身遂劾其形作草蛇之書 王隱晉書

大蛇繞身

李雄母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夢大蛇繞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後竟有蜀土 蜀志

令蛇纏身

唐武德間江陵人力昌殺一大蛇一夕力昌死夢告其妻曰我在生殺一蛇令被訴於閻摩天子追我魂至冥司令蛇纏身噬齧苦痛難忍須爲我請僧寫金剛經七卷懺悔救厄妻覺鬻五歲子與蜀客得錢寫經巳而憶子目盲但每日誦經求乞後蜀客死子得其貲歸江陵追念母初至未及尋因遇節臘祀祖廣設齋事丐者盈門數中一瞽嫗口誦金剛經自言鬻子薦夫事細問之卽其母也母子遂復合悲喜異常母目尋亦愈 報應記

蛇自臍入腹

范延光嘗夢大蛇自臍入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術士張生張生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自是延光頗蓄異志在唐事明宗及末帝俱爲樞密節度使復降晉高祖以見疑不能容爲楊光遠所讎推墮水溺死 五代史按半入掣去豈得爲祥

以罪爲蛇

無錫張氏女死其母夢女曰我以罪爲蛇旣覺得蛇於棺下以告高僧宗本本爲説法復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

虵失所在毋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蟬如其祝本復爲說法是夕毋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 無錫志

維虺維蛇

詳走獸部詩云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蛟

懷蛟

董仲舒夢蛟入懷遂作春秋繁露

龜

龜殞秦庭

秦主苻堅初年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太元末年龜死藏其殼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遣時不遇殞命秦庭又夢人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 北史

龜獻奇方

有一人患傷折醫云宜用生龜尋捕一龜將殺之一夕忽夢龜告曰勿相害吾有奇方可療但用生地黃一斤生薑四兩炒令均熱以布袋罨傷折處即愈矣既寤試之果効

江畔老龜

紹興五年秋湖口人林四日暮馳馬顛墜折一足骨斷醫莫能治偶一道人過門聞號哭聲而問其故入視之曰續筋接骨非龜板不可茲去五里許江畔一大龜身闊二尺

捕而脫其殼燒灰傳損處贅於小者百數也時已昏暮未暇遣捕半夜後鄰家張翁夢烏衣人來訪自稱爲江畔老龜哀投甚切云林四折足醫欲殺吾取殼以療傷望爲救護張謝曰老夫愚鈍如何施力烏衣云只煩丈人詣林氏諭衆醫曰往日曾有龜得一方於人而續命者用淹藏瓜糟罨斷處次將杉板夾縛如定更增赤小豆拌入糟中尤妙願丈爲告之異日當圖報遂去黎明張如所戒林與醫皆喜而從之應期而驗念類編

大龜以身嚴佛像

嘉定中譚思通翔菴名崇壽鑿井得木佛金粉雖褪模刻宛然因大拓規模名靜信寺像設未備忽一夕夢大龜云願以身嚴佛像翌日見一大龜引六龜乘潮至浮于崛浦之上思通嘆曰吾安忍害物命以營繕乎遂縱于海未幾崇明州施光遠者亦感是夢遂取殺之得玳瑁鸞錢詰譚氏以成佛像光遠者思通之婣也二人會次言之若合符節今寺勒石以記姑蘇志

黿

大黿嚙足

宗伯瞿公景淳以會元榜眼官內翰主應天鄉試時大學士王公錫爵魁春秋迨瞿丁內艱歸過王宿焉夢大黿嚙其足詰朝向王公述之曰此吾子春闈首舉之兆也後春

榜科名果躡瞿之跡焉 狀元錄

三箭插竈上

詳成器部王文恪

昆蟲部

蝶

蝴蝶栩栩

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齊物論

蟲

飛蟲無數

明德馬皇后選入太子宮時年十三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顯宗即位以后爲貴人時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令后母之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忽夢有小飛蟲無數赴着身又入皮膚中而後出居數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爲皇后 後漢書

蠅

青蠅矢

昌邑王賀就徵既即位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問郎中令龔遂遂曰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於藩豈弟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在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

惡矣惡即矢也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爲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 前漢書

青蠅在鼻上

詳人身部何晏

蟻

蟻穴兩腋

黃庭堅初見清老清云學士前身是一女子我不詳語後日至涪陵當有告者黃既坐黨人遷涪夢一女子語之曰我生前誦法華經志願後身爲男得大智慧爲時名人今學士其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腋氣緣我棺朽蟻穴兩腋故有此苦此後山即我墓學士能啓之爲除其蟻則腋氣除矣既覺訪視啓墓如言除蟻腋病遂平 春渚録

蟻中之王

富陽縣董昭之乘船過錢塘江江中見一蟻著一短葦遑遽畏死因以繩繫葦著船船至岸蟻得活其夜夢一烏衣人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也感君見濟之恩後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録爲劫主繫餘姚昭之因思前夢取三兩蟻著掌中語之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餘杭山既宿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入餘杭山旋遇赦得白云 齊諧記

蝦蟆 生菜蝦蟆壽

詳醫藥部丘傑

蠶 十一月養蠶

給事中陳安平子年滿赴選與鄉人李仙藥臥夜夢十一月養蠶李仙藥占曰十一月養蠶冬絲也君必得冬司數日果授工部 朝野僉載

蛸 大蛸破鄴城

北齊河清末武成帝高湛夢大蛸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蛸膏以絶之不知後主名緯聲音與蛸相協乃亡齊之徵也

蛆 牀下群蛆

唐高祖舉兵夢身死墜牀下為群蛆所食智滿禪師曰公得天下矣牀下者陛下也群蛆食者億兆共仰一人活也

神異錄

品物部

五穀 [illegible] 有三穗禾

蔡茂[illegible]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代戴涉為司徒焉乃辟賀為掾 後

漢書

西籬下有粟

劉殷居貧孝養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年方盡 晉書

小麥漬脚

李禮之與妻鄭氏相重妻先亡遺言終不獨死未幾禮之脚上發腫夢妻云煑小麥漬之卽差旣寤如其言反劇而卒 北齊書

磨麥蓮花落

寧波一婦以兵亂與夫及子相失寄食老尼一夕夢人使磨麥又見蓮花盡落覺而心惡之以語尼尼曰吉祥也問其故尼曰磨麥者將見夫面也蓮花落蓮子得見也無何果得聚首云

禾中走

詳走獸部尼妙寂

蔬

滿城出菜

苻堅將欲南伐夢滿城出菜又地東南傾其占曰菜多難爲醬也東南傾江左不得平也 北史

菜與殿齊

眞宗臨軒策士夜夢殿下有菜一苗甚盛與殿基相齊及拆第一卷蔡齊上見其狀堂堂曰得人矣詔金吾給衛士七人清道尋詔自今第一人及第令給七人當直許出入則兩對引唱傳呼狀元始爲定制 東齋遺事

生菜蝦蟆毒

詳醫藥部丘傑

瓜 人與瓜

後魏宋瓊母病冬月思瓜瓊夢見人與瓜覺得之手中時稱孝感 夢雋

緜緜生之瓜

詳人身部衛侯

蘿蔔 蘿蔔火吾宮

齊州有人病狂夢歌曰五靈華蓋曉玲瓏天府由來汝府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蔔火吾宮又歌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後遇一道士作法治之乃云夢中見一紅裳少女引入宮殿皆紅紫飾小姑令歌道士曰此正犯大麥毒女則心神小姑脾神也按醫經蘿蔔治麪毒故曰火吾宮即以藥并蘿蔔食之遂愈 洞微志

芝蘭 青雲芝

羊愔夢入洞府有一物飛去神人曰此青雲芝也

五色芝産門楣

王待制褘大父爲石峽書院山長一夕夢五色芝産門楣翌日生褘識者以爲文章之兆公幼秀爽敏慧國初以聘起累官翰林待制有文名奉使諭雲南死節謚忠文

授芝草

尚寶少卿陸公師道夢登高樓遇道士授以芝草明日過高眞道院徐道士出芝庭卷求詩恍悟昨夢遂題二十八字昨夢登眞度飛閣羽人乞我金光芝高眞院裏逢三秀忽悟清霄士雪姿 陸符卿集

吞芝

詳名姓部申泰芝

蘭　天使與巳蘭

鄭伯蘭卒穆公也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巳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 以是爲而祖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於江生公子仕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於蘇生子瑕子

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群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左傳

蓍

卜蓍一具

齊褚彥回少病篤夢人與卜蓍一具遂差果年四十九而薨

蓍草增一

詳什百部孫承祐

松　梓化爲松栢棫柞

太姒夢商庭產棘太子發移周庭之梓樹於闕梓化爲松栢棫柞覺以告文王召太子發占之吉是受商之大命 書

松出腹

丁固初爲尚書郎夢松出其腹謂人曰松字十八公十八年吾其公乎遂爲司徒 張勃吳錄

松園二尺

鍾輻植松夢朱吏曰松園二尺子當及第後果然

松生戸東生屋

有一人夢松生戶前一人夢棗生屋上以問補闕于堇
言松丘壠間所植棗字重來重來呼魄之義俱非吉祥後
二人俱卒 酉陽雜俎

栢 側栢葵花

光化中劉道濟止天台山夢一女子引入牕下有側栢葵
花無何前至奉化縣古寺見有一牕側栢葵花宛夢中所
見問之寺僧云有一客官女甚美至此中心疾而死蓋道
濟所夢乃此女之魂也 唐史

青栢枝

王九年十三時病甚父抱詣青華觀許為道士後夢一老
人出青栢枝令啗及覺遂不食惟食生果清泉而已太宗
召赴闕賜名趙自然 繁昌志

栢葉仙人來

田鸞長安世家也欲求長生術入華山遇一黃冠指栢樹
示之曰此即長生藥也但欲食之無閒耳鸞歸取栢葉曝
乾為末服之漸覺煩熱至八年無閒熱如火遍體潰爛鸞
食之不輟一日覺小可須湯沐浴遂得寢三日方寤諸瘡
掃去膚肉光澤自云初寢夢黃冠數人持節引謁上清見
列仙皆云栢葉仙人來遂授以仙術勒名玉牌金字謂曰
且止人間後當相召復引而歸鸞自此辟穀至百二十三

歳得尸解云 化源記

香鑪峯檉柏

釋智晞創造堂殿悉皆嚴整惟經臺未構始欲僝工衆議經營豈可率爾其香鑪峯檉柏木中淸勝可共取之以充供養往諮於晞晞良久曰山神護惜不可造次是夜夢人送疏云香鑪檉柏樹盡皆捨給經臺 神僧傳

松栢不改

詳文翰部蕭燧

梧 前園横生梧桐

吳王夫差夢前園横生梧桐公孫聖曰前園横生梧桐者

梧桐心空不爲用器但爲肓僮與死人俱葬也詳地理部

梧桐椎

凉王士業將謀東伐有燉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帢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梧桐椎不中轂言訖不見桐椎士業小字也師出果爲蒙遜所害 史

縣後何家桐甚良

何敬叔少奉佛作一檀像未有木先夢一沙門衲衣杖錫來云縣後何家桐甚良覺後如夢求之果得 冥祥記

梓 中庭生梓樹

漢武帝幸平陽公主家幸衛子夫遂納於宮中歳餘不得

見子夫請出上曰吾昨夜夢子夫中庭生梓樹數株豈天意乎是日幸之有娠生女凡三幸生二女一男男卽戾太子也 漢史

槐

三槐之間

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祁有赤烟氣駈車對楚西北觀之見芻兒敵鹿傷其左足薪而覆之 沈約宋書

大槐南柯

唐淳于棼住廣陵東宅有大古槐時飲其下一日病臥夢二紫衣自言槐安國王使者相邀呼之曰駙馬因娶之以女且命為南柯太守貴幸用事者若二十年事迨寤身依然臥日隱西垣矣生驚感出尋槐下一穴知卽夢中所經入處將謂邪祟遂命僕荷斧斤斷擢見旁可袤丈有大穴洞上有積土為城郭樓臺之狀有蟻數斛聚其中其卽所謂槐安國乎直上南枝可三四丈亦有土穴其卽所領南柯郡乎人始悟人世之倏忽亦若此云 愚意未必實有是夢其詭頗類邯鄲枕記然取其足以儆世故錄之

臥槐樹下

詳天象部元順木傍有鬼也

桑

空桑之中

孔子母徵在遊大冢之陂睡夢黑帝使請於已交語曰女

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而生孔子 春秋孔演圖

井中生桑

詳棟宇部何祗

楓 楓生腹上

張志和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

梨 分梨

楊進賢任南陽刺史登舟遇風失其子夫婦想念甚切忽夜夢與兒剖一梨因自解曰剖梨分離也明日述所夢於友友曰分梨則見子矣不旬日果得其子

柳 柳樹仆地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時意望録用一日詣卜者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爲遠官耳夫生則柳樹死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後竟如其言 因話録

櫟 匠石歸櫟見夢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

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滿以爲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以壽匠石歸櫟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其以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余求無所用久矣幾死今乃得之爲余大用使余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烏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耶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巳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不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莊子

棘

青棘香

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 釋典

商庭產棘

詳本部周太姒商將亡之兆也

木

神告勿伐大樹

臨海廨舍有大樹尉王淮欲伐之紹興郡守蕭振夢神告以伐樹故且云尉他日當作相及淮至郡謁振振勸勿伐樹淮愕然詢何從知振曰第勿伐足矣不必深究淮從之後果爲相

大木

景寧縣南有山將建廟其上其下有人夢山神以大木來獻明日果得木因名其山爲勑木山 處州志

木神爲祟

厲泉民吳偃家於田野間有一女十歲餘一夕莫知所往後數日偃夢其父謂偃曰汝女今在東北隅蓋木神爲祟偃驚而寤至明日卽於東北隅窮其跡果聞有人聲偃視之見其女在一穴內口甚小其中稍寬廠傍有古槐木盤根極大於是伐其樹挈女歸 宣室志

庭下龜居樹上

詳地理部霍顯

竹

竹山神來顯瑞鳳

唐玄宗夢一人紫服自稱竹山神來獻瑞鳳翌日果有鳳翔遂名其山爲紫籜山 台州志

竹一束

葉祖洽赴省試夢惠應王指殿下竹一束示之前此廷對惟以賦及祖洽入試始用策蓋竹一束策字也其年葉遂得大魁 八閩志

竹一株

河陰尉王君炳二子入試學院王夜夢老嫗持竹一株贈

之王今種之土阜上既寤向人説之有坐客云二郎君俱
中選矣竹字兩个也未幾人來報俱有名

果　櫻桃青衣

唐天寶初范陽盧子應舉屢不第一日偶乘驢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盧方詣講筵倦寢夢一青衣携一籃櫻桃在下坐盧訪其家因得遇從姑與連姻得第拜官經三十年既而夢覺服飾如故徐出門則小豎捉驢相待盧訪其時日方向午盧乃憫然知人世榮華亦如此此後遂不復求官達尋仙訪道絕跡人世云此夢與邯鄲枕大畧相似

牡丹　孔雀啣牡丹蕊

賈雲華爲賈平章女其母邢國夫人莫氏夢孔雀啣牡丹蕊寘於懷中而生生而聰慧姿色絕人後嫁爲魏鵬妻郎所傳還魂事云

黃牡丹

弘治庚戌汪學士諧爲主考王文恪爲同考一夕汪夢人餽黃牡丹三本以問王王未有以對放榜則錢福第一巳乃問楊學士廷和楊曰此必福之兆也不聞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爲錢惟演故事乎斯人也高科兆矣而非端士是科會試殿試福皆第一而不克終

蓮　紺蓮花

馮元七歲時讀易其母夜夢異人以紺蓮花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元果登進士第歷官至戶部侍郎道老卒三日一誦易云 宋史

登蓮花上

中允陳公謹嘗夢蓮花二朶甚大自空中而墜於庭有仙童女隨蓮花而下似左金童右玉女左謂公曰何不登蓮花之上公如其言蓮花冉冉而升漸入雲端心甚恐俄有神人持金冠緋袍隨與服之皆與夫人偕豈非聯科大擢之兆乎 見狀元錄予公門下士也公嘗謂予初無此夢不知纂是錄者何所本予恐是他狀元夢此而纂者誤以為陳公故錄之以俟參考

桂 移桂歸植

顧文康鼎臣之父嘗夢入進士鄭文康家移其桂歸植之已而子以狀元宰相謚文康與鄭名同蓋懸七十年而夢始應云

梅 梅花詩

于肅愍謙嘗於景泰四年正月十九日夢中作梅花詩云水邊籬下兩三枝冷艷寒香秖自知看盡春風亦結子調羹還有倩人時 肅愍集

梅花落英

隆慶改元長至後三日既望之夕仲氏獻翼一更後有弄

丸之喜夢梅花萬樹落英蔽空似雪非雪心惡之書於書尾所生女秀而慧不幸夭亡後五年子生盖梅花落女不延且將結子也

梅花繁盛

詳飲食部唐太史

桃　桃花洞中少年

嘉靖乙酉秋李萊洲廷夢桃花洞中一少年得雋已而李中允學詩中試盖其少結廬讀書處則桃花洞之麓也已而聯捷自郡理陟吏部改內翰云　荊川文集

花　小山花木

宋沈括嘗夢至一小山花如覆錦喬木蓊鬱山下有水甚樂之後謫居潤州覓得此山宛如夢中遂築室居焉因以夢名溪林希詩夢溪謫仙人松菊繞新宅　鎮江志

隔花泣窺井笑

唐晅娶姑少女張氏留之衛南莊晅以事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夢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寤心惡之明日就日者卜之曰隔花泣者顏隨風謝也窺井笑者喜向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

僧遺以花

胡尚書濙毋李氏有娠夢僧以花遺之是生濙無何有僧

來索觀濙見僧即笑僧曰此吾師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
為驗今果然聞者異之濙生而白眉爾月乃黑洪武中登
進士第官給事中後歷官至尚書進少傅立朝幾六十年
歷事六主十知貢舉國家大政多所叅定為一時名臣云

花卉數十本

田不欲僉憲湖廣時以檄大木事過夷陵將禮黃陵廟神
先夕夢神以晉時花卉數十本餽之老幹脩枝鮮古可愛
覺而奇之翌日抵廟下禮成西詣一小禪院問禪於老衲
衲以三十二家金剛經篆文進因思與夜夢符推席大喜
翌日攜書舟行然又嫌於釋難廣傳也遂搆小思叶旁音

感事成詩以備三十二家之體古篆後序

月中有花

詳天象部月曾不花

蕉　蕉鹿

詳走獸部鄭人

草　拔馬蘭草

爾朱兆將入洛高歡為晉州刺史遣長史孫騰詣兆兆曰
可白高家兄弟吾有吉夢今行必克吾夢亡父登一高堆
堆傍地悉耕熟惟有馬蘭草株往往猶在吾父顧我令下
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拔以此言之往必有利騰還具報

之巳而兆果克京師 北史

掌中草

詳人身部辛寅遜

門東草

詳走獸部尼妙寂

蒲

大魚食蒲

詳鱗介部苻生

飲食部

食

食瓜甚美

漢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燉煌獻異瓜種名穹窿長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飴符所夢云

兩甂麻粥

齊宣孝陳皇后生高帝帝二歲時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甂麻粥與之覺而有乳

同饗醊

華僑頗通鬼神常夢同共饗醊醒則醉吐狼籍 陶弘景誥

李靖李勣求食

安祿山擊契丹還奏臣夢李靖李勣向臣求食上乃命祠之北郡

何得妄食軍糧

鄴城王叟家積粟至萬斛而夫妻儉嗇常食陳〻物纔以充腸莊宅尤廣客二百戶叟嘗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餐頗盛叟問汝有幾財而衣食過豐也客云惟有本五千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有餘故衣食恒足耳叟大悟歸語其妻發倉庫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爲人所録云何得妄食軍糧覺後儉嗇如初及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盡發其廩以供焉 原化記

勿食蒜韭及犬

陳光道過洞庭夢彩衣童自言是洞中龍子奉命告君勿食蒜韭及犬後三年當有所遇及期六月在河中幕府奉檄如商州道經藍田宿驛中夢向所見童執節而來曰仙子候君遂導行至一峭壁以節扣洞戶而入此處清涼不似三伏得見仙女自言姓蔡小字次心因請陳作詩飲款終宵不及於亂陳自作文紀其事

勿進殘食

宋高宗爲康王時宣仁太后時以殘食食之一夕夢神人戒令勿與殘食后驚寤 瑞應編

天倉

咸通中薛逢爲綿州刺史夢入洞府殽饌甚多而不覩人物有人謂曰此天倉也及寤言之於人州界昌明縣有天

倉洞洞中有自然飲食雲水者往往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往訪果得洞如所夢云感遇錄

身在宴處

王播少貧賤居揚州無人知識唯一[illegible]常接引杜僕射亞在淮南端午日盛為競渡之戲諸[illegible]歌樂兩縣爭勝負綵棚照耀江水數十年未有也[illegible]之客盡得預焉唯王不得見招惆悵自責軍將曰某有棚子弟悉在八郎但於棚內看却勝居盤筵間也王曰唯遂往棚軍將令送法酒一榼王方憤懣自酌遂就枕即夢身在宴處居杜之坐判官在下多於杜公近半良久驚覺亦不敢言於人後為宰相將除淮南兼鹽鐵使當時夢中判官數多一半即兼并鹽鐵從事也後至五月上旬臨江宴會賓介皆在乃思昔夢風景氣候無不皆同逸史

此家不食牛肉

陳敏功居吳門比鄰有人夢神人披髮持刃部集數十鬼物毋經民居即呼其人出各分飲一杯至功家則曰此家不食牛肉已二十年當免其疫時吳門比屋大疫獨陳舉家無恙談選

不食別供

釋慧思辭親入道數夢神僧勸令齋戒惟一食不食別供

神僧傳

撤饌

魏重修應天甲午鄉試夢柱上懸撤饌二字初不解及中式赴鹿鳴至遲宴已撤矣（客座新聞）

勿食馬肉

詳舟車部陳楊王

啖生菜遇蝦蟆毒

詳醫藥部丘傑

食茄味美

詳棟宇部大司成

又渴兼惡其肥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將去濃墨滿硯正中文書之上并吏人之面手足衣服無不沾污乃驚覺夜索紙筆細録藏于巾笥後十五年爲吏部侍郎時人以茶爲上味日事修潔陟性素奢先爲茶品一副餘公卿家未有也風爐越甌盌托角匙甚佳時已熱因請同舍郎就廳茶會陟爲主人東面首坐坐者二十餘人甌緩行又少揖客自西面始襍以笑語其茶益遲陟先有痟疾加之熱乏茶不可得燥悶頗極逡巡有一吏肥黑抱文簿兼筆硯瀝汗請押陟懆忿不能堪乃推去并案皆倒正中吏面及簿書盡污坐客大笑陟方悟昔年之夢語於同省取所記書

思公亦知公之不忘旅也但不得見耳既而聞旅卒時旅在淛江集已歸臨川去盖千里云

酌以太淸神明之醴

鐵龍道人卧石牀移二更月微明及紙帳梅影亦及半牕鶴孤立不鳴命小童汲白蓮泉燃槁湘竹授以凌霄芽爲飮供道人乃游心太虛雍雍凉凉若鴻蒙若皇芒會天地之未生適陰陽之若亡恍兮不知入夢遂坐淸眞銀暉之堂堂上香雲簾拂地中著紫桂榻綠璚几看太初易一集集內悉星斗文煥煒爚熠金流玉錯莫别爻畫若煙雲日月交麗乎中天欻玉露凉月冷如氷入齒者易刻因作

明歲雞水酌

戊申之歲唐太史汝楫夢一梅樹生於庭前花娟靚繁盛字隱隱見於瓣中曰明歲相逢雞水酌明年爲己酉唐果中式云 狀元録

夢占類考卷四

梦占類考

五之六

夢占類考卷五

長洲張鳳翼伯起編

棟宇部

殿

殿屋兩瓦墮地

魏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 魏史

夢殿而登殿

齊高帝夢殿而登殿顧見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

而不識問之荅曰順子後説者以爲梁武嗣齊之兆 北史

登湛露殿

傅遊藝初除右補闕上書稱武氏符瑞合革姓受命則天甚悦擢爲給事中數月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年九月革命改天授元年賜姓武氏驟承榮寵一夕夢登湛露殿旦而陳於所親爲其所發伏誅 唐書

落殿孝子扶上

玄宗嘗夢落殿有孝子扶上他日以問高力士力士云孝子素衣此是韋見素耳帝深然之數日自吏部侍郎拜相 廣異記

殿傍一大漢

成祖一夕夢殿欹側傍一大漢扶而正之次日邢端以監生侍宴 成祖見其貌與夢肖遂擢爲監察御史 井陘志

孔林登殿

大司成徐公顯卿病癩瘵之腐而不潰痛楚萬狀肌肉消盡幾於殆矣一夕夢至孔林登殿上聞外間隱隱有前呵聲頃之人入報啓聖公來視公徐以病狀自歎再三辭以不便頃之其人復入云不敢强面矣而呵聲隱隱自殿東角而没頃有二婦捧二合入云啓聖饋食也開視其一合惟一瓦器器中惟一熟葫蘆勸徐食徐意難之一婦即持

去其一復進開視亦一瓦器器中一熟茄徐重違其意卽食之味美甚其婦曰緩之中有鹿肉徐盡食謝之而去覺後口中津津有餘味也次早卽潰潰卽無所痛楚不踰月而愈

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

詳品物部蔡茂大殿宮府之象也

宮　黑風破宮

夏桀夢黑風破宮無何有南巢之放宮以墟焉

入章明宮

吳王夫差夢入章明宮公孫聖曰章者戰不勝走偉偟也

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詳地理部

兩鋘殖宮牆

吳王夫差夢兩鋘殖宮牆公孫聖曰兩鋘殖宮牆者越軍入吳伐宗廟掘社稷也詳地理部

廬山西北置一下宮

開元中帝夢神仙羽衛千乘萬騎集於庭中有一朱衣神來謁云我九天使者欲於廬山西北置一下宮自有木料基址但須工力而已帝寤卽遣中使詣山果有基址信宿有巨木千數自至堂殿廊宇皆得其用後驗此木蓋昔時九江王所採擬作宮殿沉於湓浦者也 餘夢記

兒在慶寧宮

宋主未立時有不遜語后不樂大臣有不與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太后言昨夕一夢甚異見我兒却在慶寧宮坐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者神宗也韓琦即曰却在慶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琦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 宋史

衆君子立於社宮

詳名姓部曹人

廬

吾廬昌風雨

洪武中許方知南昌府惓惓於學校嘗夢一儒者曰吾廬昌風雨久矣冀太守脩之莫詳所以及見徐孺子像方悟遂葺其亭 南昌志

門

門中側耳

魏仍將赴選祈夢夢見侍郎李彭年使人喚仍於銓門中側耳聽之明日解者云門中側耳是聞字已而果得聞喜

夢題院門

黃公度初發鄉舉入試南宮既出院夢題院門曰依舊家山萬里重新場屋三年是年以誤用韻牓罷次科赴省試乃得第

天祥入門卽仆

京師民某氏一日夢文天祥至其家方入門卽仆而死是年春朱恭靖及第一夕下樓偶失足顛仆良久始甦盖天祥乃宋丙辰狀元也

湧金門

李學憲夢陽夢走西陸過湧金門有紀夢之作 空同集

北首寢廬門之外

詳飛鳥部宋景公

黃熊入寢門

詳走獸部鄭子産

壞大門及寢門而入

詳人身部晉侯

一門不得入

詳人身部陶侃

繞舍三周不知門處

詳地理部敦煌郡

芝産門楣

詳品物部王待制

戶

叙留戶楣

吳人費季久客于楚時道路多寇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

廬山下各問去家幾時李曰吾去數年矣憶與妻別時戲
取其金釵著戶楣上臨發失與道此是夕妻夢李曰吾行
遇盜死已二年吾行時嘗取汝釵留戶楣上可往取之妻
覺揣釵得之遂成服發喪後一年餘李來歸搜神記想季語時必有鬼物聞而相戲如此

戶已開

詳人身部張輿

廟　太子欒郎位於廟

詳爵祿部宋元公

帷幙孟氏廟

詳帷服部孟僖子

蓐收在廟

詳人身部虢公

堂　講陰堂之奧

周磐年七十三歲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
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既而長歎
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
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
筆各以一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
以爲知命焉後漢書

堂内日光自牕中

北魏孝文高后幼年夢在堂内立而日光自牕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怪之以白其父颺颺以問閔宗宗曰此奇徵也昔有夢月入懷猶生天子况日照之徵此女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象也後入掖庭生宣武追謚文昭 北史

講堂照鏡

詳成器部崔混

屋

乘龍至屋而止

郭瑀與敦煌索嘏起兵運粟以應王穆後穆聽讒將害索嘏瑀諫不從乃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遂興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乎古之君子不卒於内寢於是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晉書

屋壞

趙王倫將廢賈后張華方晝寢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華遂被害 晉書

屋舍傾壞

晉安北將軍司馬恬於病中夢見一老翁曰我鄧公屋舍

傾壞君爲治之後訪之乃知鄧艾廟在京口草葢乃爲立瓦屋隆安中有人與女子會於神座上有一蛇來繞之數匝女家追尋見之禱祠不解而死 幽冥録

梁棟坐屋梁柱上

沈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字曰范氏宅後雲經沈攸之之變屢瀕於殆幸而獲免至是瑀爲高祖說之高祖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 梁書

屋棟飾黃土

鄭處誨登進士累遷工部侍郎時族父朗爲定州節度使處誨因早朝假寐於待漏院忽夢已爲浙東觀察使而爲汴帥留連飲餞仰視屋棟飾以黃土賓從皆所識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韋重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處誨轉刑部侍郎其年秋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致手書令先䟽所夢比至汴宴於清暑亭賓佐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黃土也四座感歎無何處誨朗相繼卒 唐書

棟梁戶牖皆金飾

朱士美宣和初被選入京夢遊一室棟梁戶牖皆以金飾之後乃調金堂尉 夢譚

三人潛伏梁間

金蒲察琦以刑部掾襲謀克守緒遷歸德汴京立講議所琦與其選與同事元好問交相得崔立變後令改易巾髻琦謂好問曰此事在京人皆可琦獨不可今以一死付公然死則死付公一言亦剩矣遂涕泣而別琦至其家毋方晝寢驚而寤琦曰阿毋何爲毋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寤琦跪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毋夢先見耳家人輩泣且勸曰君獨不念老毋歟毋曰毋庸勸兒所處是矣琦卽自縊金史按琦一人欲懸梁而毋乃夢三人豈精爽神之謂耶

室

日出室內

北魏主拓跋珪毋賀皇后初因遷徙游於雲澤寢夢日出室內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欻然有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帝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北史

日光滿室

哲法師毋曹氏嘗夢日光滿室因有娠是生師則天臨朝屢徵不起開元間示化於聚福寺汾州志

火爇寢室

詳燈火部崔浩

宅

數十人料理宅舍

劉沙門居彭城病亡妻貧兒幼遭暴風雨牆宇破壞其妻

泣擁稚子曰汝爺若在豈至於此其夜夢沙門將數十人料理宅舍明日完矣甄異傳

楹

奠兩楹之間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倣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禮記 按古 壞下有則 五字

廊

左廊右廊

蜀僧悟詮有慧性峽州富人程夷伯年二十九一父曰汝今年當死可問悟詮其人茫然不曉一日有僧相負悟詮字程請一相問云我壽幾何詮曰老僧無求但覓一杯水呵氣入水中令程飲之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卽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子婦人衣冠嚴整皆相欣悅右廊盡枷鎖縲紲之人哀號涕泗傍有人云左廊是修捨橋路人右廊是毀壞橋路人若爾要福壽可自擇取程夢

覺發心凡百里之内橋梁道路一一修整工畢僧復來云
汝作此事可延十年程自是於道路上用工不倦壽九十
二五世昌 神僧傳

齋 願父暫出東齋

齊董青建既死其父賢明於閏月十一日夢建云願父暫
出東齋至十四夜聞建喚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時備
言冥中得佛力賢明遂以出家名法藏云 法苑珠林

經德齋生爲省元

紹興初有夢經德齋生爲省元者時太學諸齋無經德之
名至二十七年祭酒周綰請增三齋曰節情經德立禮至
乾道間何澹從經德齋冠南宮此夢之

二五

樓 帶印綬登樓而歌

張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印綬登樓而
者曰必將生男復臨玆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
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
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通鑑綱目

萬歲樓上挂氷

李鑄初與韓皐不協及鎮浙右夢萬歲樓上挂氷因自解
曰氷者寒也樓高處也豈韓皐來代我乎未幾皐果自鄂
州移治浙 因話録

登樓與坐席

詳帷服部柳遐

臺　白臺四望無所見

北魏樂平王丕夢登白臺之上四望無所見日者董道秀筮之以爲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道秀棄市高允著筮論以爲當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當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民也如是則上寧下保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本而從末斃之至不亦宜乎　北史

登臺遇蛇化龍

董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宋主微時往依焉遵誨凴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宋主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丈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宋主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宋主乃辭宗本去及即位遵誨被召伏地請死宋主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蛇之事乎遵誨再拜呼萬歲　通鑑

亭　秦亭

余靖嘗夢神人告以官止工部尚書而死秦亭後至是官常畏過秦及安撫廣西代歸時年已六十五途卒其處則江寧府秦淮亭也

一亭扁曰侍康

宋吳近夢至一亭扁曰侍康未幾生女年十四時高宗為康王選入宮乃徵侍康之兆後進位皇后 夢談

觀 人登昆吾之觀

詳人身部衛侯

城 嬴祖冠幘踰城

彭寵妻夢嬴祖冠幘踰城髡徒推之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着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 後漢書

黃衣圍城

陳後主夢黃衣圍城乃盡去繞城橘樹及韓擒虎賀若弼兵不久入建康乃知圍城之兆云

葵生城內

詳植物部苻堅

牆　任城家四面牆崩

詳什百部中山王熈

桁　勿渡朱雀桁

徐羨之爲王雄少傅主簿夢父作謂曰汝從今以後勿渡朱雀桁當貴羨之後行半桁憶先人夢急迴馬幾蹶而起後果至宰相　幽明録

梯　空中一梯雲繞

莆田鄭僑惠叔乾道己丑春省試中選未廷對夢空中一梯雲氣圍繞竊自念曰世所謂雲梯者茲其是歟俄身至雲梯側遂登之及高層仰望則有大石蒼然如鏡面正懼壓已忽冉冉昇騰立於石上驚覺自喜但不曉登石之義既而爲天下第一其次曰溫陵石起宗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當居上臨唱名始易之云　容齋隨筆

井　井中生棗

何祗夢井中生棗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棗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棗字四十下八壽恐不過此祗後至犍爲太守年四十八果卒　蜀志

井中有人

黃翰通判安豐軍時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

決幹夜夢井中有人果於廢井得尸 宋書

清明日淘井

詳文翰部蘇軾

竈

竈上生樹

詳品物部霍顯

厠

鹵簿入厠中

宋沈慶之在文帝時夢引鹵簿入厠中意惡之占者曰君必大富貴然不在旦夕間鹵簿固是富貴容厠中所謂後知君富貴不在今主慶之果以孝武時出登三公 宋書

器部 博具附

鼎

負鼎抗俎而笑

商湯思賢夢有人負鼎抗俎對己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裁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未幾得伊尹 世說

神人覆鼎

景雲元年楊氏選入太子宮時太平公主用事忌東宮宮中左右持兩端而潛附太平若必陰伺察雖纖芥皆聞於上太子心不自安楊時方娠太子密謂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微恐禍及此婦人其如之何密令說懷去胎藥而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煮藥醺然似寐夢神人覆鼎既寤如夢如是者三太子異之告說說曰天命也旣而太平誅

太子卽位是爲玄宗立楊氏爲后果生肅宗唐書

授湯鼎

趙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宋史

二人扛油鼎自樓而上

楊汝南每試輒夢人以油沃其首榜出卽無名至紹興乙丑候榜卽不敢就寢夜闌則聞廡下僕睡中呻吟急呼之云夢二人扛油鼎自樓而上來覓主人見主在坐執而沃之我夢中與爭耳汝南聞之大悵及觀榜有名第其名上有油蹟蓋爲榜時秉燭吏所污也

爐盒

天人手執香爐

梁陶弘景母有娠夢靑龍自懷而出再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遂產弘景爲山中宰相得道享遐壽云

眇目僧執香爐托生

梁武帝夢眇目僧執香爐稱托生王宮旣而有采女阮氏次侍始褰戶幔有風回裾帝意感而幸之遂生繹初生患眼醫療必增武帝自下意療之遂盲一目乃憶先夢彌加愍愛後封湘東王是爲元帝梁書

手執香盒

宋如璋將入試謁龍泉神廟有一僧來附耳語曰公春闈

定捷問之不荅而去已而果得第其僧入京來訪訊其名曰元通問其故曰公未至前一日夢皓首人來語翌日有官到此問官爲誰曰手執香盒者是也問名曰宋如璋至日諸公皆來或澡着或捧笏而公獨執一香盒訊從者以名亦與夢合是以知之但當時不欲明言耳 龍泉夢記

鏡 鏡欲别兄

隋汾陰侯生竒士也王度常師事之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將終以古鏡贈度云黄帝鑄十五鏡此第八鏡也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寳之試以禁邪多靈異大業十年度弟勣將遍遊名山爲探竒之計向度乞得此鏡持以行每遇妖異輙爲禁伏至廬山遇處士蘇賔洞明易道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有寳鏡當衛而速歸勣以爲然即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舍人間遠去欲得一别卿兄請早歸長安勣夢中許之及曉西首秦路欲令鏡與兄見及還河東度旣見鏡匣中悲鳴其聲纎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巳失鏡矣時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也 括異聞集

神僧授以寳鑑

釋靈坦姓武氏則天姪孫毋夏侯氏初娠坦夢神僧授以

寶鑑且曰吾以此寄汝善保護之及長叅神會禪師忽聞空中聲云開心地卽見菩薩如文殊像曰與汝印驗令舉頂以手按之壽觀有四指赤痕其印跡恒見後壽至一百八 神僧傳

講堂照鏡

崔湜爲太平公主所引超拜中書令湜亦私附公主以自固及玄宗將誅蕭至忠等湜弟滌謂湜曰主上若有所問不得有所隱也湜不從及見上對問失次至忠等旣誅湜坐徙嶺外時新興王晉亦連坐伏誅臨刑歎曰本謀此出自崔湜今我就死而湜獨生何寃濫也俄而所司奏人元氏欵稱與湜曾密謀進酖乃追賜湜死時湜與尚書右丞盧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冀寬宥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荆州夢於講堂照鏡曰鏡者明象吾當爲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由由對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爲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 唐史

拂鎮 麈尾書鎮

釋曇諦父康彤書爲冀州别駕母黄氏晝寢夢一僧呼黄爲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旣覺見兩物具存因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後隨

父之樊鄧見關中僧碧音瞥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言碧經為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豬所傷碧初不憶廼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示以麈尾書鎮碧廼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萇餉師二物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 神僧傳

枰　遺巳大枰

上官昭容名婉兒在孕時其母夢人遺巳大枰占者曰當生貴子而秉國權衡既生女聞者嗤其無効及婉兒長有文詞明習吏事自聖曆以後百官表奏多令參決中宗即位又令專掌制命果如占者之言時有游宴唱和亦多次第諸臣之詩猶秉權衡焉特以淫亂撓政故不免旗下之誅 唐書

鏨　兩鏨蒸而不炊

吳王夫差夢兩鏨蒸而不炊公孫聖曰蒸而不炊者不得火食也詳地理部

牀　移公牀

徐孝嗣字始昌曾在率府晝臥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倒壓牀 談藪

繩牀去地數文

安祿山反遣大理主簿召皎送表至京玄宗覽之不悅但

傳詔皎還皎出中書見國忠問送胡之表無乃勞耶賴其不相罪狀設有惡言亦當送之乎呵使速去皎還至戲口驛意甚忙忙臥廳上繩牀夢繩牀去地數丈仰視見一人介冑中立呵叱左右二十餘人令撲之雖被拖拽廳上復有一人短帽紫衣來云此非蔣清無宜殺也遂見釋放皎數日還至洛尋而逆徒亦至皎與流輩數人守扃待命悉被收縛皎長大有容止而行居前往見賊將田乾貞乾貞介冑而立即前牀間所夢者也逆呼皎云何物小人敢抗王師命左右撲殺嚴莊遽從廳上曰此非蔣清無宜加罪乾貞方問其姓云姓召因而見釋次至蔣遂遇害 廣異記

大海坐胡牀指麾

金華苗軍作亂殺叅政胡大海 上痛念之追封越國公初大海未遭難前一日嘗夜出入見其兩目炯炯有光若紅燈及旣薨敵兵有犯境者軍中輒夢大海坐胡牀指麾方略儼如生時或夜見火光遍野洶洶若數萬人馬聲師出輒大捷似有陰助 明興雜記

爲日所逐避牀下

詳日部魏世宗

臼 臼水出東走

伊尹母居伊水上有娠夢有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無

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獻之於君君令乳之命曰伊尹 呂氏春秋

炊臼中

齊賈張瞻將歸夢炊臼中問王生生曰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無釜也張歸妻已卒 酉陽襍俎

杵 以杵指腹

宋紹興間明州王氏隨夫之任懷胎過期不産羸病漸深一夕夢金剛神以杵指腹疼不可忍及覺已生二男在牀

執金杵撞三人

張應至馬湍市鹽還泊蕪湖夜宿夢三人以鈎釣之將北去應素與高僧曇鎧善欲呼其名忘之但喚和尚救我有頃有一長人從西方執金杵欲撞三人三人皆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盡不復生可暫還家須唄三偈并取和尚名字三日當復命過即生天矣應即甦三日中持齋須唄遣人將疏取曇鎧名至日食畢與家人辭別澡沐冠帶而逝 法苑珠林

劒 立祠求劒

弋陽郡東南有黑水河河瀆有黑水將軍祠太和中薛用弱自儀曹郎出守爲政嚴而不殘一夕夢人云黑水將軍

至延之乃魁岸丈夫鬚目雄傑介金附鞬旣坐曰某頃溺於茲水自以秉仁義之心未展上訴於帝帝曰爾陰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為立祠河上當保祐斯民聞君有葛谿寶劒願以為贈薛旣寤遂命建祠設祭水旱災沴禱之仍刳神前柱匣劒寘之有無賴者以廟劒言於賊裨將將乃率徒破柱取去旣而曉出縱掠烟霧四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令前導霧開乃義營張周寨也周親擒之解其劒復歸諸廟 三水小牘

帶劒上樹

王大臨赴試夢帶劒上樹斫桂一枝甚喜及舟次劒江以銀盂嗽口墮之急自取之身亦隨溺及得其尸手執桂一枝乃知帶劒者劒江也

六印加劒上

詳旆常部凌策

刀

三刀益一刀

王濬為巴郡太守夜夢懸三刀於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已而果遷益州刺史 晉書

索千牛刀

爾朱榮旣害朝士於河陰立莊帝葛榮稱兵向京師衆號

百萬爾朱榮將與之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爲道武皇帝葛榮乃奉刀道武持以授爾朱榮榮寤而喜自知必勝果於陣禽葛榮 北史

寶刀授巳

陳蒨夢梁武帝以寶刀授巳及陳武帝授禪立蒨爲臨川王 南史

持六刀

宋洪興祖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爲𠂤今倍之其饒乎巳而權知饒州

躍刀戲其前

胡章與管雙善二人皆好干戈雙死後章夢雙躍刃戲其前心畏惡之明日以符帖壁章偶泛舟出忽見雙來攀留之云夫人相知情貫千載昨夜就卿戲值眠吾卽去今何故以符相厭我畏符乎 稽明録

束草斲刀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評事世亂年老無復宦情築室于廣陵法雲寺之西爲終焉之計嘗夢束草加首曰斲一刀兩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異之俄而孫儒陷廣陵儒部將李瓊屯兵于法雲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裨將馬殷劉建封輩與瓊率衆南走瓊因彊令俱

行及殷據湖南瓊爲桂管觀察使用令爲荔浦令荔字草下三刀即前夢之驗也 稽神録

持刀落十指節

詳人身部魏莊帝

弩 執弩驅羊

黃帝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群寤而歎曰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求之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 世説

弓 賜弓乘船入海

扶南國俗本裸身被髮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塡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船入海混塡晨起即詣廟於神廚下得弓便依夢乘船入海遂入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船至欲取之混塡即張弓射其船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懼舉衆降混塡混塡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治其國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 梁書

弓射狗

河東裴元質初舉進士明當唱策夜夢一狗從竇出挽弓射之其箭遂孽以爲不祥問曹良史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爲此夢神爲吾解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豎也有孽爲第也尋而唱第果如夢 朝野僉載

靈根可彎此弓

詳走獸部傳融

箭　三箭揷黿上

王文恪鏊以乙未上春宮時徐文靖溥主考久之未得魁卷徐默禱於天以祈夢兆乃夢至一所大浸茫茫不見水端忽有大物若黿昂首登岸以三箭揷其上及揭榜王第一意以大浸渺漫王家在太湖也三箭者三元王初發解暨會試第一深以狀頭為望及廷試乃第三遂以為夢不盡驗矣後王在翰林以徐薦為學士為少詹事王乃往謝曰前夢三箭今應矣薦會試一也薦學士二也薦詹事三也徐曰不然始吾夢揷箭為品字之象其一品之兆乎王不敢當後王登政府秩一品云

矛　使者手持矛戟

釋慧約季父喜田獵約勸之不止避於他里恣行勦戮一夕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終日殺生菩薩教化又不能止捉來就死驚覺汗流旦便毀諸獵具約後至其獵處有麋鹿數十騰躍隨船若有愧謝者 神僧傳

屏　印手文於屏

唐開元中宮禁有美人忽夜夢被人邀去縱酒密會極歡而歸歸輒流汗倦怠後因從容奏於帝帝曰此必術士所

爲也汝若復往但隨宜以物識之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風之上寤而啓帝乃潛以物色令於諸宮觀中求之果於東明觀得其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士已遁矣 開元傳信記

杖 與杖飲以藥酒

詳飲食部樂安太守

漆器 執漆器

王弼著易夢執漆器隨孔子南行 梁書以爲劉勰詳聖賢部

篩 巨篩紅豆成人

宋乾德中伐金陵城破或夢一女子以巨篩篩落紅豆成

人須臾一貴人盛冠服墮地云徐舍人也既寤聞徐錯死

鎖 委蕤鎖

劉照建安中爲河間太守婦亡埋棺於府園中遭黃巾賊照委郡走後太守至夜夢見一婦人往就之後又遺一雙鎖太守不能名婦曰此委蕤鎖也以金縷相連屈申在人實珍物吾方當去故以相別慎無告人後二十日照遣兒迎喪守乃悟以鎖示兒兒見鎖感慟 録異傳

奕棊 對奕授劒

梁大通三年徵晉安王綱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統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奕我以斑劒授之曰王當有此至

嘉平四月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爲太子 梁書

龍吐棊經

唐翰林學士王積薪夢青龍吐棊經九部授之藝乃精

二道士奕棊

李泰伯母初無子祈禱無所不至祥符二年夢二道士奕棊戶外往觀之其一人取局之一子授焉遂孕生泰伯

雙陸 雙陸不勝

天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問宰相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狄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 唐書

骰子 六赤

贈龍州李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因以詩上云紅蠟香烟撲畫楹梅花落盡庾樓清光輝圓魄啣山冷彩鏤方牙着腕輕寶帖牽來獅子鎮金盆引出鳳凰傾徵黃喜兆莊周夢六赤重新擲印成 李洞集按丹鉛總録云六赤者古之瓊畟今之骰子也葉子如

今之紙牌酒令鄭氏書目有南唐李後
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此戲今少傳

摴蒱 席地摴蒱

詳爵祿部崔龜從解者曰蒲者蒲也後當臨蒲州

舟車部

舟 乘舟判為二

義陽王琮與二弟同死桂林開元四年其子行休請身迎
柩既至無封樹議者謂不可復得行休歸地布席以祈夢
夢王乘舟舟判為二既而適野見東州中斷乃悟行休既
至趣其所發之如言而一節獨闕行休號而寢夢琮告曰
在洛南州明日直嶺南得之於是以三喪歸 史

合兩船

劉穆之常渡揚子江宿夢合兩船為舫上施華蓋儀飾甚
盛乘以升天既曉有一姥問曰君昨夜有佳夢否穆之乃
具說之姥曰君必位居端揆言訖不見後以元功官至僕
射丹陽尹 異苑

童子乘寶船來投

釋智曠姓王氏初母將孕夢入流浴童子乘寶船來投既
覺便有娠是生曠 神僧傳

張果老撐鐵船

政和間吉水楊塤將應舉夢神告之曰汝欲中式須待張

果老撑鐵船既覺以為無望矣及建炎渡江庶事草創詔貢院有遭兵火者權就寺觀而吉州在能仁寺埴入試坐廊廡間壁上有畫張果老撑鐵船事埴見之大喜放榜遂有名　夢談

道士飛舶入國

闍婆國王毋夜夢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乃是求那跋摩來至王毋敬以聖禮從受五戒　神僧傳

白衣女子舟覆

元豐四年夏駕里民羅滿於水中獲一石觀音像供于家時慧聚寺僧守齋夜艤舟于此夢白衣女子曰我舟覆矣與夫皆溺死師幸容我守齋拒之女曰假一篋宿何傷守齋開篋納之遂驚悟迄旦至羅氏家見石觀音如初出水身猶沮洳守齋默念與夢合因乞以歸　姑蘇志

乘船赴任

蜀葉逢夢乘船赴任江上候吏旁午迎入石窟忽報勑下授水部檢校員外郎後覆舟於犍為郡青衣灘而死

吾舟挈汝

陳楊王本維揚尺籍當宋祚將傾扈蹕南還師次海島將殞軍崩士卒死溺公從波濤中躍而登岸招携瘡殘匍匐沙嶼累石支釜調糜苟活已而食盡衆得一死馬欲食之

王疲睡夢白衣人謂王勿食馬肉吾舟挐汝夜未央櫓聲入耳若寤若寐復有紫衣人杖觸王肹曰舟且至奈何不起王驚立熟視身巳在舟中食頃颶風發舟如輪轉王素諳巫咒叩齒揮神須臾風息舟人謝王競進酒食既歸故里避地盱眙久之生二女季即 淳皇后也作配 仁祖誕育 高皇聖躬王享年九十有九

狀元舟在山前

張狀元昇父挈之赴京會試舟次小姑山下昇父夢山上數女郎執絳紗燈擁仙姑而下因問之曰仙姑何往荅曰江西張狀元舟在山前將往訪之覺而呼昇語其事是科果及第 客坐新聞

附舟羅狀元

羅倫撰倫赴試時有一舟師夢人語之曰明日附舟乃羅狀元明早果有秀才來附舟詢其姓與夢合衆皆驚訝後果爲成化丙戌狀元

易舟上封條

羅宗伯萬化赴會試至杭州北新關忽夢一老人白衣青巾從浮橋下舟揭舟上封條易以第一甲第一名數字隨恍惚而寤及廷試夢果驗云 狀元録

翁姥持櫈櫼

秣陵人趙伯倫曾往襄陽船人許以豕爲禱及祭但豘肩而已是夕倫等夢見一翁一姥鬓首蒼素皆著布衣手持橈檝怒之明發輒觸沙衝石皆非人力所禁更施厚饌乃獲濟 幽明録

二白龍夾舫

詳地理部劉穆之

乗丹車駕朱馬

車

秦王子嬰常寢於望夷宮夢有人身長十丈鬢髮絶偉納王舃而乗丹車駕朱馬至宮門云欲見秦王嬰閽者許進焉謂嬰曰予天使也從沙丘來天下將亂當有所誅暴者

王子年拾遺記然則丹車朱馬其赤帝子之兆乎

車騎聲讙

霍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會事發覺禹要斬 漢書

車騎滿門

漢何比干夢有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子未已門首有老姥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盛而衣不沾濡比干延入禮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功今天賜君策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出門不復見 幽明録

黒幰繞車

陸機叅成都王穎軍事假都督討長沙王義兵敗爲穎嬖人孟玖所譖將見收一夕機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及穎遣牽秀兵至遂遇害於軍中 晉書

乘車挂肉其傍

易雄爲舂陵令從譙王承拒王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已而力屈城陷被虜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爲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斬乎尋而敦遣殺之 晉書

刁協乘軺車

王敦犯石頭夜夢刁協乘軺車導從嗔目令左右執之旣覺病轉劇自知必死乃囑錢鳳曰我死之後釋兵歸朝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從其下計無何敦死鳳等亦伏誅 晉書

乘車在山下行

梁秣陵令朱貞以罪下獄廷尉虞獻覆其事結証入重典貞遣相知謂獻曰我罪當死不敢祈恩但猶與主上萬一私有明日是國家忌日乞得過此奏聞可乎獻苔曰此於

理無爽何謂不可適遇客飲醉遂忘抽文書曰家人合束内衣箱中比至帝前頓束香案上次第披之方見此事勢不可隱便爾上聞武帝以爲合死付外詳決貞聞之大恨曰虞獻小子欺罔將死之人鬼若無知固同灰土儻有識誓必報之貞始命絶而獻已見其來甚惡之獻又夢乘車在山下行貞于山上推石壓之居月餘獻除曲阿令拜命之明日詣謝門下其婦暴卒于家獻狼狽而還入室哭婦舉頭見貞在梁上獻曰朱秣陵在此我婦豈得不死于時屋無故忽崩獻及男女婢使十餘人一時併命宗人虞陽助其喪事走下堂避之得免 還冤記

車中載日月

唐鄭光於會昌六年夢車中載日月光芒燭六合占者曰必暴貴無何唐武宗登遐宣宗即位而孝明皇后鄭氏宣宗之毋即光之姊也光以元舅之尊檢校戸部尚書諸衛將軍出爲平盧節度使 唐書

邀車駕

周顯德中宋太祖尚幼從辛文悅肄業文悅夜夢邀車駕明日請見乃太祖也 周書

挽車三十輛

潘擇可貢入京師夢挽車三十輛其弟端甫隨其後時崇

寧五年也至政和三年端甫始就恩科相去已三十年乃悟挽車者三十載也 吳中舊事

雲輿羽葢蔽空

鄭侃女年十六名采娘七夕夜陳香筵祈於織女是夜夢雲輿羽葢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汝求何福曰願工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裙帶中令三日勿語汝當奇巧 史遺

登車見殿宇

范司成應期會試至張秋氷雪載塗將從陸夜夢一躍登車有一長人授之以鞭乃手執鞭立車前車行如飛若將入雲忽二吏跪報曰玉殿已近舉目見殿宇門鑠金書三大字既傳臚恍若夢中所見云 狀元錄

乘桓溫輿

詳什百部謝安

朱輦白獸行草間

詳英靈部元世祖

車中猴

詳走獸部尼妙寂

秋駕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其

師師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法也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固秋駕也呂氏春秋

夢占類考卷五

夢占類考卷六

長洲張鳳翼伯起編

帷服部

帷

帷幙孟氏廟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幙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為僚友者隨而奔僖子盟于淸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副倅也薳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反自祲祥宿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左傳

衣冠

長人朱衣武冠

初蕭巖蕭瓛之至陳也德教學士沈君道夢殿前長人朱衣武冠頭出欄上攘臂怒曰那忽變叛蕭誤人事後主聞之遂忌二蕭散其衆 陳書

着衣冠上北邙山

唐右補闕毋旻夢着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回顧不見一人意甚惡之無何以熱疾暴終 唐新語

烏衣黑幘

陳甲獵於東野大藪欻見大蛇長六七丈玄黃五色臥岡下甲射殺之不敢說三年後至故見蛇處語同行云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一人烏衣黑幘至其家曰汝無狀殺我我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未相報今自來就死欲安逃乎其人驚覺明旦腹痛而卒 搜神記

脫衣冠臥

詳天象部元順

冠 脫帽授湘東

梁武帝勑賀革爲元帝府咨議使講三禮賀將西行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告之曰吾夢主上偏見諸子至湘東王脫帽授之此人後必當璧卿其行乎賀領之及太淸之亂遂膺歸運 梁書

散髮披冠

予從姪文奇官屯部正郎時夜夢作七言律詩一首旣寤憶得有散髮披冠眞略節之句明日以語王虞部未幾王擢福建僉憲道吳傳說姪夢適予元兄太學君病作朋儕始疑此夢爲不祥無何而元兄化去姪以憂歸服未闋而繼罹予嫂陳太宜人之變一年之内披麻散髮者再始知夢有驗云

兩龍攫巾

詳鱗介部吳文定

衣　衣偏裻之衣

趙孝成王夢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召巫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而值韓氏上黨守馮亭之許

衣裻帶後穿

漢孝文帝夢上天不能有一黄頭郎推之顧見其衣後穿覺而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見鄧通衣其後穿是夢中所見因而甚見幸　漢書

綠衣人請命

魏文帝尚食將供蝦蟆充御膳帝忽夢綠衣人數百乞貸命後方悟其爲蝦蟆因禁採捕　事文類聚

遺一篋衣

薛夏母孕時夢有人遺一篋衣云夫人必生賢明之子爲帝王所宗及生夏年及弱冠才術過人魏文帝與之講論彌日不息辭華旨暢應對如流帝曰昔公孫龍稱爲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非聖人之言不談則子游子貢之儔不能過也位至秘書丞居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適符母夢云

王子年拾遺記

虜脫上衣

索充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索紞曰虜去上衣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果如其占 晉書

内中一人着赤衣

宋桷夢内中有一人着赤衣桷手把兩杖極打之問索紞紞曰内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筯象也極打之飽食肉也俄而驗焉 晉書

孔雀羽衣

齊世祖賾幼夢着孔雀羽衣空中飛舉

繡衣曲領

裴安祖嘗以天熱舍於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飛去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着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

祖怪問之荅曰感君前日見救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北史

着衮衣倚槐樹

後魏廣陽王元淵夢着衮衣倚槐樹問占者楊元稹元稹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傍鬼不久果爲朱榮所殺贈司徒酉陽雜俎按北史元順亦夢此告元𤍨業而自解之意亦同或是酉陽雜俎誤以順爲淵𤍨業爲元稹耳順夢詳天象部

着朱衣行水上

梁鮑泉之爲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祖而告之後未旬世祖以其圍河東王譽淹遲不拔遣王僧辯代泉僧辯至乃背泉而坐曰鮑郎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因出令示衆鎖之牀下頃之其友人乃夢泉著朱衣行水上因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夢泉密記之俄而復見任皆如其夢云梁書

白衣來執手

達奚武在同州值大旱武帝勑武祀華嶽嶽之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爕理陰陽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所必須登峰展誠尋其聖奥嶽既高峻人迹罕通武年踰六十唯將數人攀藤而上稽首祈請晚不得還即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嘉尚武遂驚覺至旦雲霧四起澍雨霑洽武帝聞之璽書賜

勞焉 北史

朱衣求葺所居

唐韋建除武昌軍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導從數十詣韋曰公將鎮鄂僕所居頹毀非公不能葺治韋寤而志之至鄂經宋無忌廟覩其像卽夢中所見遂爲新之

兵士着緋背負而出

玄宗夢入井有一兵士着緋褌背負而出明日使於兵號中尋訪無此人又於苑中搜訪見一掌關著緋褌便引見上問汝昨夜作何夢對曰夢從井中背負日出登天上覩其形狀與夢相似乃問汝欲官乎答曰臣不解作官臣家

貧叟勅賜錢五百千 定命録

丈夫衣青襦

唐開元中清江郡叟嘗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叟與牧童數輩俱驚走自是叟病熱甚旬餘少愈夢一丈夫衣青襦顧謂叟曰遷我於開元觀叟驚而寤及曉與其子偕往郡南鑿其地約丈餘得一鐘色青乃向所夢丈夫衣色也遂白於郡守移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忽自鳴聲極震響清江之人莫不驚歎 宣室志

一人須長黑衣

寶曆中張惟清爲單于都護有美政詔命中書舍人高釴

文其事于石詔至而未有碑惟清方命使採石於雲中未還其從事盧立夢一人頎長黑衣告立曰吾居於衛公廟久矣幸遷我于軍城中立白於惟清曰衛公于國有功今廟宇隳壞願新其土木惟清許之乃修衛公廟鏟其西得一石方而長其下有刻出張字歷然可辨工人以獻惟清喜曰天賜吾也於是以石爲碑而刻高之文焉 唐外史

着宋景衣

李固言嘗夢着宋景衣元和間景頗著時望乃自司刑郎中出爲澤州刺史尋物故固言心疑其夢爲不祥及長慶初穆宗有事於圜丘舊例諫官從駕行禮者各頒禮衣一襲固言時爲左拾遺觀其所服乃書左補闕宋景衣昔夢始驗云 續定命録

青衣女子求哀

趙文若病亡經七日家人欲斂忽縮一脚遂停既甦云被一人來追即隨行入一宮城見王戒以猪羊充飽從此不食肉後因公事至驛忽夢一青衣女子求哀試問驛吏曰有何物食報云見備一羊甚肥嫩詰之乃青特也文若曰我不喫肉遂不令殺 報應記

四烏衣請命

桓邈爲汝南郡人齎四烏鴨作禮大兒夢四烏衣人請命

覺後見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而去幽明録

十丈夫皂衣袴褶求哀

晉陽守宗叔林得十頭龜付廚曰毎日以二頭作臛其夜夢十丈夫皂衣袴褶扣頭求哀明夜復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夢八人來謝夢雋

出緋衣令服

蜀員外郎劉審義忽夢一人向懐内出緋衣令服之及一年蜀郡牧請一杜評事充倅職奏授殿中侍御史因奏准賜緋勑下杜丁憂不行杜遂舉劉于郡侯侯乃奏授與杜官是時劉方閒居力困杜因遺劉新緋一領果徵夢焉玉溪編事

褫去緑衣靴笏

松陵陳益少有俊才領鄉薦嘗夢一人衣道服促左右於巾笥中取緑衣靴笏與衣之益詢左右則曰楊文公也益穿袍覺毛骨寒凛似不能勝道服者歎曰惜乎有此才而無此緑即命褫去益後不一年卒談選

紫袍黃冠以袖障虎

蘇長公軾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有一虎來噬巳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者以袖障之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

投謁曰昨夜驚畏否蘇知其幻術遂叱之曰鼠子敢爾欲杖其脊道士慚懼而去墨莊漫録與李士寧正頭骨事相類但君謨不免爲所惑耳

十九人着緑羅衣拜告

崔梲遊學至姑家宿明晨姑家方會客梲夜夢十九人着緑羅衣拜告求生旣寤見器中有水泛鼈正十九頭遂詣水次放之玉堂閒話

脫御衣授之

宋高宗爲康王時次濟州値靖康之變夢欽宗脫御衣授之未幾以元帥入踐大位瑞應編

眞人求衣

慶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蒙衣眞人何中立坐而逝先兩夜宋太皇太后夢何來求衣亟命特賜之以二十四日至遂易之以瘞焉姑蘇志

着喪衣來迎

桓誓字明期居豫章時梅玄龍爲太守先已病矣誓往看之語玄龍云吾昨夜夢君着喪衣來迎我經數日復夢如前云二十八日當拜二十七日誓忽中惡就玄龍索麝香丸聞令作凶具二十七日桓亡二十八日龍卒續搜神記

朱衣長鬚

元世祖嘗次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張留

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鬚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覺而異之以問留孫留孫曰甲士導輦獸者臣所佩法籙中將吏也朱衣長鬚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后疾亦及期而愈

授以絳衣

高皇微時嘗夢滿空燕雀紛紜中一五色巨鳥舒翅而舞倏升其背乘之以行有青旛數隊前導至而北方見一高臺四面皆朱闌數偉人立其上狀若天尊召 高皇登臺授以絳衣 高皇服之忽然冠履具備霞光爛然繞身乃復授以一長劍其靶蜿蜿如生龍驚視而覺此上帝明命之驗也後登極以語魏國公如此云 明與雜記

紫衣人謁見

薛文清瑄毋商氏有娠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文清後以進士歷仕永樂天順間官至禮部左侍郎嘗以氣節抗中官王振為所中傷幾不免 英廟復辟召入閣見石亨等弄權遂引疾致仕為 國朝理學名臣云

黃衣力士

錫山殷俊父病瘵不能飲食屈伸殷夜禮北斗以禱已而夢一黃衣力士以刀刺其父頸疑不祥甚明日驀有軍人

黄姓者造門自言能醫此疾殷異之令醫其父果以針刺喉中出穢痰而愈如所夢者 荆川集

着緋乘驢

詳走獸部張鷟

裳 令裳飛起

河間國兵張驫經曠二人相與諧善晉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鍾嶺坐于山椒驫酒酣失性拔刀斬曠曠託夢于母自說爲驫所殺屍在澗間脫裳覆腹尋覓之時必難得當令裳飛起此處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驫知事露將謀叛逸出門見曠手執雙刀來擬其面遂不得去毋遂報官驫伏辜 還冤記

半臂 賜錦半臂

正元中栩國賓參爲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以錦半臂賜之默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者豈上以某叨居顯位將給半祿俾我致政乎客有解曰半臂者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宣室志

蔽膝 蔽膝受龍頭

帷服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爲吏坐法死夫人與姊

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之者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為太子 吳志

甲 被甲者前訴

曹魯公好放生以至蜆蛤之類無所不放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蜊數籮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 東軒錄

身懷甲冑

唐會昌中有王瑤者嘗為奕邑宰將赴任夜夢一人身懷甲冑自云馮夷之宗將之海岸忽罹網罟命在詰朝故來相告倘垂救宥必厚報之瑤既覺言于左右曰此必縣吏相迎捕魚為饌急遣人至縣庖人果欲割鮮烹鱠具以瑤命告之遂投于水中即鼓鬣揚鬐而去是夜瑤又夢前人泣以相謝云 耳目記

手巾 手巾袈裟布施

唐玄宗開元末夢人云將手巾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迴向寺布施及覺問左右並云無迴向寺乃遣募緇徒道高者令尋訪有一狂僧本無住着人亦不知其所來自出應召曰某知迴向寺處問要幾人曰但得齋持施物及名香一斤即可去授之其僧徑入終南行兩日至極深峻處都

無所見忽遇一礙石乃於其上焚所携香禮祝哀求自午至夕谷中霧起咫尺不辨近來漸散當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瓏如畫少頃轉分明見一寺若在雲間三門巨額諦視之乃迴向寺也攀陟遂到時巳黃昏聞鐘磬及禮佛聲守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見一老僧曰唐皇帝萬福令人引歷各房散手巾等唯餘一分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也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顧侍者曰彼房取尺八來乃玉尺八也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主也國內當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今限巳滿即却歸矣明日遣就坐齋齋訖曰汝當回可將此玉尺八付與汝主并手巾袈裟令自收也狂僧膜拜而回童子送出纔數步又雲霧四合及散則不復見寺所在矣乃持手巾尺八進於玄宗及召見具述本末玄宗大感悅持尺八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二十餘年遂有安祿山之亂所見胡僧即祿山也（逸史疑是幻術）

鞋

脫鞋

隴西李益初與鄭縣霍玉締好誓不改娶巳而以母命再婚長安盧氏玉微聞之雖怨益尚期一相見益既歸鄭縣自慚渝盟絕不與玉相聞時玉既病矣一夕夢黃衫丈夫

抱益來至席使玉脫鞋玉即驚寤以告其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占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明日果有黃衫丈夫挈益至盖豪士恨益之薄行故兼以酒肴與二人合歡也二人既相見玉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數聲而絶虞初志

遺履一隻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後納凉於庭夢為人毆擊擒出春明門至合大路處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隻奔及居而寤甚困言於弟兄而牀前果失一履旦令人於石橋上追尋得之問奇錄

褥席見賜

梁衛將軍柳世隆謂其猶子慶遠曰吾昔夢伯父宋太尉元景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公族後慶遠至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繼世隆云此見南史

坐席與汝

柳遐幼而爽邁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謂我云我昨夜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

宜勉勵以應嘉祥也後遐官至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此見北史今按二史所夢略同但南史云世隆賜慶遠北史云慶遠賜遐故兩存之

日入裙下

詳地理部高緯

紈綺部

綃

絳綃繞身

闗令尹喜周之大夫也毋氏嘗晝寢夢天下絳綃流繞其身見長人語令咽之既覺口有盈味 闗令內傳

錦

錦可見還

齊江淹自宣城罷歸泊禪靈寺渚夢一人自稱張景陽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而遲亦以文名於時 南史

覆錦衾

宋朱長文毋周夫人有娠夢覆錦衾說者曰是生子必能文矣已而生長文十歲能屬辭十九擢乙科進士第既冠授秘書省校書郎所著東都賦論者謂不減班張云 吳郡志

絹

絹二疋

沈慶之年八十時夢人以兩疋絹與之謂之曰此絹足度

覺乃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足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不久賜死 南史

絲織爲裳

隋越溪繰絲女夜夢神人告之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野繭即江淹文集中璧魚所化也絲織爲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名爆光綾乃以進之煬帝云 隋外史

山上挂絲

北齊薛琡嘗夢張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月亮出爲幽州刺史 北史

巨釘綴絲

洪武十八年乙丑當廷試先一夕 上夢殿前一巨釘綴白絲數縷悠揚日下及拆首卷乃花解元綸 上以其年少抑之已而得丁脩撰顯卷姓名與夢符遂擢爲狀元蓋顯字雙絲也 此夢與後夢同疑有一誤

雙絲墜地

國初臨汀張顯宗狀元及第唱名前一夕 上夜夢雙絲墜地云雙絲應顯字墜地則及第之應也後任國子祭酒往江西起義兵不知所終 明興雜記

紗籠中人

唐李藩未遇時挈家居揚州與高員外善一日高旣來謁

至晚又至李問其故高云朝來看公歸困甚就寢夢有人召出城荆棘中行見舊莊客云已十數年矣謂某曰員外不合至此宜急返某謂曰汝安得在此曰爲陰吏蒙差當直李三郎某曰何李三郎曰住參佐橋知貟外與三郎往還故此祇候某曰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此言合是佳兆但不知紗籠所謂耳後遇新羅僧言凡爲宰相者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乃知紗籠宰相事也後李竟得拜相云 原化記

老人捧匹帛而前

唐開元中有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於峽山寺能梵音彈舌搖錫而呪物物無不應善囚拘鬼魅束縛蛟螭動錫杖一聲召雷立震時有李朴者持斧翦巨木忽登山見一磐石上有穴覩一大蜘蛛足廣尺餘有聲暴猛甚朴懼而緣木伺之覩一虺長可數十丈怒環其穴大呀其口吸蜘蛛蜘蛛馳出以足擒虺口然火燒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遂殞蛛躍入穴去朴詣之返寺語金剛仙仙乃同朴驗穴振環杖而呪之蛛即出於僧前及夜金剛仙夢見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能織願爲福田之衣及覺布已在側其精妙奇巧非世繭絲之所能製也乃製而爲衣塵垢不觸 太平廣記

束白練

歙縣黃墩湖有蜃常與呂湖蜃鬬湖之近村有程靈銑者好勇而善射夢道士告之曰吾甚爲呂湖蜃厄明日又來君能助吾必厚報靈銑遂問何以自別道士曰束白練者吾也既異之明日與村人少年鼓噪于湖邊須臾波濤洶激見二牛相馳其一甚困而腹肚皆白靈銑彎弓射中後牛俄而水變爲血不知所之其傷蜃遂歸呂湖未到而斃居歲餘靈銑偶出有一道士詣其母求食食訖曰令子爲我射仇今又勞母設食無以報之當爲求善墓地使母隨行上山以白石識其地曰葬此可以暴貴矣尋而靈銑還

母語之靈銑馳求之遂遷父葬于其所後侯景作亂率鄉兵萬餘保據新安遂隨陳武帝平賊軍中謂之程虎及陳武受梁禪靈銑爲佐命功臣 歙州圖經

珍寶部 五金附

玉

畀余瓊玉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巳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左傳

涉洹與瓊瑰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嬰齊字聲伯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於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言之之莫而卒左傳

玉盤碗帶

晉帝夢一玉盤中有一玉碗及一玉帶皆有碾文光熒可愛寤以問群臣李愼儀表奏以爲玉者帝王之寶也帶有誓功之兆盤盂乃守器之象實爲吉夢

吞玉勝

陳高昭劉皇后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以告父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桓笑曰雖女亦足興家矣南史

玉魚符

唐李迪夢黃衣曰玉魚符下也後於龍尾道見一玉魚把玩至家數日卒

授以玉像

宋章得象毋方娠夢神人授以玉像遂以得象名後歷官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宋書

賜玉童

王朝國夢人領一綠衣童子與之曰汝有憂民之心賜此玉童爲宰相子是夕夫人孕生慶之 湘山野録

雙名玉

黄公度將赴省試其伯父夢神告曰君家有此雙名玉天下流傳第一人遂得榜首云

二玉梳化爲月

金王某夢二玉梳化爲月生二女宣宗時選入宫長爲淑妃次爲元妃後相繼進位坤寧

金玉之積如山

詳帷服部趙孝成王

坐玉盆

詳地理部高緯

寶 寶埋此地

扶風縣三寶村民夜夢一丈夫腰佩長劍自言光武時與馬將軍同征交趾得南人之寶後馬以薏苡遭謗吾恐禍及將寶埋此地既寤與鄰伍追尋見地有隂晦放光處相與持鍤掘之深丈餘得寶劒一口并金龜古鏡其地遂名三寶云 寶室志

神人致以重寶

建文君在東宫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即位使者

還自西方得青玉於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温栗二年春正
月　帝郊祀宿齋宫夕夢若有覩乃驚寤命玉人琢為大
璽十二月壬戌名凝命神寶

珍　紫珍

隋王度得侯生古鏡能制百邪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賑給時蒲陜間疾癘尤甚有河東人張龍駒為度小吏其家良賤數口一時遇疾度閔之齎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病者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光所照如氷冷徹腑臟即時熱退至晚並愈度乃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冷然自鳴良久乃已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謁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曰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托為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為我苦度遂不復用遍照至後月百姓病者悉漸愈 異聞集

珠　明暗二珠

二十四祖母夢吞明暗二珠而孕一羅漢曰當生二子一即祖一即毱尼昔如來在雪山脩道毱尼巢於頂上佛成道毱尼受報為那提國王 神僧傳

金鳳啣珠墜掌中

許遜母夢金鳳啣珠墜於掌中玩而吞之及覺腹動因是有娠而生遜焉

獅子吐明珠

沙門寶澄於普濟寺創營大像百丈功願未終而卒耆艾請道積繼之積受衆勸請廣行緣化樃檀十遷而大像成就道俗慶賴感徹人天初積受請之夕夢二獅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絶既寤歎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檀施不窮宜運潛符徵效斯在卽命工匠圖所夢於彌勒大像前 法苑珠林

二白衣各執一珠

彭城劉樞字正一自江陵歸郢下宿上明洲時夜月微明忽二人扣舟高呼正一云我自郢下來要見正一樞引首望之于岸下見二人各長五尺餘皆白服便出與語曰卿自郢下來有何相謂一人曰聞君儒者也故修謁耳遂與同宴夜闌二人俱醉便臥樞甚異之及左右皆相目不敢言乃以被覆之及明尚寢欲喚因舉被見二魚各長五六尺眼雖動而甚困矣不敢殺乃舁致江中是夕樞夢二人衣白衣各執一珠放樞臥前不語而去及曉枕前二珠各徑寸 三吳記

吞珠六十餘顆

進士謝諤家于南康舍前有溪諤爲兒時嘗夢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遺之曰郎吞此即明悟矣諤度其大者不可吞即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爲詩裴說爲選其善者六十餘篇行於世 稽神録

吞大珠

遇賢俗姓林氏長洲人母初孕夢吞大珠生時祥光滿室少溺水泝流復還遂出家東禪寺性嗜酒人呼爲林酒仙醉則作詩時有警句尤能前知人禍福言無不驗人疾病者書符與之立愈日行路中嘗持一鐵椎見瓦甓輙碎之人問其故荅曰惡世路不平耳 姑蘇志

五色珠

樂史母夢異人授五色珠而生史長而力學有文爲南唐進士第一至宋復登甲科累官兩浙巡撫使 撫州志

封珠獻龍

嘉靖辛酉春少師申公時行尚在黌校夢行通衢得明珠一顆心甚異之謂此必龍頷下物也須臾龍果至昂首向公意在取珠公不欲輕授乃封題云臣時行謹封跪而獻之龍得珠而翔果大魁天下 狀元録

還珠

郭侍御維賢抗疏論事既上夢 旨下有還珠二字已而

聖恩謫譴不三月復職誠特恩云 秋官大夫宋公純仁親聞諸郭向予言之

金

金人頂有光明

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 後漢書

有金二百斤馬百匹

後魏爾朱兆擒莊帝城陽王徽投冦祖仁祖仁聞爾朱兆購徽乃斬徽首送兆兆夢徽告曰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於是懸祖仁首於高樹以大石墜其足鞭箠之問得金及馬而祖仁死時以為陰報

持金

劉漢宏為董昌所囚臨刑叱曰我節度使非庸人可殺我嘗夢持金殺我者其錢鏐乎昌乃命鏐斬之

吞金像

齊釋慧約母留氏夢長人擎金像令吞之因而有孕是生約七歲即誦孝經論語史傳披文見意其族祖給事中婁幼瑜每見輒起為禮以為菩薩出世 神僧傳

三金爐自天而下

歐陽平有道術而田良逸蔣含弘行業更高平以兄事之一夕平夢三金爐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潛告人曰二

先生不久去矣我且繼之俄而田蔣先後旣去平遊桐栢山亦遯跡焉

二金人

許文度病熱月餘臥榻上夢有衣黃袍數輩與俱行田野間寂無雞犬聲有黃袍者謂曰子無苦壽夭固有數矣文度始悟身已死恐甚又行十餘里至一水盡目無際黃衣人俱履水而去獨文度懼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奇光皎然自水上來黃衣者望見金人辟易不敢偷視二金人謂曰汝何爲來地府中我今挈汝歸生途愼無恐文度懼稍解因再拜謝之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里俄望見里門忽聞有厲聲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見妻子方泣於前後數日疾少閒策而步於庭忽見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在佛舍中卽昔時夢中所見者心益奇之始以其夢告於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亟聞釋氏有救苦之力乃棄資玩鑄二金人像每淸旦常具食祭之自是君之苦亦瘳蓋其力也文度感焉遂不食生牢閱佛書因盡窮其指歸焉 宣室志

金鐃療目

詳醫藥部張元

銀

已先借用一錠

趙雄微時最貧毋在無以卒歲夫婦對泣次日掃除拾銀一錠重二十五兩由此稍活後入相例賜白銀百錠旣受而缺一錠將以詰守藏吏夜夢左藏庫神告曰某年月日相公已先借用一錠覺而憶想正掃除得銀之月日也 夢談

銅

銅人起立

新莽之將亡也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又夢漢高廟神靈譴責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遣虎賁士入高廟拔劒四面提擊斧斤壞戶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自謂厭勝之矣然則無救於支體分裂之禍 後漢書

銅柱趺爲蓮花形

詳陵墓部陽休之

錢

磨錢文

文帝問周宣云吾夢磨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去陳王植僞於太后但貶其爵 魏志

負錢可付泥

貞觀十四年傅奕暴病卒初與道士傅仁鈞薛賾善奕鈞先亡賾夢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泥問爲誰曰傅奕也又爲長命夢見亡人問傅奕受何報曰已配越州作泥人矣泥人者泥黎中人盖地獄名也寘報記按奕素闢佛教如以羚羊角碎佛齒之類不一故獨爲緇流所詆毀其泥黎地獄之説亦本之蕭瑀地獄之設盖爲此人一語耳考唐書奕卒于貞觀十三年壽八十五其自志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則其年月既訛而非暴卒亦可知然則謬悠不根之談可盡信耶姑録之以爲辨惑之一助云爾

錢有主

建安人見山下數錢流出至山半有大甕錢滿而欹於是推正之取五百餘錢時將雨促歸與其妻復將盡往取之而亡其甕夜夢人曰錢有主向爲甕欹以五百顉爾正之耳

石榴下得錢

劉巢林者篤行人也夜夢至一所有石榴二樹下得錢千緡自念平生無妄想安得此夢未幾里中戴氏延爲館師其館中庭前有石榴二株一如所夢及得束脩備千緡遂得第夢談

餽一大錢

弘治庚戌徐文定溥與汪學士諧爲主考王文恪鏊爲同考一夕送卷至堂汪對王謂昨夢人餽一大錢何也王謂

文如青錢萬選萬中其有異眷乎巳而乃錢福爲會元震
澤長語

醫藥部

續脉丸補精散

昭王卽位三十年坐祇明之室晝而假寐忽白雲蓊鬱而起有人衣服皆毛羽因名羽人王夢中與語問以上仙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求長生久視不可得也王跪而苦請絶欲之術羽人乃以指畫王心應手卽裂王乃驚悟而汗濕於衿席因患心疾卽却膳徹樂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來語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藥名

曰續脉丸補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卽愈王子年拾遺
記

汝病已除

晉興寧中沙門竺法義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日就綿篤遂不復治數日晝眠夢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爲治之刺出腸胃湔洗臟腑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納之語義曰汝病巳除夢覺衆患豁然尋得復常述異記

手灌神湯

齊竟陵王崇信内典得熱病夜中垂死夢見金像手灌神湯因遂平復辯正論

觀音授方

李景純傳有一婦人久患痢將死夢中觀音授方服之遂愈用木香一味細末米飲調服 本草

今來爲汝治病

釋智璪姓張氏年二十染病經歲醫藥無効忽夢一人形色非常從東方來謂曰我今來爲汝治病卽以口就璪身次第呼吸覺後病痊遂離俗投安靜寺爲慧憑弟子後住寶林寺行法華三昧

觀音授偈洗眼

台州僧處瑫中年病目常持誦大悲呪夢觀世音傳授法偈令每旦呪水七遍或四十九遍用以洗眼處瑫跪授而寤悉能記憶如法誦之不踰時平愈其偈曰救苦觀世音施我大安樂賜我大方便滅我愚癡暗賢劫諸障礙無明諸罪惡出我眼室中使我視物光我今說是偈洗懺眼識罪普放淨光明願覩微妙相 醫說

觀音傳藥

齊建安王患瘡念觀音不息夜夢見觀音手爲傳藥明旦瘡愈 感應傳

靈前有三九藥

丘傑年十四遭母喪毀粥持齋以熟菜有味但食生者歲

餘忽夢毋曰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藥服之下蝌斗子數升 南史

投藥療創

王頒僧辨子也僧辨平侯景留頒荆州遇梁元帝為周師所陷頒因入關聞父為陳霸先所害哭不絕聲隋開皇初獻取陳之策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為先鋒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鬬嗚咽自悲夜睡夢有人投藥比寤而創不痛陳滅竟發霸先冢報父讎云 隋書

授丸一掬

梁隱士何點少嘗患渴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為淳德所感 高士傳

金鎞療目

張元年十六時其祖成假平陽郡守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一語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復明元代盲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一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不覺喜躍驚覺徧告家人三日後祖目果明

大王持筋類緶

青龍寺西廊有繪田毗沙門天王者精彩如動祈請輻輳一人居新昌里因時疫百骸綿弱不能勝衣醫巫莫療一日自言欲從釋氏因肩置繪壁之下厚施主僧服食於寺廡逾旬夢有人如天王狀持筋類綆以食病者復促迫之咀嚼堅韌力食衮丈遽覺綿骨木強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馳逾月以力聞先是禁軍懸六鈞弓于門曰能引其半者倍粮以賜至滿者又倍之此人往應募隨引而滿唐闕史

醫一切病

襄州人楊玄亮年二十餘於虔州汶山觀傭力晝夢天尊云我堂舍破壞汝為我修造遣汝能醫一切病瘡而說之試療無不愈者贛縣里正背有腫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數日平復療病所獲十千造天尊堂成療病漸無効朝野僉載

米汁注瘡中

唐邢曹進河朔之健將也因討叛為飛矢所中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於骨微露其末拔之堅不可動計無所施妻孥輩但為廣修佛事曹進呻吟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一胡僧立於庭中曹進以所苦訴之胡僧曰能以米汁注其中當自愈矣及寤言於醫工醫工曰米汁即泔豈宜漬瘡

哉遂令廣詢於人莫有喻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乞食因遽召入而曹進見之乃昨所夢也即延之附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餳曹進遂悟餳爲米汁况所見復肖夢中乃如法試之應手清凉頓減酸疼其夜瘡稍癢即令如前鑷之鉗纔及瞼鏃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瘥 集異記

前僧持刀決目

王偁以病中食狗肉目遂盲不知醫藥唯禱鬼神數年無報忽有一異僧請飯謂曰金剛經能排衆苦報應神速居士能受之乎偁從其言請僧誦之數日夢前僧持刀決其目乃驚寤覺有所見久而遂明數月如舊 報應記

九藥如桐子

征北叅軍明奭之有一從者夜眠大魘奭之自往喚之不能應三日乃寤說云被三人捉足忽夢見一道人以九藥與我如桐子令以水服之及寤手中有藥服之遂瘥 幽明録

食杏仁

孟蜀翰林學士辛寅遜在青城山居其居則古道院在一峯之頂内塑像皇姑則唐玄宗之女也一夕夢皇姑召之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明老而彌壯汝有道性不久住

此須出佐理當代賓遜拜請既寤逐日日食之老而輕健年踰從心猶多著述心力不倦 野人閑話

服大黄者生

陳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盡服大黄者生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不死

薑汁香附

時康祖爲廣德宰事張王甚敬舉家不食豬後授溫倅下體抱疾小愈左乳復生癰繼又胸臆間結核其大如拳堅如石荏苒半歲百藥皆不能療已而牽掣臂腋徹於肩痛楚特甚亟禱王祠下夢神語曰若要安但用薑自然汁製香附服之可也夢覺合服之不數服而愈 醫說

乳香飲

吳大嘗以泥補葺善神後因結屋墜梯折傷腰勢殊亟夢神來云汝昔嘗救我我不敢忘授以乳香飲其方用酒浸虎骨敗龜黄耆牛膝萆薢續斷乳香七品覺而能記即喚子買藥服之一旬而愈 醫說

青木香肉荳蔻

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分務廣陵常病苦脾泄困甚其家人禱于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編貝珠爲之謂萬安曰此疾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

木香肉荳蔻分棗肉爲丸米飲下二十丸又云此藥太熱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稽神録

獺掌散熊膽丸

饒州民郭端友精意事佛紹興乙亥之冬募紙筆清旦手書華嚴經期滿六部乃止癸未之夏五部將終忽兩目失光翳膜障蔽巫醫鍼刮皆無功自念惟佛力可救次年四月晦誓心一日三時禮佛願於夢中賜藥或方至五月六日夢皂衣人告曰汝要眼明用獺掌散熊膽丸則可明日市藥但得獺掌散點之不効後於道藏獲觀音治眼熊膽丸方舉室驚喜即依方市藥旬日乃成服之二十餘日藥盡眼明即日接書前帙增爲十部外人病目疾者服其藥多愈夷堅志

益智青皮珠麝

秀州進士陸迎忽得疾吐血不止氣蹷驚顫狂躁跳躍雙目直視至深夜欲拔戸而出如是兩夕諸醫遍用古方及草澤丹方不効舉家哀訴所事觀音夜夢授一方用益智一兩生珠一錢青皮二兩麝一錢碾細末燈心湯調服既寤如法服之即愈醫説

牛黃金虎丹

趙子固孫劉氏左足面一瘡下連大指上連外踝痛楚殆

不可忍而百藥不驗如是二十餘年病轉劇一夕趙夢四神僧坐一室中趙亦坐因而發嘆一僧問故趙以實告僧云可服牛黃金虎丹既覺驚異試取藥半粒服之良久腹大痛舉家且悔俄而下礌塊物如鐵石者數升是夕瘡但微癢而無血數日成痂遂愈蓋誠孝所感云 百一選方

羊肝丸

定海徐道亨父沒奉母周遊四方事之盡孝淳熙中到泰州宿於逆旅因患赤眼而食蟹遂成內障欲進不能素解暗誦般若經出丐市里所得錢米仍持歸養凡歷五年忽夢一僧長眉大鼻托一鉢盂中有水令掬以洗眼復告以當服羊肝百日徐拜乞方僧曰用淨洗夜明沙當歸蟬殼木賊各一兩碾為末將羊肝四兩煮爛搗和前藥為丸桐子大食後熟水下五十丸百日復舊與母還鄉

菉荳粉

汀洲瀝口市民陳公出行擷折一足忍痛叫菩薩越三晝夜夢一僧拄杖持鉢登門問所苦陳曰不幸折一足貧無力訪醫只得告佛僧曰不用過憂吾有接骨膏方正可治汝便買菉荳粉於新鐵鍋內炒令真紫色旋汲水調成稀膏然後厚傅損處須教徧滿貼以白紙將杉木縛定其效如神語訖僧忽不見陳亦寤如方修製用之果愈 醫說

天南星法

張汝明至孝居喪飯脫粟飲水無醯鹽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人以爲孝感云

人參胡桃湯

溧陽洪輯幼子佛護病痰喘醫不能治輯窘懼投哀請禱於觀音至中夜妻夢一婦人自後門入告曰何不服人參胡桃湯覺而語輯輯灑然悟曰是兒必活此蓋大士垂教爾急取新羅人參寸許胡桃肉一枚不暇剝治煎爲湯灌兒一蜆殼許即愈蓋人參定喘而帶皮胡桃則斂肺也醫說

飲吉財草立死

有一里媼病蠱其子爲小胥邑宰命以吉財草加甘草汁飲之小胥暮乃具藥及旦將飲夫毋毋夢人以飲吉財草立死遂不肯飲小胥以告宰宰曰是中蠱者爲祟也力勸飲之果愈投荒録夢有不可盡信者此類是也

范政將藥來

著作佐郎楚寔疫癘四十日不知人後一日忽夢黃衣女道士至寔所謂之曰汝有官禄初未合死因呼范政將藥來忽見小兒持琉璃缾大角碗寫藥飲畢便愈及明許叔黃令送藥來寔疾久困初不開目見小兒及椀藥皆昨夜

所見因呼小兒果名范政受藥飲之其疾遂愈 廣異記

令超治膊

復州醫王超善用鍼死經宿而蘇自言夢至一處城壁臺閣如王者居見一人臥召前脉視左膊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即為鍼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領視畢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視内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即畢也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鼓巨箑吹激聚眼扇而起或飛或走為人者頃刻而盡超訪其故黃衣曰有生之類先死為畢言次忽寤 酉陽雜俎

神呪救瘧

薛義與叔母韋氏客于桐廬遇痁疾數月綿輟幾死韋氏憂之夜夢神人白衣冠袷單衣韋氏因合掌致敬求理義病神人曰此久不治便成勃瘧則不可治矣因以二符兼呪授韋氏呪曰勃瘧勃瘧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急急如律令但疾發即誦之及持符其疾便愈是時韋氏少女年七歲亦患痁疾旁見一物狀如黑犬而毦毛神云此正病汝者可急擒殺之汝疾必愈不爾汝家二小婢亦當患瘧韋氏夢中殺犬及覺傳呪於義義至心持之疾遂愈韋氏女子亦愈皆如其言 廣異記

延平神賜藥

福建崔從事檢身正直爲幕府所重奉使湖湘復命在道遇賊同行皆死唯崔倉皇中忽有人引路獲免中途復患痁疾求藥無所行次延平津廟夢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 北夢瑣言

道人與藥

女人唐廣眞旣嫁得血疾夢道人與藥服而愈自是與夫仳離從而入道往平江謁蓑衣何先生何稱爲仙姑號無思道人淳熙壬寅二月赴郭氏飯未竟驀還寓廬卽昏兀如醉兩夕小蘇言方在郭家飯次若有喚我者出門逢呂

純陽曹混成獃道僧三人引至海邊跨大蝦渡海因隨遊名山洞府及到冥司純陽令住元靜吳眞人洞中學書書大字寫詩二百餘篇純陽問曰汝欲超凡入聖耶身外有身耶留形住世耶棄骨成仙耶對曰有母尚存願盡孝道曰如是則且留形住世遂持丹一粒分而爲四投之盤中圓轉甚疾攫得其一吞之自是辟穀高宗聞其名降香往請符水召入德壽宮宣問符水靈驗是甚法對曰不曾行法但以心爲法神爲符氣爲水耳上悅書寂靜先生四字以賜之 姑蘇志

道士授辭

郭仁表居治城北因得疾沉痼夢道士衣金花紫帔從一小童自門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色厲曰甚則有之既寤疾甚數夜復夢前道士至因叩頭遜謝久之道士色解索紙筆仁表以爲將疏方即跪奉之道士書而授之其辭曰飄風暴雨可思惟鶴望巢門斂翅飛吾道之宗正可依萬物之先數在玆不能行此欲何爲夢中不曉其義將問之童子搖手曰不可拜謝道士自西北而去因爾疾愈 稽神録

道士以簡撫身

河南劉崇遠有妹爲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勞瘦甚且死其妹省之衆共見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蟲入其妹衣遂不見病者既死妹亦病俄而劉氏舉院皆病病者輒死劉氏縱崇遠求於徐明府明府素有道術乃曰爾有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絹一疋吾爲爾療之如言送絹訖翌日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徧撫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既寤遂輕爽能食異於常日頃之徐封絹而至曰置絹席下寢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視其絹乃畫一持簡道士如所夢者 稽神録

鬼云已差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秋

夫起問曰汝是鬼邪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爲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秋夫如法爲鍼腰目二處復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暝夢鬼云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朝請 虞初志

韻語藥方一紙

虞雍公并甫紹興二十八年自渠州守召至行在憇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泄痢疾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類神仙居一人披服如仙官延之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一紙讀之數遍其詞曰暑毒在脾濕氣連脚不瀉則痢不痢則瘧獨煉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療醫家大錯夢回尚能記即錄之盖治暑泄方也如方服遂愈 夷堅志

勿亂服藥

有一貴人病瘵其尊人欲以翦草膏治之九日而藥成前一夕病者夢人戒以勿亂服藥次日遂狐疑不服及强之將服又爲屋上墜器中不果服再合未就而病者卒矣乃知藥甚効而病者當死鬼神不令得服也 大觀本草此夢類吉財草事

神授藥劑

元陸思孝母病瘌醫禱不効思孝方欲刲股肉為糜以進忽夢神人授以藥劑寤而得之以療其母瘌果愈 紹興志

餽藥如丸

陳太后夢一神人朱衣象簡餽藥如丸煒煒有光吞之既覺異香襲體因而有娠至大曆元年九月十八日遂生我
太祖高皇帝

白丸子

乙丑春予下第歸至青徐間遭風波之警抵家復過飲身中覺有微苦明年罹嫡母棄太夫人之變每哭泣罷胃傍

痛楚如此日加眠食漸減肌肉消盡醫者難之又明年九月初二日乃吾母許太夫人誕辰是日也將暫從吉稱壽觴五鼓即覺自嫌太早復就枕則夢入玄妙觀觀本無廊夢中乃有廊至東廊下遇全真數人蹣跚而來其一人禿頂予戲云此似倭奴後一人長身廣顙向予曰我輩八仙子何得倭奴我予即訴以病求療仙笑不答予乃跪而哀懇之仙曰我為汝視脉其視脉不似今人視脉屈予中指而按其下云子胸中有瘀血不下則死我與子藥乃探筐中先取一味色如甘草又取一撮丸子狀如今青州白丸子然予請曰師仙也今我夢中乃得見耳何從取藥仙曰

子無論此當以腹中響爲驗予問所寓寓雷殿語未畢而覺覺則中指尚痛腹中轆轆有聲明日與友人王君之華同至雷殿物色之則皆星像無有仙也君之謂羽士房中或供之乃轉殿後見湧壁塑渡海八仙其長身廣顧者純陽子也此後予病漸減後服蒼朮丸色白如夢中益有驗

粉丸如鷄卵

虞山之巔玄武神祠在焉靈閒四達三吳之祈者報者日無慮數百千人群乞長跽道周俟若人而乞焉有啞乞胡章一者梅李人也乞不能呼乃綴鈴左手搖以代呼而以右手指其口舉頭搶地東西行者輒擲以一二錢多或至十餘錢有憐弗與者亦聽其去不乞也日暮積所擲善呼者反不逮啞于獲最少者又分與之遂能雄於群乞間啞前後積錢可數百緡遇途不治者梁且圯者輒捐錢助其役旋乞旋助不留一錢一夕夢玄武神畀以一粉丸大如鷄卵命吞之厥明能言矣棄鈴不搖也然舌猶木強不可了了逾月而口吻清利頷似傖父語不類吳音噫亦異哉夫啞天譴也又不能自活而假于乞亦何籍而爲善也以勞且辱得錢而以慷慨散之散以利物錢得所用此其一念天實臨之矣前此生而行惡故譴之以啞今此生而行善遂報之以能言天其假伊人以警衆耶毋謂天爲無知

謂小善爲無益也而世之稔惡不悛辯口自文者將啞報於再生矣 節郡理孫公樓啞乞傳

開心納藥

詳人身部尹知章

飲以藥酒

詳飲食部楊沛

夢占類考卷六

梦占類考

七之八

夢占類考卷七

長洲張鳳翼伯起編

爵祿部

太子欒卽位於廟

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魯昭公爲季氏所逐宋元公欲納之）夢太子欒卽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楄柎棺中笭林也幹骸骨也言棺歛之禮所以薦藉骸骨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宋大夫）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

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於曲棘 左傳

牢之坐其處

王恭舉兵赴京師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夜夢劉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尅即以卿爲北府因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恭敗朝廷即以恭位號處牢之如所夢云 晉書

遣使拜命龍驤將軍

秦主苻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苻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爲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 北史

服衮衣升座

姚襄之寇洛陽也夢其弟萇服衮衣升御座諸酋長皆侍立明日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非常或能大起吾族及襄死至太和九年萇自稱秦王建年號稱制行事 北史

身不得傳世封

魏宗室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長子紹遠也紹遠即暉業字也弼覺以告暉業後爲季父

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兄子誕弼乃托疾入山布衣蔬食至弼卒暉業訴之乃復王爵如所夢云北史

王必維之

梁元帝始在潯陽夢人曰天下將亂王必維之及踐祚乃為魏所滅梁書

改封中山

梁始興王蕭憺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之數旬而卒追贈之典及焉梁書

升於台鉉

陳世祖嘗夢章昭達升於台鉉及旦以夢告之後以功授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一日侍讌世祖顧昭達曰卿憶夢否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効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陳書

召為主簿

劉赤斧者夢蔣侯召為主簿期日促往廟陳請毋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材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斯舉赤斧固請終不許尋卒

興後令

劉晝常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晝爲交州興後令寤而容書記之未幾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晝云我被用爲興後縣令得暇暫來倏辭別云 北史

二女報中第

唐鍾離介寓長安夢二女揖之曰吾家孟溪君今中第尹吾邑矣已而果如其言介既至仙居求其跡廟而祀之名曰慈感

五品文書已過天曹

戴胄素與沈裕善胄以唐貞觀七年死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胄着故弊衣顏容甚頓見裕悲喜裕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爲荅曰吾昔誤奏殺人吾死後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辯荅辛苦不可具言今亦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友善竟不能進君官位深恨于懐君今日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奉詔書授裕五品爲婺州治中 冥報記

任調拜相

張鎰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甚厚張日冀望而累旬無信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公驚寤思中外無其人尋譯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多智張因召令研其理李沉思

良久因賀曰舅作相矣張詰之李荅曰任調反語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卽舅名氏也張甚恍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異記按反語解夢殊支離李特計張將大拜故强解以悅之耳

此州刺史

崔龜從以大理評事從事河中府一夕夢與人入官署見有人當陽儀衛甚盛搦管視狀若決事者因疾趨及階拜唯而退行及西廡下牖間文簿堆積於大格若令之吏舍有吏抱案而出因迎問之此當是陰府其願知祿壽幾何吏應曰二人後且皆爲此州刺史無勞閱簿也及出門又見同時從事席地而摴蒲寤大異之明日入公府話於同舍皆以爲吉解曰君夢得君而又見摴蒲摴蒲者蒲也君後當如主公節臨蒲州矣開成中出爲宣州去前夢二十年矣至郡吏告曰敬亭神實州人所嚴奉每歲無貴賤必一祠焉以故廉使輒備禮祠謁龜從時病至秋乃愈因謁廟及門恍然屏上有畵人抱案而鞠躬乃夢中吏也龜從後入相罷爲少保歸洛卒

十年作褒刺

高元裕於太和三年任司勳員外郎寓宿南宮晝夢有人告曰十年作褒刺史旣寤私異之因援毫以隱語記于廳

之東楹掩映處曰大三宿裏剌十年洎開成三年爲御史中丞遂謂夢固虛耳是後出入中外敭歷貴位至大中二年由天官尚書授鉞漢南自題記後廨署補葺亦屢矣且謂楹上字無復存也及與好奇士同往觀之則毫翰煥然獨存高因屈指以今之年加曩之十乃二十年矣 集異記

光晟拜相

張光晟家甚微而有才用性落魄嗜酒壯年爲潼關卒屢被主將鞭笞因奉役至華州盛暑驅馳心不能平過嶽祠遂脫衣貿酒致奠金天王朗言曰張光晟身負才器未遇知巳富貴貧賤不能自料惟神聰鑒當賜誠告禱訖因飲大醉晝寢于碑堂忽夢傳聲云喚張光晟追趨甚急即入一府署嚴邃異常導者云張光晟到拜跪訖遥見當廳貴人有如王者謂之曰欲知官禄但光晟拜相則天下太平言訖驚寤洽汗後積勞官至司農卿及建中德宗西狩光晟爲朱泚所縻奉泚甚力每有戰常在其間及神慶之陣泚拜光晟僕射平章事統兵出戰大敗而還天下遂太平右宿神告云 集異記

何僕射

何致雍者賈人之子也幼而爽俊好學嘗從其叔父泊舟皖口其叔夜夢一人若官吏乘馬從數僕來往岸側徧閲

舟船人物之數復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驚之對曰諾既寤徧訪鄰舟皆無姓何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風濤所泊舟皆沒唯何氏存叔父乃謂致雍曰我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也善自愛致雍後於湖南為節度判官會楚王殷自稱號以致雍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後楚王希範嗣立復去帝號以致雍為節度判官檢校僕射 稽神錄按泚殷僭號皆天討所當加也其所爵者非天命可知矣而光晟之相致雍之僕射何足兆夢豈造物固戲之耶

名係葛璝食祿全蜀

韋臯為張延賞婿落魄不得志一夕夢神人語云吾子名係葛璝祿食全蜀富貴將及他日毋忘葛璝後節度全蜀乃作南宮閣四十範金刻石自製碑文志之盖臯本命丁卯屬葛璝也 蜀異記

二郎祿料

吳越元璙次子文奉以蔭為中吳軍衙內都指揮使夢在郡登烏鵲橋見禽獸充牣城中旁一人云此二郎祿料也後改節度副使幾三十年及嗣元璙為節度使累加至檢校太尉中書令壽八十一 蘇州志

兩季俸支牒已行

張轅自奉天尉將調以李錡在浙西與巳有舊欲往干謁

之未至夢人送官誥至云張輴可袁州新喻令輴言已曾為赤尉不應作此官不肯受其人曰兩季俸支牒已行遂委之而去及輴見錡錡以輴選限尚遠勸署毗陵鹽鐵場官輴以貧故強受之既至視簿書所用印乃新喻廢印也四月領務九月而罷支兩季俸云

河南尹

王播登第後夢為河南尹視事有二客至東西坐東者曰崙邦如何處置西者曰已科決遞出界訖覺而書于誥牒後別紙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至三日洛陽令與分司郎官偕至問答一如所夢蓋郎官奴竊物而逃送邑邑斷如此播命取官誥後所志驗之相與歎異云 夢談

長白山主

歐陽脩次子仲純夢為長白山主明年卒

呂丞相

梅詢坐議天書出知濠州夢人告曰呂丞相至矣既而呂夷簡通判州事待之甚厚其後援之廢斥中登貴顯皆夷簡力焉 宋史

龍首山人

楊寘在慶曆年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卒初其友夢寘作龍首山人寘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士

也山人無禄位之稱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 宋史

神人昇以騎都尉

喬執中性仁厚歷官至刑部侍郎後復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執中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一夕夢神人昇以騎都尉誥曰為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時年六十三 宋史

宰相項安節

神宗嘗夢入大第有植牌以金填字曰宰相項安節寤而求之乃太學生也慈聖解之曰項安節即吳充也頭有瘤焉 后山談叢

明日有宰相來

文潞公彥博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入江瀆廟觀畫壁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灑掃祠庭明日有宰相來公豈異日之宰相乎潞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為成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曆中潞公以樞密直知益州謁廟方經營改造江中忽漲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取以為材廟成壯甲天下信乎事有前定而鬼神能窺其機也 聞見録

樞密直學士

羅彥國累試不第祈夢於梓潼神夢神謂曰已除君樞密直學士矣明年彥國復下第投牒乞進舉推恩授密州文學蓋密學之應也 夢談

賜五子科第

宣和中方臘犯諸暨其士人黃汝楫以財物一萬緡贖賊所掠士女千人夜夢神告曰上帝以汝活人多賜五子科第其後子開閣閑門閶皆登第焉

閱登科集

宋孫洪與同舍生游太學生得家書秘不示洪洪詰之不已出書示之書云昨夜夢至一官府若閱登科集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其孫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不合與人寫離婚書上天譴之不得過省洪愕然生曰公果有此事否洪曰有之及就試生果中高第而洪不得選暨生西歸

爲尋夫婦合其已離明年洪始釋褐

馮侍郎在此

馮京少孤寓武昌縱飲不羈一夕醉臥郊外溪邊有漁者罷漁艤舟而寢有人叱之曰馮侍郎在此安得不避漁者驚起登岸見一人衣冠熟寢草間詢之知爲馮也因請臥舟中以避風露具以夢告且曰秀才他日貴顯幸無忘馮睡至曉共載入郡其後馮貴使訪漁舟不復見 澠水燕談

侍郎也

熙寧初黃庭堅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敬信之一夕夢曰分寧黃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及南遷

年已六十親故以爲憂黃曰宜州者所以宜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而黃竟没於宜州誰謂鬼可信也 開見録

陽明府侍郎

陸洎爲淮南副使和雅重厚時輩推之副使李承嗣尤與之善乙丑歲九月承嗣與諸客訪之洎從容曰某明年此月當與諸客别矣承嗣問其故荅曰吾向夢人以一騎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數里至一大府署曰陽明府入門西亭復有東向大門下馬入一室久之吏引立堦下門中有二緑衣吏捧一案案上有書一紫衣秉笏取書宣云洎三世爲人皆行慈孝功成業就宜授此官可封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來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復以騎送歸遂寤靈命已定不可改矣諸客皆嘻至明年九月十六日承嗣復與向候之客詣之謂曰君明日當上事今何無恙也洎曰府中已辦明當行也承嗣曰吾嘗以長者重君今無乃近妖乎洎曰唯君與我有縁他日必當卜鄰承嗣默然而去明日遂卒葬于茱萸灣承嗣後爲楚州刺史卒葬于洎墓之北云 稽神録

與汝余都主簿

浦城李景韓謁城隍廟求子夢人謂曰大王與汝余都主

簿因而生男遂名之曰夢祥弱冠登第任余都主簿到官謁城隍神廟見有一判官倒于堦下從者見其貌似夢祥爲言之夢祥問廟祝此判官倒幾年云已經二十六年時夢祥年正二十六憮然曰殆我也倩工粧塑工畢而夢祥卒夢談

中丞推勘

紹興中辛次膺爲湖襄提刑至武昌岳少保飛通謁執辛手曰前夕夢中丞推勘驚寤不敢告人而津吏適報公至公他日必爲獨坐願公救護之後數年岳罷副樞奉朝請故部將王貴迎秦檜意告飛謀叛繫大理氏何鑄勘其事方悟所夢非辛乃新除中丞也夷堅志

居挂金書狀元坊

黃公度鄉人王氏夢其居挂金書榜曰狀元坊自謂子孫必應兆每誇語於里閈久而益貧所居歸於黃氏不數日公度捷書到

及第作十三魁

馬涓既赴御試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須作十三魁涓歷數其在太學及預薦送止作十二魁心甚憂之意疑復黜落也逮賜第魁天下果十三魁春渚記聞

宣教郎

宋廖德明少夢懷刺往謁大乾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廖遂驚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諸迓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勉以不足介蔕德明乃之任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江南秀才來見

楊吳之尅豫章也中書舍人徐善與妹為一軍校所虜既定軍校請以禮聘之善自以官族不當與戎士為婚固不許校乃強納幣竟虜之而去善卽詣楊都求見楊渥而訴之時渥初嗣藩服府廷甚嚴僭擬王者布衣游士旬歲不得一見而善始至白沙渥夜夢人來言善將來見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公可厚遇之旦卽遣騎迎之既至禮遇甚厚且問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卽命贖歸時歙州刺史陶雅聞而異之因辟為從事 稽神錄

吏部都水司

吳員外端初登第其同年吳洪夢瑞牙牌上刻吏部都水司初不解後瑞選南京吏部考功主事竟轉工部都水司員外始驗夢云 夢談

稱黃狀元

鄱陽士人黃瀛宣和間在太學頗俊聲屢夢人言黃狀元

因自待不淺時與交友言之然每入舉場輒不偶紹興八年以免舉赴省試而黃公度魁多士瀛始悟歎曰二十年夢黃狀元今乃爲他人所奪怏怏而歸久之僅得特奏名攝官而卒 夷堅志

來春及第

柳璟知貢舉有國子監明經晝夢徙倚于監門有一人負衣囊訪問其姓氏明經語之其人笑曰君來春及第明經遂邀入長興里畢羅店常所過處店外有犬競驚曰差矣夢覺遽呼鄰房數人語其夢忽見長興店子入門曰郎君與客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直而去也[illegible]之且隨驗所夢相其榻器宛如夢中乃謂店主曰我與客俱夢中至是客豈食乎店主驚曰初怪客前畢羅悉完疑其嫌置蒜也來春明經與鄰房三人夢中所訪者悉上第 酉陽雜俎

官帶陽字

員外郎樊系未應舉前一年嘗夢及第牓出王正卿爲牓頭一牓二十六人系官帶陽字明年方舉登科之後果是王正卿爲首人數亦同系又自校書郎調選吏部侍郎達奚珣深器之一注金城縣尉系不受珣云校書得金城縣尉不作更作何官系曰不敢嫌職尉但此官不是系官珣

當陽字珣歎曰是命也因補
云合得何官系云
陽縣尉 定命録

拜官前後

潘玠與趙自勤同選俱送名上堂而官久不出玠云已作夢官欲出矣夢玠與自勤同謝官玠在前行自勤在後及謝處玠在東自勤在西相視而笑後三日官出果玠為御史自勤為拾遺同日謝初引玠在前先行自勤在後入朝則玠於東立自勤於西立兩人遂相視而笑如其夢焉 定命録

官誥不到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夢人告云君當為涇州刺史既而為宣州涇縣令考滿復夢其人告云宣州諸縣官人來春皆替而君官誥不到邢甚惡之至明年春罷歸有薦邢為水部員外郎牒下而所司失去復請二十餘日竟未拜而卒 稽神録

李彥榜下及第

金李世弼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貞祐初三赴廷試不第推恩授彭城簿鬱鬱不得志遂復求試一夕夢在李彥榜下及第時計偕無此人其子昶年方十六已能為程文乃更其名曰彥至定興二年父子廷試彥果以春秋中第二

甲第二人世弼中第三[illegible]三人

長吳正官

元于文傳方成進士夢入選掛名爲長吳正官覺而笑曰我吳人安得作長吳二縣正官必無此理初授官階承事郎昌國州同知益笑前夢之不足徵也次當改選乃授平江路長洲縣尹無何改知烏程轉婺源州知州自以爲前任長洲偶與夢符耳今已升知州安得再爲吳縣正官旣而調吳江州知州亦長吳正官也 姑蘇志

彭岳二元

正統戊辰狀元則彭學士時而會元則岳學士正也先是丁卯冬湖廣永濟縣須知官在途夢開黃榜第一名彭時國子監生此官至京向永濟監生張端本言之端本以告彭彭曰夢中事何足信又一人謂岳曰吾昨夜夢兄魁多士可賀岳曰若夢可信昨有人夢彭時作魁矣其人戲曰會試廷試各有一魁焉知非二君已而果然

狀元至我家

孫學士賢赴會試途中投客店主人具飲食致敬於孫孫疑其家有他會問之主人云昨夜夢狀元至我家今日必應此夢矣是科下第歸來科果及第 狀元錄

一舉中雙元

李侍郎旻與王尚書華同鄉試考官取華爲解首監臨謝御史嫌華白衣乃更李主文者夢中得一舉中雙元之句後王華辛丑狀元李旻丙辰狀元果符夢云 狀元記事

科第與吳寬同

松江錢翁中子名福生數歲矣夢二女來謂曰汝子科第當與蘇州吳寬同因至蘇訪吳寬吳時尚困庠舍然人皆稱其德優學博乃曰吾兒便不得科第得名亦吳君足矣及吳狀元及第而福亦以狀元發跡 客座新聞

登第在狀元前

松江張進士黼未第時嘗夢人謂曰汝登第在狀元前覺而思之世豈有科名先狀元者吾殆無此望矣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鉛山費學士宏名在十六是科宏狀元及第計得夢時費尚未生也 震澤長話

劉登費狀元榜

劉進士良初中景泰丙子湖廣鄉試旣而十赴春闈潦倒衰白人皆鄙之嘗自誇曰進士必爲我有但時未至耳凡赴試必徧訪天下舉人姓費名宏者屢科不得及成化丁未開鉛山有費宏乃至其邸飲酒沾醉撫掌大笑謂宏曰今科狀元必子吾三十年前夢神告曰汝登進士必費宏作狀元累科覓子今得之矣及開榜費與劉皆得第而廷

試費果狀元 客坐新聞

來科狀元

呂少宗伯柟至孝友會試聞喪痛哭草履步至家途中夢有人報來科狀元

折臂太守

詳人身部劉之遴

正鼻郎

詳人身部徐郎中

位至正郎

詳仕官部査道

石轉三匝至三公

詳陵墓部陽休之

旂常部

旗旛

大幡出指端

劉仁恭自言夢大旛出指端年四十九當建旄節李國威忌之補景城令後果建節云

旛花羅列空中

大同元年九月六日釋慧約現疾謂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旛花羅列空中迎我凌雲而去福報當訖至十六日勑遣舍人徐儼參疾荅云今夜當去至五更合掌便入涅槃

龍旂豹尾

陳劉皇后年十七歲時裴方明爲子求婚酬許已定后夢先有迎車至猶如常家迎法不肯去次有迎車至龍旂豹尾有異於常后喜而從之既而與裴氏不成婚竟嬪於帝 陳書

旌旗迎光王

太子賓客盧貞有猶子曾爲沙門會昌中沙汰歸俗膺補爲光王府參軍一日夢前師至其家而問訊焉盧告官非其願常思落髮再披緇褐師曰汝誠有是志像教興復非晚也語未竟俄回面見日月旌旗千乘萬騎喧言迎光王即皇帝位未幾武帝崩光王果即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焉 宣室志

李衛公請造旗旛

乙未歲契丹據河朔晉師拒于澶淵天下騷然疲於戰伐翰林學士王仁裕奉使馮翊路由于鄭過僕射陂見州民及軍營婦女塡咽於道路皆執錯彩小旗子揷於陂中不知其數詢其居人皆曰鄭人比家夢李衛公云請多造旗旛置於陂中我見集得無數兵爲中原剪除戎寇所乏者旌旗耳是以家家獻此旛幟初未之信以爲妖言旬月間擊敗胡虜及使迴過其陂使人訪于草際旗旛存者尚多

玉堂閒話

旌旗鶴鴈降庭

宋富弼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爲宋室賢相

黃旗插門

孫學士賢未第之先夢金甲神人持黃旗插其門有狀元二字至廷試果首擢

立黃旗於門上

平江士人姓潘初名某其母夢神人立黃旗於門上乃易名夢旗復自夢神曰當用交龍爲旂之旂遂更夢旂是歲果登科 夢談

幢幡自天下

張秋官鳳翔舉進士角尚丱聲大起一旦病疽告休沐夢幢幡冉冉自天下廣樂導之若迎巳者及病之革也起端坐索紙筆掃詩一十八章言意漫渙弗次漸昏漸竭未詩有一章三句者一章一句二句者投筆而氣絕矣時部寮李夢陽王崇文經紀其喪事旣以之歸葬洵陽夢陽復上孝廟言鳳翔老母孤兒幼妻不免凍餒溝壑乞追繹鳳翔犬馬之微勞體古敝帷敝蓋之義査例勑有司月給米一石養贍終其母妻之身奏下吏部准行 空同集

瓜錘　前列瓜錘

唐侍講皐嘗夢前列瓜錘一對未嘗語人及廷試果第一蓋狀元傳臚後以黃蓋瓜錘送歸第故也

印　六印加劒上

宋凌策初登第時夢人以六印加劒上遺之其後知益州往劒外凡六任云 宋史

帶印綬登樓

詳棟宇部張奐

碑　得古斷碑

後晉寶雲寺僧一日夢於舊寺基水際得古斷碑云寺在高基乃顧野王脩輿地志處也明日果得碑乃於基上建野王祠元成廷珪詩云塵鎖壞壁書千卷土蝕殘碑字幾行正謂此也 松江志

宰相碑

杜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嘗夢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塡其字未者刊名於柱上因問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柱下有鳥扁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爲鴻漸後果拜相

瘞碑豎碑

丘吏部鵬初中嘉靖丁酉應天鄉試夜夢數十人舁一碑

若題名記然中有丘名瘞之無何録入　世廟惡其策以祀戎發問語涉大禮遂逮試官黜舉子不得應制至庚子冬復夢數十人發此碑豎之且囑丘以得第後勿作官作官當不壽既寤向人談之未幾有　詔許前科應天舉人入試丘遂中會試以夢故不敢試　大廷歸三年復試　大廷釋褐郎署不久轉吏部竟卒

刻碑舊文磨没

詳黃冠部許旌陽

榜　春榜

于觀文入試夢人以軸文與之曰此春榜也可收之既覺自解曰令我收榜吾其瑣榜乎放榜果然 該聞録

笏　積笏如山

章得象始生其父與夢其庭積笏如山後得象進士及第拜相封郇國公 宋史

金龜　吞金龜

劉贇夢吞金龜文思大進爲孟蜀學士一日夢吐龜未幾卒

珮　解珮帶履

樂彥貞嘗夢解珮帶履而行既寤曰此神告我下將有悖逆乎已而果有軍亂

盤囊 斷盤囊

鄧攸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在後來斷盤囊者以爲水邊女是汝字斷盤囊者是新虎頭也不作汝南當汝陰果選汝陰 王隱晉書

牌扁 扁中釘丁

宋徐儼夫幼夢家有狀元扁中釘以丁儼夫狀元及第後與丁謂大不合

牌扁

初崑山張安甫在祁州嘗夢得一狀元牌扁明日偶因公事出至橋上適見一木浮水面問居民皆不知所自就令人作牌扁自書明倫堂三字寄歸崑山學中以寓期祝之意乙卯秋恭靖朱公希周夢取此牌扁回家以爲鄉貢之兆已而果得狀元云

辛巳狀元牌扁

楊脩撰惟聰在京師崇文坊夢迎金字辛巳狀元牌扁來扣之何往曰送與固安楊秀才覺自喜但疑是歲非試期既而乙卯庚辰鄉會聯捷因 武宗南巡未暇廷試至

肅皇登極舉之實辛巳歲也

牌換字

宗伯瞿公景淳夢有人持一牌示之四圍皆五彩粧飾如

雲中寫案首二字須吏此牌中換會元二字頃又換榜眼二字及發考案至登科名皆不爽云

移狀元扁

張殿撰元忭居羅宗伯萬化同里對戶羅旣大魁天下張尚未第一夕夢移其扁於家及廷試果以狀元及第云

簡

方簡一片

商文毅輅應浙江乙卯鄉試與姚文敏夔同舟夔夢一吏持方簡一片至舟連呼解元者二簡上有商輅二字夔問曰我中否其吏轉過簡後示之又有姚夔二字是科商第一戊午姚第一

神人朱衣象簡

詳醫藥部陳太后

籤

入監領班籤

費學士宏之上春官也伯父瑄方以都水主事治呂梁貽之書曰汝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還宏詢之曰伯父何以知宏之弗第而必令入北監也瑄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吾嘗夢汝入監領班籤籤乃彭文憲故物也文憲嘗游北監中狀元矣汝勉之至成化丁未果狀元及第 狀元錄

鹵簿

犯鹵簿應髡

詳人身部蘇韶
鹵簿入厠中
詳棟宇部沈慶之
冕　元伯玄冕垂纓
詳彝倫部范式

名姓部

命子名虞

周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應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戲之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史記

請待公孫彊

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晋而奸宋宋人伐之晋人不救宋滅曹執曹伯

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左傳

昌明為字

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李后懷孕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武帝東方始明因以昌明字之簡文帝後悟乃流涕晉祚自此傾焉 晉紀

俾壽且貴

宇文貴母方孕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名之曰貴而以永貴字之 北史

可名青建

齊董賢朗為越騎校尉妻宋氏有娠夢有人語之云爾必生男體上當有青誌可名為青建及生男如言名之後青建十四西州辟主簿建元初為水曹參軍

二人姓李乞命

梁南郡太守劉之亨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明日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當令君延一算 渚宮舊事

自稱子瑜

凉文王張駿夢一人鬢眉皓白自稱子瑜曰地上之事付汝地下之事付我王寤問之有侯子瑜先死得其曾孫亮以為祁連令 燉煌錄

李故言及第

元和六年韋詞爲宛陵廉使七月夢一人投刺視之驟然見題其字曰李故言俄有人言明年狀頭詞既寤以名中少有故字疑之至八月果有取解舉人具名投刺一如夢中但故爲固耳詞乃曰足下明年必擢第仍居衆君之首無何果爲榜首

爾改名畢

杜牧嘗夢人告曰爾改名畢牧以爲不祥其年果卒 唐書

諸門悉署權字

唐程執恭領滄景節度使嘗夢諸門悉署權字乃改名權後朝廷詔鄭權代之 唐書

吞芝名子

唐申泰芝洛陽人其母楊氏夢人與芝吞之曰以名子已而得子遂名泰芝稍長遊南岳遇異人授金册白晝冲舉

江陽部民李珏

唐丞相李珏節制淮南一夕夢入洞府見石壁塡金書姓名內有李珏字方自喜有二仙童云此乃江陽部民李珏耳既寤詢之民間果有廣陵人李珏者年近百歲究其生平所爲以販穀爲業每斗惟求利兩文有糶糴者即授以升斗俾自量之意以此得果報云 廣陵志

職官姓名

劉守光爲燕王有尼出入其毋所張殷衮托尼求一文學不得一夕殷衮夢入衙署内多簿書而無守攝乃潛升廳事見案上大簿云職官姓名乃檢河北道見守光及文武職掌莫不有名便捉筆自書文學張殷衮但倉卒墨色頗淡即驚覺因識之論語策後翌早守光遣人賫一牒與殷衮即文學牒也劉毋讓守光曰我爲尼數言不與今何忽與之守光曰兒昨夢朱衣吏來言張殷衮已注下爲文學訖故與之也殷衮得牒視姓名墨色果淡晉天福中其子希永嘗出父論語後所記示人云

檀香樹爲名

劉審義夢一人引上檀香樹謂劉曰君速登以爲名覺後因改名檀無何授殿中侍御史或以爲糾弾之義云

候王化基草制詞

何瓚太平興國中任秘書丞度支制官王化基任著作郎開封推官瓚一日在省夢入官府如中書制勑院官吏憧憧出入皆若有所除授其中喜者沮者相半皆形于色瓚見衆人紛紛亦前詢問到一房見朱衣吏據案而坐簿書堆積如堂後官之狀績因前揖之問曰衆人皆除改某與數否朱衣若有所閲視徐曰亦有但候王化基草制詞因

出而夢覺遂言于化基未幾化基果超擢知制誥又數月
續授虞部員外郎出知刑州官誥果化基之詞

劉悅

劉濤宿梓潼祠下夢與舉子數百趨禁中聽唱名于集賢
殿俄有一衛士來曰公第三人及第濤問曰劉濤耶衛士
曰非也巳而傳臚則劉悅也遂驚覺至元祐詔書若與上
書邪人同姓名者聽改名時有彰信軍進士劉濤例因改
名乃憶昔夢改濤爲悅果中蔡嶷榜第三人 靈應集

須求元公

王汾作館職忤王安石乞外任不許夜夢人告之曰子欲
得郡須求元公時元厚之爲參政汾往求之厚之曰介甫
意思不婉順未可議也然介甫屢爭事不合恐旦夕出矣
姑俟之未幾安石果出知金陵汾竟得兗州不惟厚之之
言驗而兗字亦元公也

逢丁可

常州丁逢夢人告曰汝欲得第須逢丁可逢以爲丁歲乃
改名逢期欲應之至隆興元年省榜出果有天台丁可姓
名然度其官未應作試官也及乾道元年秋試丁可待闕
家居漕使聘爲考官逢自慶必得矣無何可以病出院逢
大懊惱然出榜則有名究其故乃可去時執一卷囑他試

官云自得此卷便擬寘前列願勿遺之雖死亦瞑目及會卷時各有所主不暇爲計也適已取一卷犯諱當斥遂以逢卷補之亦由可力云

當同陳皐

魏淸累舉不第將入試夢人云當同陳皐是年皐第五而淸下第後三載淸亦第五計皐與淸得第皆第八舉矣始皐爲餘干尉至此任滿亦除餘干尉適交代焉

巳名及惠純夫

陳正居國子監候紹興壬子試夜夢登一大堂桂黃榜於梁間問之人云此明春榜也正欲觀之爲風飄颺不定彷彿但見巳名及宜興惠純夫耳迨明年試後路遇宜興報捷人因問云貴縣有誰其人附耳語以純夫正大喜躍未幾捷音果至 夢談

名上朱汚

顧太守禎夢其弟福中榜名上朱汚以語福及福自觀榜名乃在糊縫鉗印處爲朱濺焉後福官至參政 夢談

楊邁金

林邑謂紫磨金爲上金俗謂之楊邁金楊邁母夢人鋪楊邁金席與其生兒兒生席色昭晰後因名兒曰楊邁爲林邑王 林邑記

濮陽聯名

楊敬之任江西觀察使其子戴隨任江西應舉時敬之夢新榜四十進士歷歷可數寓目及半其子在焉其鄰則姓濮陽而名不可別既寤大喜訪於詞場則云有濮陽愿者爲文甚高且有名譽遂尋其名則曰閩人一日楊祖客灞上客未至俟于逆旅有自遠來者試詢之乃貢士也偵所自曰自閩問其姓曰濮陽審其名曰愿楊公曰吁斯天啓也遂命相見濮陽逡巡不得讓執所業以進閱其人眉宇清朗詞氣安詳其文體理精奥問所寓則曰今將僦居楊令盡驅其行李置于庠序命戴與朝夕同處是冬大稱濮陽藝學于公卿間人情翕然得第必矣而濮陽一夕暴卒楊惋痛嗟駭搜囊賫貲力爲營辦歸骨閩間仍謂其子曰我夢無徵汝之一名亦不可保明年其子及第而同年竟無濮陽者夏首將關送于吏部時宰相有言前輩重族望輕官職是歲慈恩寺題名咸以族望題畢楊閒步塔下仰視之曰弘農楊戴濮陽吳當恍然如夢中所覩云 唐闕史

去之自當通泰

宋嶽十舉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將取府解晝寢似有人報云宋秀才若頭上戴山無因成名但去之自當通泰覺來便思去之不可名嶽遂去二犬乃改爲言及放榜以第

四人及第 雲溪友議

火山軍

歐陽脩與試事主司或夢火山軍得名後歐所取卷乃劉輝也 筆談

更名顗叔

曹熈夢之官府見有曹顗叔名遂更名顗叔字秀之後以進士及第歷官天章閣待制 宋書

書簿名槩

趙槩初名禋嘗夢神人金書名簿有趙槩者遂更名應之後登進士第歷官至吏部尚書爲宋名臣云

汝是大吳

蘇文忠軾年十四時夢人謂曰汝是大吳後得第卷上乃吳字號也 夢談

漢將軍鄧禹

范祖禹之母有娠夢一異人入寢室自稱漢將軍鄧禹故生而以祖禹名焉卒爲宋名臣云 宋書

老人星見

臧愚字仲回少孤嘗夢其父召於庭向空指曰老人星見矣因望而拜旣寤私喜以壽星出丙入丁乃改名丙字夢壽後官至諫議大夫知江陵府卒壽五十三 宋書

韓琦

元絳叔赴試夢至一堂榜曰侍中堂堂中列人姓名有韓琦字特璲未第後果拜相

第三人孫抃

孫夢得初名貫字道卿嘗語人曰某舉進士過長安夢登塔見持一大文卷者問之云來年春榜索而視之不可悶其間有孫貫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抃旣寤遂改名抃字夢得明年果得第第三 東齋記事

湞湞不絕

馬湞之父從政中年未有子買一妾見其約髮以白絲而以絳綵蒙之詢其故乃父母死不克葬故自鬻遂遣還不責所負後夢一翁謝曰我君向所買妾之父也聞之上蒼矣願君家富貴湞湞不絕及生子因以夢中語名之曰湞後中元祐辛未狀元 春渚記聞

弓輿不得

弓輿潭州人乾道四年冬偕鄉里六七人赴省試過宜春謁仰山祠祈夢輿夢至官府見柱揭紙一片書弓輿不得四字但不字稍聯接上下而中乃空旣覺殊不樂自謂必下第及入試輿中選同祈夢者盡黜始以語人謂夢不驗好事者曰不字斷乃一个也神言弓輿一个得耳

陳德遇

江南右藏庫官陳居讓字德遇直宿庫中其妻在家忽夢二吏手把文書自門而入問此陳德遇家耶曰然德遇何在曰在庫中吏將去妻追呼之曰字德遇耳同里有主亦庫官亦姓陳名德遇者家近在東曲二吏相視而嘻曰幾誤矣遂去數日名德遇者晨起如厠自云有疾還臥良久遂卒稽神錄

胡盧

一士人至九仙廟祈夢初夢仙語之曰胡蘆未生其年下第後及期再往祈之則夢仙曰胡蘆巳生是年又下第又及期祈之則又夢仙云胡蘆未成是年又下第其士人偃蹇不復往祈亦不得第一日爲同儕所拉復往祈之夢仙云胡蘆巳成士人驚寤向同儕言之俱不能解是年遂得第觀榜其前一人姓胡後一人姓盧皆弱冠計其年則始祈夢時皆未生也聞者莫不神之且知功名遲速有定數云

孔老人

文溫州林將之任祈夢於九仙廟夢中語以問孔老人文旣寤殊不解及涖任命工解板修官船其督工老人姓孔方解板竟向文稟復林心巳訝之乃問其數孔云板止五

十七塊又問之曰止此無餘矣時文年五十七聞言大驚便覺背上有芒刺不崇朝而疽發背上卒温州仲子待詔公手書其事墨蹟存焉

高嵯峨在何處

都太僕穆初習舉子業尤攻古文托閩人黃體忠代祈九仙夢夢神謂曰高嵯峨在何處後以古學受知於新昌何巡撫鑑乃為推轂於莆田林督學塘遂應南都試中弘治乙卯舉人而本房則高學諭士達始悟高與何二姓為應夢云

狀元名鼎臣

顧文康父嘗夢名鼎臣者為狀元初欲以是名其孫潛不果乃命其少子是為文康云

登杜正榜

少傅余公有丁嘗夢登杜正榜進士既第以為夢不驗矣及榜首申公入領袍笏其典之者内臣杜正也是夢亦巧矣哉

大風吹塵

詳天象部黃帝

號之曰牛

詳天象部穆子

名之曰蘭
詳品物部鄭伯
立於石上
詳棟宇部鄭僑第一次溫陵石也
勵改爲礪
詳什百部楊礪
更名宗儒
詳聖賢部黔南軍

夢占類考卷七

夢占類考卷八

長洲張鳳翼伯起編

文翰部

經

道士布易六爻

虞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懸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秘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

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説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呑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 吳志

與鬼爭義

崔浩奉詔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專心思書忘寢與食乃至夢與鬼爭義遂得周孔之要術 北魏史

易有太極

王勃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 唐書

小戴禮

宋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父杞嘗為九江掾與其妻鍾氏禱於廬阜鍾夢道士授以書曰以遺爾子視之小戴禮也已而庠生他日見許眞君像即夢中見者庠天聖二年舉開封禮部皆第一歷官參知政事

手授六經

黃澤嘗夢見夫子以為適然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

手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感發揭六經疑義以示學者元史愚以迂儒附會造為此夢以驚世駭俗亦不可知但見正史故并筆之

賦

可為大人賦

司馬相如將獻賦而未知所為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為大人賦言神仙之事賦成以獻帝大嘉賞西京雜記

鑄鼎象物賦

劍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三川過者必禱焉西蜀二舉子過廟下時已昏晚大風雪不可行因禱神祈夢就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夢廟中燈燭如晝殽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傳導自遠而至聲振四山皆岳瀆貴神也既就席賓主勸酬如世人舉子大懼已無可奈何潛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為題諸神同一韻且各刪潤彫改商確乂之乃畢朗然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私相謂曰此正為吾二人而發迨將曉見神各起致禮傳呼出廟而去視廟中寂然如故二舉子素聰警各盡記其賦遂寫於書帙後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倍道前行就試至御試二舉子分就東西廊分坐東西廊題果鑄鼎象物賦韻腳盡同東廊中下筆思廟中所書惛然不能記聞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者來曰

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其文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吾正欲問子也於是二子交相怒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其福爾耶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二舉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二舉子後見奭作此夢中所記無一字異二子嘆息始悟凡得失皆有數遂皆棄去入山

詩

池塘春草

謝惠連十歲能屬文其兄靈運云每有篇章對弟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賦詩不就夜夢惠連得池塘生春草之句　謝靈運集

倚戶授詩

祖珽嘗得罪斛律光珽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戶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寤以告珽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謂斛律待我不實也由是謀害光（北史此夢疑士達造成以媟珽不然亦光合為珽所中傷也）

王由賦詩

後魏盧元明與王由友元明夢王由携酒就之言別賦詩為贈及覺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盧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

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害詩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夢記

白駒空谷

杜牧夢書行帋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而歎曰此過隙也吾生於角徵還於角為第八宮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遷舍人木還角足矣其年以疾終年五十

曲終人不見

錢起夢中得句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寤而不知所謂及廷試以湘靈鼓瑟命題詩成無佳結語忽憶夢中二句遂用之因得第一內批二語若有神助

南嶽神責詩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父官於嶺外侍從北歸舟泊於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天王祠因詣之見廟宇摧頹香火不續因題詩曰壞牆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夢為天王所責自云我非天王南嶽神也主張此地何為見侮俄而驚覺風浪暴起殆欲沉溺遽起悔過然後方定山甫自序

紅牋題詩

崔瑕娶李續女一夕夢李氏立於牀西執紅牋題詩一首笑授瑕詩言莫以貞留妾從他理管絃容華難久駐知得

幾多年夢後纔一歲李遂卒 酉陽雜俎

納涼館宇聯句

鄭顥登進士第授右拾遺內供奉尚宣宗女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刑部吏部侍郎當大中時恩澤無對嘗於壽昌節赴麟德殿上壽迴憩於長興里第昏然晝寢夢與十數人納涼於別館館宇蕭灑相與聯句旣寤不全記諸聯唯省十字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乃書之於楹私怪語不祥不敢言於人不數日宣宗不豫廢朝會及宮車上仙方悟其事追惟顥遇續石門之句爲十韻云間歲流虹節歸軒出紫宸奔波陶畏景蕭灑夢殊庭境象非曾到崇嚴昔未經日車烏斂彙風動鶴飄翎異苑人爭集凉臺筆不停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若匪災先兆何當思入㝠御爐虛仗馬華蓋負云亭白日成千古金縢閟九齡小臣哀絕筆湖上泣青萍未幾顥亦卒

慈恩寺聯句

元微之以御史奉使劍外踰旬白樂天與弟行簡同遊曲江慈恩寺諸院命酒懷元聯句云年來無計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實二十一日也後元使至元寄書及紀夢一詩云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入慈恩院裏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來身在古梁州

參寥誦詩

蘇軾在黃州夢參寥誦所作新詩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日火固新矣泉何故新荅曰俗以清明日淘井非新泉乎 志林

杜甫誦詩

狄遵度好為古文尤嗜杜甫詩一夕夢甫為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為佳城篇

神女謝詩

長汀吳簡言以茂異決科累官祠部郎中嘗經巫山神女廟題詩云惆悵巫娥事不平當年一夢是空成只因宋玉閒唇吻流盡巴江洗不清是夜簡夢神女來謝詩 八閩志

示詩意

全樂先生夢人示詩云人事且常在留質悟圓聞東坡廣其意圓閒有物物閒空空有圓空入井中

和來篇

韋檢舉進士不第常有美姬一日捧心而卒檢痛悼不勝情舉酒吟一詩曰寶劍化龍歸碧落嫦娥隨月下黃泉一杯酒向青春晚寂寞書窗恨獨眠一日夢姬曰某限於修短不盡箕箒當有後期今和來篇口占曰春雨濛濛不見天家家門外柳和烟如今腸斷空垂淚歡笑重追別有年

檢終日悒悒後更夢姬曰卽遂相見覺來神魂恍惚乃題曰白浪漫漫去不迴浮雲飛盡日西頹始皇陵上千年樹銀鴨金鳧也變灰無何檢亦卒也　抒情録

禁中曉寒歌

蕭貫自知饒州遷兵部員外郎召還將試知制誥適感疾夢緑衣中人召至帝所授以衍波牋命賦禁中曉寒歌既寤筆之詞語清麗未幾卒人比之李賀云　宋史

東吳詩

楊備天聖中為長溪令忽夢作詩云月俸蚨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輕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意甚異之明道初為華亭令丁内艱遂過吳中樂其土風乃效白樂天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因卜居焉始悟前夢中語為有徵　姑蘇志

崔球妻詩

崔球久居太學夢歸見其妻秉燭寫詩相寄詩曰數日相望極須知志氣迷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後得來詩卽夢中之句夢之夕修書時也　彤管遺編

范文正遺詩

羅太史倫江西吉安人赴禮闈道蘇州為文謁范文正公祠是夕宿舟中夢文正公遺之詩曰賜帶横腰重宮花壓

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臥烟霞已而及第以文章氣節著聲宦竟不達一如詩意云 石田雜纂

傳 讀楊阜傳

吳奎將舉賢良夢入魏文帝廟升殿問群臣優劣奎對曰韓延壽爲最是夕門下抄書吏楊開者亦夢奎讀楊阜傳翌日告奎奎覽二傳及試六論一乃韓延壽楊阜孰優奎果中首選 澠水燕談

記 白玉樓記

李賀夢人持版告曰天帝白玉樓成請君爲記寤以語其母不久有烟氣起賀卒 劉禹錫集

紫府瓊臺記

蔣文學燾爲樂亭令遺胎母方在蓐恍忽見道流三人入房便失其一燾在襁褓神穎能言九歲治四書易皆通十一入爲府學生十四應鄉薦不捷而聲轉蜚丁巳之歲其年十六冬月將盡一旦枕上呼母曰母寧知帝京有紫府瓊臺乎母曰不知又曰兒嘗以母老辭歸可乎母訝其不倫且謂囈語置不問至元日其姊夫劉玠入燾齋見易書中有書紙千百言取觀乃燾所記前夢事其初曰某年月日夢老父引登高境曰紫府瓊臺撰文曰翠碧重華玉殿金闕其末曰燾再拜泣請家有老母乞放歸養姑還云云

岭未及讀中文壽適來奪之毋亦來取視壽碧遽云毋毋觀泄天中機毋惡之抵于地壽遂拾置冊中其年三月十一日壽竟卒 祝京兆集

題旨 省題行王道而王

唐大曆中夔州推司楊旬有子將入試旬夢金剛神謂曰汝陰隲有感吾特來報汝子須改名楊椿塲屋中吾助子旬既覺即令子改名納卷遂中第六次年赴省試椿復自夢神語云曰今年省題是行王道而王可留心焉放榜中九十六及廷試得狀元及第州守聞捷召旬令解職旬曰旬奉公四十年家惟留得三慳囊取來觀之其一有當三錢三十九其二有折二錢九百七十五其三有小錢千餘守問其故旬曰旬每年承鞫勘公事詳其情理稍輕者死改爲流即投一當三錢流改爲徒投一折二錢其應杖而從輕釋放者投一小錢今兒得叨第一亦奉公行善所致也敢退職求自逸耶 餘慶編

討究孟享一事

蕭咸臨于宣和癸卯冬夜宿荆山驛夢一老衣冠甚偉自云是王安石探懷中數簡與之云宜先討究孟享一事至紹興壬戌秋以祭江尉充御容殿香火官四時孟享實與行事始符夢焉 荆山夢記

神聖有作

紹興乙卯新城吳中赴鄉試其兄在家夢中歸自云經義
中用神聖有作句大愜意其兄志之壁間及中式歸兄問
以經義中曾作神聖有作語否中云有之然未嘗示人兄
何以知兄語以夢引觀壁間字相與歎異

文

祭春牛文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蘇文忠軾夢數吏持一幅紙
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乃書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萌爰出土
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塗泥成毀須臾之間誰
爲慍喜 餘冬序録

典司文翰

宋黃伯思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
翰覺而書之不踰月而卒 餘冬序録

書

東有二角書

索綏夢東有二角書詰綏大角朽敗小角有題章囊角佩
一在前一在後問索紞紞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有題
題所詰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間時
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 史

惟留一角書

周琬將赴闕再調至澤州宿次夢二朱衣吏云南嶽大王

召君既登殿謁拜王曰知負外將入調吾欲辟在此中與人間不殊且無衣食之累何如琬辭王乃賦詩送之云往此既非樂舍此去何圖若問青氊事惟留一角書琬覺異之至京邸即臥病自知不起乃力疾作家書纔一角封訖便卒 名賢雜錄

授一卷書

江南校書周延翰性好道頗修服餌之事嘗夢神人以一卷書授之若道經然其文皆七字爲句唯記其末句云紫髯之畔有丹砂翰寤而自喜以爲必得丹砂之效然翰有一婢名丹砂未遣後竟無所得以疾卒夢意似有徵云 廣異記

賜天書

眞宗嘗夢神人言賜天書於泰山即密諭王欽若欽若因得之授中使馳捧以進遂成封禪禮 宋史此夢似欽若輩爲之未必眞有也以見正史故存之以爲辨惑之助云

神人示以文書

蕭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在冬青青松栢不改後以進士高第不爲秦檜子熺所汚仕孝宗朝累遷左司諫上以議論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奸邪不恤仇怨嘉獎之後以資正殿學士與郡卒謚

正肅果符前夢云宋史

美人手執一帋書

吳女名盈盈平居醉臥夢紅裳美人手執一帋書曰玉女命洛掌奏牘及覺泣以白毋云女不復久居人間矣他日可訪我於東山其夕果卒

文選一部

宋祁父玘夢一偉人遺文選一部而生祁故小名選郎

父書亟來

詳彝倫部唐伯虎

志

攺正墓志

吳中有一士人夢待詔文公徵明據案簡閱手不停披士人問公何匆冗若此公云我生前為人據狀作墓志不無溢美今上帝命我攺正不得片暇殊苦之又云不久大郎來幇我我便易完矣時國博公彭方官京師予董聞說此夢甚惡之且謂其非真無何國博方請休竟以小疾不起乃知此夢不誣云

銘

書新宮銘

蔡少霞夢人召書新宮銘曰紫陽真人山玄卿撰 虞初志 詳呼召

藝

碁經三卷

僖宗自普王即位幼而多能素不曉碁一夕夢人以碁經

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覺命待詔觀碁凡所指畫皆出人意
補録紀傳

字　兩人時相教授

江式少專字學數年中嘗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
識 北史

吕走人向主

申宗纂從燕公于謹征梁既陷荆州夢二青衣示之以吕
走人向主五字乃詣占夢者於江陵市曰吕走迴字也人
向主住字也子不復往乃壽時留兵屯江陵慕遂陳情於
拓跋烈許之

丹篆一卷

韓文公愈夢人以丹篆一卷與吞之旁一人撫掌而笑後
見孟郊乃撫掌笑者

江中沙石爲篆籀文

王仁裕初事蜀蜀平歷事唐晉漢以翰林學士屢遷戶部
尚書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洗之顧見江中沙
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
餘首爲百卷號西江集竟以文章知名當世 五代史

冐子中三古字

淳熙中汪應辰起爲大宗伯汪有一友屢黜於禮闈甚念

之將就道以書約會於富陽一蕭寺中夜對榻密語云某此行或典貢舉頭場冒子可用三古字以此爲驗其友感喜應辰果知舉搜易卷有冒子用三古字者置之前列及拆卷非其友人也竊怪之數日其友來見怒責之曰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如此友人指天日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泄於人汪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因問之曰子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對曰茲事甚怪某來就試假宿於富陽某寺中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柩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於此十年矣相與嗟悼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其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得早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之矣汪聞其說驚歎觀此事足以袪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主舉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不能入此豈智巧所能爲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鬼神已知之矣彼自欺於冥冥而曰莫予覩者惑之甚也　鶴林玉露

今年垂字作魁

胡仲徽巳卯秋以兼經就試郡學有一士子夢人語曰今年垂字賜作都魁覺以語人莫曉所謂是歲以天子與日

月並明命題以天子無私明並日月爲韻滿塲第一韻押
明字胡獨押私字前兩句曰聖人無私高拱天光下垂考官擊
節歎賞遂寘首選

濮字方丈

安守忠嘗夢一濮字方丈餘及仕宋歷漢州刺史開寶初
改濮州又拜濮州團練使凡領濮郡前後幾二十年 宋史

篆書數百字

王九夢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後嘗爲玄道歌言脩煉之
要太宗召赴闕賜道士服賜名趙自然遣還眞宗召至闕
得賜紫衣或云篆書符籙云 宋史

愁字

孟蜀進士蘇協宿聖壽寺夢入官廨屏上大書愁字廳後
復見秘器甚高大旣寤心惡之占夢周世明曰吉徵也蓋
愁者不樂也不樂卽不落之意秘器爲棺而高大子孫當
有至大官者是年協果得第及歸宋其子易簡以狀元及
第後叅大政符所夢云 燕閒録

朱書大字二行

淳化癸巳冬李君房至餘杭患瘡瘍謁伍大夫廟見有梅
數株巳爛熳矣是夜夢上一山見道士運籤牌君房問之
道士乃抽一牌朱書大字二行云時來自有期此去不憂

運行心但如此不久銷疾病君房喜而別既下山聞梅花香回望其上乃昨所見也既覺瘡瘍漸愈後知錢塘作文志之靈夢志

寫一奇字

楊禄女幼夢堂有大扁寫一奇字驚寤言於父母至年二十一時嘉熙戊戌有趙時奇登第方二十二未娶來議婚父母以名應夢兆遂許之夢談

書一蘇字

高啓長於詩文一夕夢人執其手書一蘇字文謂爾必見殺於此人啓訝之凡蘇姓者皆不敢接見後本府太守魏觀嫌府居於衛之右不稱文東武西遂遷於張士誠故廢基衛官惡之誣奏太守欲復王業　上召至京斬之啓爲作上梁文亦棄市明興雜記一説是王彝夢其祖書十魏字於心與此少異并識以俟參覈

成不成成平不成平

一儒生至九仙廟祈夢夢中一人語曰成不成成平不成平清水橋邊乃見分明此生久不遇每憶此夢然卒不知所謂也一日過一橋上題曰清水橋生訝焉頃之有一老父至生乃述所夢以問之父曰生今年得矣成不成成戊字也平不成平午字也今年戊午將無徵乎巳而果然

對　雨打無聲鼓子花

馬鐸初與邑人林誌同學鐸自知其不及誌鄉試會試誌皆第一比殿試之夕誌夢有馬奪其首誌始懷疑既而傳臚馬果第一誌第二甚怏怏不服每欺鐸汝沒學問狀元何以居我上一日互爭於廷殿上聞知乃曰朕試汝等一對對佳者卽爲眞狀元矣其對題曰風吹不響鈴兒草鐸應聲曰雨打無聲鼓子花殿上大稱許誌想踰時竟不能對遂愧服盖鐸幼時夢中有人語之曰雨打無聲鼓子花不知何謂至是用之盖天設也不然何以屈林誌耶 義命錄

筆

大筆

晉王珣孝武時爲左僕射夢人與大筆如椽覺語人曰當有大手筆事俄帝崩哀冊謚議皆珣草 晉書

郭璞索筆

江淹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一授之爾後爲詩絶無美句人謂才盡 齊書與張景陽索錦事相類

青縷管筆

紀少瑜年十三能屬文一夕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自此遒進 南史

五色筆一束

和凝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與之謂曰子才可以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第

一小筆

魯人廉廣採藥泰山遇一人授以五色筆囑以畫意而畫便通靈偶下邳令請廣畫廣因告以其事令請廣畫一龍畫纔畢雲蒸霧起飄風倏至龍忽乘雲而上連雨不止令擬廣有妖術收廣下獄窮詰之廣於獄內號泣追告山神其夜夢神與言曰君當畫一大鳥叱而乘之飛即免矣廣及曙乃寤畫一大鳥叱之果展翅廣乘之飛直至泰山而下復夢神曰君言泄固宜有厄本與君一小筆欲為致福反乃取禍今當見還廣懷中探筆還之神忽不見廣亦不復能畫 大唐奇事

神遺雙筆

李嶠為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文翰冠舉進士聖曆初累轉鸞臺侍郎平章事神龍初為中書令

筆生花

李白夢筆生花自是才思日進

神授二筆

五代唐末帝時馬裔孫赴闕宿邏府其地有神祠夜夢神

手授二筆及爲翰林學士裔孫以爲契夢筆之兆洎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如夢中所授者 太平廣記

童子投紙筆

釋窺基遊五臺山登太行至西河古寺宿夢身在半山巖下有無量人唱苦聲不忍聞歩陟層峰皆琉璃色見諸國土有二童自城中出問汝見山下罪苦衆生否荅曰我聞聲而不見形童子遂投與一劒曰剖腹當見矣基自剖之有光兩道暉映山下見無數人受苦童子投紙筆入城而去基驚異明日於寺得彌勒上生經遂援毫書之又造文殊像寫大般若經皆獲瑞應 神僧傳

日光射身人授筆

楊奐毋嘗夢東南日光射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生奐其父以爲文明之象因名之曰奐字煥然後以文學政事爲元名臣謚文憲 元史

袖中龍頭筆一枝

曾學士彥毋科試輒夢袖中龍頭筆一枝以手取之則筆入内弗得至成化戊戌復夢如故取筆出之文彩焜耀儼一龍在手果狀元及第 義命編

楊文貞授綵毫

彭學士時嘗夢楊文貞授以綵毫拜而受之及掄魁掌誥

制足紹文貞云

筆點額

詳人身部北齊宣

硯

遺以大硯

錢儼少夢人遺以大硯自是樂爲文辭頗敏速富贍當時國中詞翰多出其手後歸宋亦多述作云

紙

紅箋剪數寸

蘇檢登第歸吳省家行及同州澄城縣止於縣樓上醉後夢其妻取筆硯篋中取紅箋剪數寸而爲詩曰楚水平如鏡周廻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知歸檢亦裁蜀箋而賦詩曰還吳東去下澄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樹已彫零詩成俱送于所臥席下又見其妻笞檢所挈小青及寤乃於席下得詩視篋中紅箋亦有剪處小青其日暴疾已而東去及鄂岳登舟小青之疾轉甚去家三十餘里乃卒夢小青云瘞我北岸新塋之後及殯于北岸乃遇一新塋依夢中所約瘞之及歸妻已卒問其日乃澄城縣所夢之日謁其塋乃瘞小青處前塋也時乃春暮其塋四面多是海棠花云 聞奇録

衍波箋

詳本部蕭貫

墨　失墨蒙責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有疾幕吏孫光憲夢在渚宮池與同僚偶坐而保融在西廳獨處唯姬妾侍焉俄而保融弟保勗見召上橋授以筆硯令光憲指為發軍仍遣廳頭二三子障蔽光憲不欲保融遥見逡巡有具櫜鞬將校列行俟命次見掌節吏嚴光楚韝而前趨手捧兩黑物其一則如黑漆鞾而光其一卽尋常鞾也謂光憲曰某曾失墨兩挺蒙王黜責今果尋獲也良久夢覺翌日説于同僚踰月而保融卒節院將嚴光楚具帖子取處分倒節光憲請行軍司馬王甲判之墨者陰黑之物節而且黑近於凶象卽向之所夢倒雙節之謂也　北夢瑣言

圖書　狀元及第圖書

宋有衛狀元涇名臣也其祠在邑中初顧文康鼎臣入邑庠夜夢一人紫袍象簡稱衛姓携狀元及第篆文圖書貺之每過其祠虔誠謁拜一日鄉間儒生入城假宿於祠中似聞神女云明日有狀元顧鼎臣來儒生謂庠中無此人早起候何人至忽見諸生顧同入語以此事顧曰吾正將易此名矣

樂　音樂部

鈞天廣樂

秦穆公夢至帝所觀鈞天廣樂帝錫之以策秦遂大昌 史記

諸天妓樂盈空

馬處伯少年信佛法嘗爲作宣漢縣令元嘉丁丑七月夜夢見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臨雲下觀諸天妓樂盈於空中告曰汝厄在荊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處山澤其禍克消若過此期當悟道也處伯後爲梁州西曹掾州將蕭思話轉南蠻復命爲行參軍處伯思荊楚之言懼求解職將適衡山蕭不許明年即戊寅歲也六月末得病至八月危篤一日忽朗然徹視遙見西方有三長人列於空中去地數仞詳視之即前所夢者也頃之不見同居小大皆聞香氣因而流汗病即平復 冥祥記

有音樂處

唐玄宗夢二十七仙人云我二十八宿也一人寓直在天不下我等寄羅底間三年矣玄宗問羅底所在仙云有音樂處是也詔訪焉於寧州東南五里地名羅川之上有山山有洞穴翳蓊不可通惟樵牧者時聞音樂乃於此窮之得石室中有石像二十七遂應詔以進 神仙感遇傳

仙樂繚繞前後

丁宗伯士美未第時夢坐堂上空中有仙女一群乘鶴翩

然而下人皆作樂仙樂繚繞於前後久之復乘鶴而上須臾有黃旗二扇竪於門至嘉靖丁未果大魁天下夢若爲之兆云 狀元録

娱余以上清之樂

詳天象部唐玄宗

鼓

舜擊鼓

舜以上聖符休徵故夢擊鼓

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

吳王夫差夢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公孫聖曰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詳地理部

天鼓且動

婁師德未遇時常因沉疾夢一人衣紫來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卽引婁出忽覺力甚捷自謂疾愈行數里見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門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對曰冥道固與人接跡世人又安得知婁入院吏卒辟易四退見一空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婁因竊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綠衣者稱爲按掾婁命出巳之籍按取一軸以進閱之乃書名載其祿位年月周歷清貫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按掾曰某一布衣耳無饑凍

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沿空而下震徹簷宇按掾驚曰天鼓且動君宜疾歸不可留矣遂驚竄時天已曙其所居鄰有佛寺擊曉鐘盖按掾所謂天鼓者也是日疾亦間後入仕歷官咸如所載者及為西京帥一日見黃衣使者至閤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請公妻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當至上台壽凡八十有五何為遽見命耶黃衣人曰公任其官時嘗誤殺無辜人位與壽為主吏所降今則窮矣言訖忽亡所見自是臥疾三日薨 宣室志

鼓吹迎狀元

宋馮京父式商也入粟拜官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金氏授以白金數笏令至京置妾及至都下買一妾立契償金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為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償式惻然即遣還其父不索金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 鶴林玉露

鐘磬 鐘磬無故自墜

梁散騎常侍王茂以元勲受鐘磬之賜及為江州刺史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墜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鐘磬在

格果無故緰皆絶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勞老臣也樂旣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少日卒

下有銅鐘

釋法安夜夢一人近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鐘覺即掘之果得鐘二口 神僧傳

石像銅鐘

紹明律崑山慧聚寺僧也居半山彌勒閣一夕夢有神人曰簷前古桐下有石天王像與銅鐘師宜知之詰旦掘其地果獲二物制度極古前輩嘗有詩云一旦石像欲發見先垂景夢嗚高岡 姑蘇志

禪定寺僧鳴鐘

有一人至都中路身亡初無凶告通夢於其妻曰吾行達彭城不幸病死因生前無善行乃墮地獄備經五苦賴今月初十日禪定寺僧智興鳴鐘發響聲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脫解思報其恩汝可具絹十疋奉之并陳意及寤人無信者後十餘日凶問至乃以絹奉與寺僧咸至問興曰何緣鳴鐘乃有斯應興曰余無他術見佛法藏傳云罽膩吒王受苦由鳴鐘得停及增一阿含經鳴鐘作福敬遵此事勉力行之嚴冬登樓皮肉破裂露手鳴椎不以爲苦鳴鐘之始先發善念願諸賢聖同入道場同受法食願諸惡

趣聞此鐘聲即時離苦而巳 異苑

案上黃鐘

楊忠愍繼盛得第後授南京吏部主政時關西韓尚書恭贇機務於留都其人素精律呂楊遂師之三月而得其數因自制管琴瑟笙簫塤箎諸器器皆巳和又合諸樂總奏之如出一律韓喜曰吾學五十年止得其數今賴子制其器和其音當代之樂在子矣吾欲汝制十二律之管毋管各備五音七聲各成一調何如楊有難色韓强令思之楊退而欲制漫無可據苦心思索廢寢食者三日忽夢大舜坐堂上案上設金鐘一命楊曰此黃鐘也子可擊之楊取錘連擊三恍然而寤呼其夫人燃燈取竹與鋸鑽至明而成管六至巳而十二管成焉以呈於韓韓喜曰刻志樂之曰九鶴飛舞於庭其應在子乎於是南都有知樂之名 楊忠愍年譜

請勿撞鐘

楓橋有一屠戶每夜聽寒山寺撞鐘即起屠猪一日至天明不聞撞鐘顧視猪圈中一母猪巳產心異之向寺問僧爲何昨夜不聞鐘聲僧云我昨夜夢一烏衣婦人向我請命言師若撞鐘我便當殺我今懷胎未產殺則非止一命千萬慈悲今夜且勿撞鐘我以夢故不撞鐘耳屠者語以

其家産猪事相與歎異屠者遂改業寺亦不復撞鐘云

鐘虡之間

詳英靈部冥謐

磬 二磬

淮安楊淮赴成化甲午秋試祈夢于都城隍廟夢二磬相杳初不解是年中式後授重磬府同知始徵夢焉 客座新聞

琴 處女鼓琴而歌

趙武靈王夢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顔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子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 史記

彈琴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 齊書

聽琴來

段文昌從弟某者自信安還洛暮達瓜州宿舟中夜彈琴忽聞有嗟嘆聲及還寢夢一女年二十餘形悴衣敗前拜曰妾姓鄭名瓊羅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於孀嫂嫂不幸又没遂來揚子尋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舉乘醉將逼

辱妾知不免因以領巾絞頸自殺市吏子乃潛埋妾於魚行西渠中其夕再見夢於揚子令石義竟不爲理復見冤氣於江石尚謂非烟之祥圖而表奏抱恨四十年無人爲雪妾父母俱善琴適聽君奇弄不覺來此叚尋至河清縣訪内弟樊元元少有異術忽曰兄安得一女鬼相隨請言遣之乃張燈焚香作法頃之燈後窣窣有聲元則曰是請紙筆也卽投紙筆於燈影中少頃紙落燈前視之書盈於幅書若雜言七字辭甚悽恨元則遽令録之言鬼書不久輒漫滅及曉紙上若煤汚無復字也元則復令具酒脯紙錢乘昏焚於道有風旋灰直上數尺及聞悲泣聲詩凡二百六十二字率敘幽冤之意語不甚曉故不載 酉陽雜俎

教琴箏琵琶

安西張氏女國色也嘗晝寢夢至一朱門槃戟衆公卿咸集出女伎張女與焉且教之琴箏琵琶命歸辭父母既覺述所夢及期果卒會昌二年十月十五日也

石琴泠泠

陳檢討獻章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爲難諧今諧若是異日得道乎陳因號石齋

琵琶授琵琶樂曲

蜀節度使王俸義有女許字荆南髙從誨之子性聰敏善彈琵琶嘗夢人授樂曲所授之人其狀或道或俗其衣或紫或黃有一夕而傳數曲有一聽而便記者其聲清越與常調異似仙家紫芝之類既適髙氏數年而亡咸以為謫墜之人云 北夢瑣言

鈴 綵旗四角懸鈴

梁任昉母裴氏嘗晝寢夢有綵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裴懷中心悸動既而有娠生昉昉幼而好學早知名善屬文終於寧朔將軍新安太守謚曰敬子 南史

鐸 曹叔振鐸

詳名姓部曹人

歌曲 童子贏而歌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左傳

叔帶哭笑且歌

趙氏之先自中衍為帝大戊御其後孟增幸於周成王造父幸於周繆王奄父幸於周宣王至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趙

宗益與五世而生趙夙晉獻公賜趙夙耿又再世而生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爲晉文公衰爲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衰生盾衰卒趙盾代衰任國政是時晉襄公卒太子夷皐立是爲靈公靈公驕趙盾驟諫靈公欲殺盾盾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盾卒子朔嗣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乃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賴朔友人程嬰存孤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

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立趙武復
與趙武田邑如故 史記

瓊瑰盈懷而歌

詳珍寶部公孫嬰齊

登樓而歌

詳棟宇部張奐

曲

曲名紫雲迴

唐玄宗夢神仙十餘人持樂器奏於庭奏曲以售請爲中
原正始之音曲名紫雲迴晨興卽以玉笛吹而習之傳於
樂府 感遇傳

凌波曲

玄宗在東都晝寢夢一女子容色穠艷梳交心髻大帔廣
裳拜於牀下上曰汝是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
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
光族類上於夢中爲鼓胡琴拾新舊之聲爲凌波曲龍女
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因命禁樂與琵琶習而翻之遂宴
從官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定因遣置
廟於池上每歲祀之 逸史

香山曲

李珣子七歲夢王母宴群仙舞者帶砑光帽帽上簪花舞

香山曲未終百花盡落　仇池筆記　一云李陶子

教坊授曲

有崔氏者廣陵倡家生二女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絃歌自娛有女弟潞奴善鼓箏絶妙年十七卒人多傷之二女幼傳其藝長女性不甚聰慧毋教其藝毋被鞭箠心念其姨不能開祐偶夜寐驚起號泣謂其毋曰向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後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以箏導諸妃主入一年上帝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已知之但無由得來近日得出入襄陽公主第公主以我思念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譴及禍乃灑掃一室列虛筵設酒果髣髴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聞者莫不歔欷毋令小女再拜求傳亦備得之至暮決去數日復來曰吾聞揚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一無差錯廉察使故相李德裕

議表其事

蘇小黃金縷 冥音錄

司馬才仲初在洛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牕幾陣黃梅雨才仲問其曲名曰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及才仲以薦應制舉爲錢塘幕官其廨舍後堂有蘇小墓不踰年而才仲得疾其常所乘舟柁工見才仲擕一麗人登舟卽前聲喏而火起舟尾倉忙走報家已慟哭矣

南呂

解元唐先生寅中歲失意欲知壽數禱神祈夢夢觀一軸書首南呂二字餘不憶覺後亦不能解後至五十外過友人人家見堂上一軸似昔夢所覩迫而察之乃是一詞首題云南呂一枝花唐駭而讀之中二句云生年半百前路苦無多唐心知非佳兆也乃以女屬太學王先生寵曰唐生止此一女以許君之子幸善視之吾據夢兆且不久矣未幾卽世

梦占類考

九之十

夢占類考卷九

長洲張鳳翼伯起編

燈火部

竈君

衛靈公近雝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説則可無説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

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戰國策按史魚尸諫以爲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則復塗偵之言豈在尸諫之後乎殘桃竊駕之罪果因偵之言而發乎抑亦策家寓言也

何意相照

溫嶠破賊還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着赤衣者其夜嶠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晉書

以火爇順寢室

北魏崔浩將害李順夜夢以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群立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後竟坐暴揚國惡以至於族北史

執火入父墓

北齊李元忠將仕夢手執炬火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師占曰大吉此謂光照先人終致貴顯矣後元忠名位果大顯北史

殿上火發

隋煬帝夜入棲鸞院是夜天暑着院妃慶兒臥簾下睡中驚

魔帝自扶起久方醒問之慶兒曰妾夢帝握妾臂同遊至第十院坐殿上俄而火發妾見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方覺帝强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勢吾居中有威也及幸江都被弒帝入第十院居火中一如所夢云 隋書

授之雙燭

劉沔爲忠武小校從李光顏討吳元濟爲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臥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旣行烱然有雙光在前自後破虜屢有奇效而每行輒有此光歷官節度使檢校司空及罷鎭雙光遂息

唐書

長明燈有負

高邁欲作長明燈頌一朝染目疾朦朧而不自審從何得也遂夢神人語邁曰子於長明燈其有負乎邁應聲而寤寤而起起而作頌明日目愈 唐文粹

乘青牛火照身

宋阮登炳夢毛自知乘獨角青牛以火照交於身上因自解曰青牛年庚也火照上乃登炳之義花甲告周將代毛自知矣盖毛自知乃前乙丑狀元也後咸淳元年乙丑果狀元及第 狀元録

明日當為煨燼

金陵有三大石甚古吳仲庶作守日夜夢三舉子求哀且曰若不垂祐明日當為煨燼矣吳甚異之詰旦徧問僚屬莫能原其意既而視其牒見兵馬司狀申乞燒三醜石為灰供修造之用吳遂悟勑寺僧愛護元祐中毛漸作漕欲移置廨舍掘之極深而石根不斷　楊公筆録

香烟五彩

釋智顗潁川陳氏子也母徐氏夢香烟五彩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托生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及誕育之夕室内洞明　神僧傳

戴斗避火

黃刑部芸豐城人夢鄰家火起延及倉皇戴斗登山而避山上冠冕者迎酌之已而見門外一赤馬遂乘之而寤童僉憲軒解之云火者文明之象應為丙丁赤火色馬應為午戴斗魁在頭上也黃至丙午鄉試果中江西詩經亞魁

古今夢徵

火固新矣

詳文翰部蘇軾

如火烈烈

詳文翰部蕭燧

結願香

詳輪迴部一省郎

什百部

與我九齡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禮記

使有晉國三

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人謂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後子景公孫厲公相繼立爲三世乃至悼公悼公驩之孫也詳人身部

十二爲期

公孫述威震益都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刻其掌文曰公孫帝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至十二年漢滅之 後漢書

行十六里而止

謝安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者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尋薨時年六十六 晉書

七枚椹子

王戎夢有人以七枚椹子與之着衣襟中既覺占曰椹桑子也自後男女大小凡七喪 異苑

命當終六七

晉沙門道泰嘗夢人云君命當終六七泰年至四十二遇篤疾慮必不濟悉以衣鉢之資厚爲福施歸誠觀世音不替時所坐牀帷下忽見人跨戶而入足趺金色光明照屋泰乃搴帷遽視奄然而滅驚喜交集因流汗遍體所患頓差 法苑珠林

九九之數

梁延嗣事高氏歷四帥歸宋授復州防禦使嘗暴疾禳於城隍神其夕夢神告以九九之數俄而疾果愈壽至八十一 北史

得鹿皮十一領

吉士瞻夢得鹿皮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

一祿乎自其仕進所涖已九及除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心惡之遇疾不肯療而卒梁史

二百日外亦不免

北魏中山王熙於任城王澄未薨之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四面牆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以告所親無何任城薨薨後二百餘日熙以起兵討元乂被害北史

得二十五年

北魏武帝諱脩遍體有鱗文年十八封汝陽縣公夢人呼其名曰汝當大貴得二十五年高歡既敗爾朱氏諸王皆逃匿時帝在田舍歡使斛斯椿求帝得之遂迎入立焉及帝西依宇文泰遇酖而崩時年二十五北史

五帝三十二年

陳武帝始即位其夜奉朝請史普直宿省中夢有人自天而下導從數十至太極殿前北面執玉策金字曰陳五帝三十二年及後主亡國一如其數云陳書

第十九子

參軍崔靈建夢天謂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使授其天子位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為十九也

四十當貴

裴寂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後果然

七九之年當相見

李德裕爲新繁縣令鑿東湖夜夢一老人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土中得一蟆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朱崖果應七九之讖

大衍數

李適爲工部侍郎年四十九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止此乎命其子於霸陵原西營墓樹松未病衣冠寢石榻上卒

求二百千紙錢

唐御史判官張姓者奉使淮南渡淮有黄衣人自後奔走來渡爲御船者所毆張救之且以食哺之既至岸自言是鬼奉命取君適承厚意固不忘報因教以誦金剛經張至地府得許重生放出纔至門則聞摽所追鬼鬼出袒示之願乞少錢張云我與汝紙錢甚易但我今亦鬼何從得辦鬼云判官但心念令妻子還我自當得之張遂心念須臾

鬼復至云夫人欲與阿妳不肯又令張心念須臾鬼曰得矣張因趣還家具說其事妻言夢君巳死求二百千紙錢欲便市造阿妳故云夢中事何足信其夕阿妳又夢乃市錢焚之與張冥事符合云 廣異記

四者甚佳

豆盧署本名輔貞少年旅於衢州刺史鄭式瞻厚待之謂曰子複姓不宜二名吾爲子易之乃書署著助三字授之曰吾恐子群從中有同者子自擇焉其夕夢老父告之曰聞使君與君易名君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又曰君後二十年牧茲郡又指一方地曰此處可建亭臺旣寤因改名署時巳再下第又二舉後復不第又二舉乃成名盖自改名後四舉也後二十年果爲衢州刺史乃於所夢之地立徵夢亭 傳載

蓍草增一

孫承祐爲錢俶中吳節度使降宋徙泰寧軍節度使少嘗夢人以蓍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旣寤以語所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吾壽至五十乎後果年五十而卒 南唐書

大書九十字

劉宗正少卿孟德崇燕王貽鄴之子也自恃貴族胱略傲

誕嘗太廟行香携妓而往一夕夢一老人責之且取案上筆叱令開手大書九十字而覺翌日與賔客話及此事自言老人責我是惜我也書九十字賜我壽至九十也客有對璉戲之曰九十字得非行書卒字乎不旬日果卒 野人閒話

四十七

楊大年年三十七為翰林學士晝寢於玉堂忽夢懷玉山人來謁出一牒寫三十七字大年驚曰得非數乎可盜乎山人命筆一點為四十七字至其數果卒 玉壺清話

止六十四

陳希亮嘗夢異人按圖告其壽止六十四至是英宗立遷太常少卿適當其年乃求致仕果卒 宋史

五十七

查道嘗夢神人謂曰子位至正郎壽五十七後官至右司郎中享年六十四人以為寬厚仁孝所延云 宋史

數珠一串

淮安魏璽候秋試夢美人遺數珠一串及中式乃一百八名盖數珠一百八粒也 客座新聞

二十六二十九

錢希白于淳化三年落第臥病京師忽夢有道士請登一

紅泥壇語之曰汝成名二十六章服二十九時希白年已二十二甚喜已而連不得志至咸平二年方得第時已三十二矣始悟二箇十六爲三十二也至於章服二十九不知所謂及後攝鴻臚少卿詔修道書凡四上殿奏事皆是二十九日及修道書畢乃改賜章服拜賜秉笏之際見笏上大書二十九三字詢之庫吏云此物是第三等第二十九面也 洞微志

得一毛

李龜年既聚黄岡准勑量移祈夢夢得一毛占者云毛字千下有七應去此一千七百里果如言 定命録

四十年功成

初周世宗節制澶州楊礪以文爲贄而見之館接數日世宗入朝礪處僧舍一夕夢古衣冠者曰汝能從乎礪隨往覩宮衛若非人間殿上王者秉珪南向約三十餘人礪升謁之最上者有案置簿録人姓名礪見其名居首因問將來休咎王者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汝主也當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予名亦顯矣寤而志之及眞宗在襄邸礪充記室參軍入見眞宗儀貌即所夢來和天尊也眞宗即位礪遷工部侍郎樞密副使礪初名勵夢中簿上作礪故改云

祈一賜三

陳堯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舟行必覆宜慎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纜公曰更待之同行舟皆離岸公託以事日午天色帖然俄黑雲起於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砂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某實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理當衛護願得金光明經一部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祈一公賜以三今連升數秩再拜而去 翰府名談

十一口三口

寶曆中張宣自越府戶曹當調夢一女子謁之謂曰妾有十一口在貴境及寤不知所謂已而得安吉令乃知一女是安字十一吉字也後秩滿復夢前女云明府今又當宰妾之邑然妾家止餘三口矣未幾得臨安臨字有三口字也 夢談

呑印十四顆

劉滋累舉不第嘗夢人提印滿籃令呑之滋乃呑至十四顆遂不能復呑後登第果歷十四任而終 夢談

省榜三十四名

杜居寔夢川中放省榜三十四名而居寔與其數覺而怪曰省榜不下三百人且當在京師不在川蜀遂不能曉至建炎初朝廷以險阻分路省試蜀果中三十四名而居寔果與焉

當坐第四

王邁乙夢九仙廟夢登一閣上設四席邁據其首童子謂曰君當坐第四次年入試初擬首卷移至第四夢談

活億萬命

宣和間楊敘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若能活億萬命可免敘告以期迫不及神曰魚子不經鹽三年可活曷不圖之敘由是大書神語於通衢令人皆知戒剖魚卽取子投水中敘後亦登高壽

前後各三年

興化黃廓無子携妻妾禱羅漢堂祈夢夢羅漢云前後各三年後妻生子杰妾生子壽同歲生非三年也至淳熈甲辰杰登第丁未壽繼之相去乃三年云夢談

欠柴一千七百束

司農卿韋正貫應舉時嘗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軍事判官柳嘗夢有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訪韋解之韋私謂人曰柴薪木也公將不久乎月餘柳果卒素

貧革為部署米麥鏹帛悉前清於官數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韋披案方省柳前夢 酉陽雜俎

唱六作五

許叔微少嘗以登科為禱一夕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叔微自念家貧無力惟醫乃可於是精意方書久乃通人無高下悉急赴之既而所活愈多聲名益著復夢人授以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是年登第六名進士第上一名陳祖言下一名樓材及注闕用升甲恩姬第五名授職官以歸與詩中之言無一字差 醫說

陰德延三紀

竇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脩行緣汝無子又壽數不永禹鈞唯諾後十年復夢其祖父告之曰汝自數年以來名挂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三紀賜五子各榮顯 范文正公述

師憲儆第一 俊卿居其次

黃公度字師憲自莆田赴省試初與里中陳俊卿約同行以事未辦集公度後數日乃登途過建安詣黎山李侯廟謁夢神告曰不必吾有言只見陳俊卿他所說者是已黃至臨安方與陳會即謁其得失陳蓋未嘗至彼廟也辭

以不能知黃遏之不已陳怒大聲咄曰師憲做第一人後鄉居其次足矣黃喜其與夢合乃以告之既揭榜如其言

宋史

四十年前事

宋泉州士子曾從龍夢一人屈指數云四十年前事明年春及第蓋泉自梁克家大魁後至從龍方四十年故也

二十年前事

眞德秀帥潭州時有程二者開旅店生子年二十餘屢謀於所厚者欲殺其父所厚者恐累已赴官首之眞喚其父毋問之亦云云逮其子赴左院推勘遂即準伏索到鼠尾刀解官問其故則卒無説喚問其鄰里亦云常挾利刃其謀叵測但其父子之間並無他故獄已成眞疑之改送府院推勘亦如前欵眞終疑之展轉年餘眞一夕炷香告天地神祇夢神告之曰此無怪其然乃是二十年前事耳眞旦起未遑他務首喚程二屏去左右告之曰今日獄已成但爾心下別有何事程倉皇良久曰無事眞曰爾二十年前做甚麽事來此事我知悉爾其無隱程乃啞然曰二十年前有潙山行者在店安歇欲買度牒其貪其財物殺而有之所殺屍見瘞厨中眞乃委官籍其家産可千緡并掘其屍果在遂將程二送左院餘人並釋放入府禁審其

子準伏與前詞無異復曰彼爲爾親父爾何故欲殺之其子又無詭真曰你別做生計不見爾父何如其子曰其不會做甚生計真曰你若做生計我自與你一千貫錢去其子曰若得千貫錢我買本度牒溈山出家去真遂將所籍家產千緡與之程二編管建昌軍時嘉定壬午年也　洗寃録按

程二殺行者已得其屍自合抵命而止於編管豈宋法然耶

與汝七十七

龔明之幼逮事祖母李李自言少嘗大病夢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齋心屏處夜禱於天乞減已五齡以益李壽灼香於頂者七聞脳中有爆烈聲不爲動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明之以諸生貢京師鄉貢年巳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爲異日計明之笑曰吾平生未嘗妄語且不敢自欺卒書其實晚以特恩廷試授高州文學年逾八十　吳郡志

十餘棺

趙良器嘗夢有十餘棺並頭而列良器從東歷踐其棺至第十一棺破陷其脚後果歷任十一至中書舍人卒

只欠寺內錢八百

宜春郡齊覺寺有一老僧年九十餘其寺常住莊田孳蓄甚多老僧夜夢一老姥衣青布衣拜辭而去云只欠寺內

錢八百老僧覺而異之遂自取筆書于寢壁同住僧徒亦無有知者不三五日後常住有老牸牛一頭無故而死主事僧於街市鬻之只酬錢八百如是數處不移前價主事僧具白老僧云常住牛死欲貨之屠者數輩皆酧價八百老僧歎曰償債足矣遂令主事僧入寢所讀壁上所題處無不嗟歎 玉堂閒話

小兒數十輩挽衣

湘陰尉袁政以治水爲夏尚書所薦陞遂安令未上任宿於驛亭夢小兒數十輩皆血淋漓者挽令衣覺而問諸父老父老荅曰此邑凡生女即不舉夢殆以是乎袁即日下令禁之後邑中生女皆名袁留 吳中人物志

黃曆十五冊

莫行人瀕會試時中一百八十六名同年童僉憲軒問先此有夢否莫云夢人授黃曆十五冊不可解童云曆十五冊得一百八十月三年一閏五年再閏積十五年得六閏非一百八十六乎莫始知夢之巧如此 古今夢徵

一級六七級

童學憲軒於丁卯秋赴試畢夢坐梯上一級頃之有王坊長者捧茶其前童下梯六七級取之遂坐其處及放榜則中六十七名赴鹿鳴時李府尹敏謂言初擬子爲榜首疑

對策太詳似宿構者已落之矣及塡榜過半王翰林一寧偶取落卷視之見子名予言是小試首卷李瞿然歎曰幾失此人遂援筆批曰三塲超出衆作取之童次日領卷始悟一級及六七級之意　古今夢徵序

二冊第二葉内

成化丁酉鄉試畢吏科王給事夢人送鄉試録二冊王取觀之見上一冊第二葉内有沈希遠名又展下一冊亦見第二葉内有蔣浤名再欲檢閲其人不從遂寤詰旦沈造王王爲言之及放榜沈中第二十五名録上第二葉内也後庚子科蔣中第十九名亦在録中第二葉内乃知上下冊者二科試録也　古今夢徵

二十七仙人

詳音樂部唐玄宗

二十八日當拜

詳幃服部桓誓

呼召部

太乙君召

武帝夜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繡衣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乙君召少君覺卽告近臣曰如朕夢少君將舍朕去矣　漢武帝内傳

天子請入第

清泰中晉高祖潛龍于并部也常一日從容謂賓佐云近因晝寢忽夢若頃年在洛京時與天子連鑣于路過舊第天子請某入其第某遜讓者數四不得已卽促轡而入至廳事下馬升自阼階西向而坐天子已馳車去矣其夢如此群僚莫知所荅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 玉堂閒話

劉鎮軍相迎

劉穆之夢有人稱劉鎮軍相迎旦占之曰吾死矣今豈有劉鎮軍耶後宋武帝遣人迎共定大業武帝時爲鎮軍將軍 續異記

功興召我

寇謙之少遇仙人成功興與之遊嵩華食仙藥遂隱嵩陽始光中召至闕謙之謂弟子曰昨夢功興召我於中嶽仙宮遂羽化有青氣如烟從口中出天半乃消其體漸縮識者謂尸解後東郡沈猷見謙之在嵩山身作銀色光明如日始知其爲仙矣 昌平志

一僧手招

智顗七歲誦法華經便能記憶謁九蘇山思禪師得其宗旨一夕夢登高山見一僧以手招之曰此天台山也顗遂往天台開林云

人呼事急何暇眠

荷秦徐義爲尚書少奉佛法時兵革蜂起賊獲義將加害乃埋其兩足編髮於樹至夜義專念觀世音有頃忽夢人呼之曰今事急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防守者並疲乃試自奮動手髮旣解足亦得脫而遁隱草中少頃便聞追者交馳秉炬無見者迨明賊散義歸投鄴寺遂得免焉冥祥記

太后來呼臣

馮誕以外戚被寵遇帝發鍾離誕臥疾與誕泣別誕言夢太后來呼臣帝嗚咽執手而出去鍾離五十里許誕訃至太后卽誕祖姑也北史

前鬼來召

唐殿中侍醫孫迴璞奉敕往齊州療齊王佑疾還至洛州孝義驛忽見一人來曰我是鬼也魏太師追君爲記室因出書示璞璞視之則魏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爲遣君召我鬼曰已死矣今爲太陽都錄太監令我召君璞請曰我奉敕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我還京奏事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及入京奏事畢訪徵已薨計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夜乃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巔有大宮殿旣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

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即推撲墮山下忽驚寤 冥祥記

丁郢執符牒來追

唐洪州司馬王簡易常得疾腹中生物塊隨氣上下攻擊臟腑一夕其塊逆上築心沈然長往數刻方寤謂所親曰初夢見一鬼使自稱丁郢手執符牒云奉城隍神命來追王簡易我即隨使者行可十餘里方到城隍廟門前入相謂曰王君未合身亡何得遽至此尋得見神告之未合死且乞放歸神命左右將簿書來檢畢曰猶合得五年活且放去至五年腹內物又上築心逡巡復醒云適到冥司被小奴所訟其妻問小奴何人也簡易曰我舊使僮僕偶因約束致斃今腹中塊物乃小奴為祟也妻問陰間何罪最重簡易曰莫若殺人言訖而卒 報應錄

白鬚翁召庭湊

長慶間成德軍節度使田弘正御下無法民衆咨怨時王庭湊為部將以使事在鄴夢白鬚翁形容偉異侍從十餘人皆手持小玉斧召庭湊謂之曰患難將作不可久留既覺即辭魏帥而回抵家未逾旬弘正為亂兵所害將校共立庭湊飛章上奏朝廷徵兵攻討不下及文宗即位下赦就加節制徵其子元逵入侍因令尚壽春公主庭湊在位十三年卒贈大師 耳目記

褐衣鹿幘人召去

陳留蔡少霞爲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憩焉不覺成寐夢中爲褐衣鹿幘人召去經歷門堂見玉人命以領事郎引至石碑之側令書其碑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眞人山立卿撰書畢因覧讀之忽焉遂寤猶能記憶云 集異記

人來縛身

商靈均夢人來縛其身將去形神乖散復有一人云且置之須作衡陽當取之耳後除衡陽守辭不得免果卒于官 夢苑

長索連驅而去

隴西李梢雲性誕率好縱酒其妻夢捕梢雲同數十人襍以娼伎悉被髮肉袒以長索繫之連驅而去號泣顧其妻別妻驚覺因爲説之而梢雲夢亦相符遂斷葷持金剛經者三年後以夢滋不驗梢自縱怠因會中友人逼以酒炙梢雲遂復縱酒肉明年上巳與李蒙裴士南等十餘人泛舟曲江中盛選聲伎歌飲流連自午至暮大風忽作其舟卽覆與衆客諸伎皆死於水竟驗連驅之夢云

兼令相追

吕諲嘗晝寢夢爲地府所追隨見判官判官云此人勳業

甚高當不爲用謹便仰白毋老子幼家無所主控告甚切判官令將過王尋問左右白王此人已得一替問替爲誰云是蒯適王曰蒯適名士職當其任遂放謹謹時與妻兄顧況同宿既覺向況説之後數十日而適攝吳縣丞甚無恙而況數玩謹以爲歡笑適月餘罷職修第於吳之積善里忽有走卒衝入謁云丁侍御傳語令參三郎適云初不聞有丁侍御爲誰卒曰是仙芝適曰仙芝卒於餘杭何名侍御卒曰地下侍御耳適惡之曰地下侍御何意傳語生人卒曰兼令相追不獨傳語名籍已定難可改移適乞爲求代卒去復來云侍御不許催令促裝因中疾數日而死

廣異記

石郎召我

契丹耶律德光遇石敬塘反遣使求救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耶遂破唐兵立敬塘而還

五代史

令奉召

虔化縣令王瞻罷任歸建業泊舟秦淮病甚夢朱衣吏執牒至曰君命已盡今奉詔瞻曰命不敢辭但舟中狹隘欲寬假之使得登岸卜居無所憚也吏許諾以五日爲期至日平明且當來也既寤便能下牀自出僦舍營辦凶具敎

其子哭踊之節召六親爲別至期登榻安臥向曙乃卒稽神録

英宗召語

蔡抗初爲睦親宅講書英宗在宮邸器重之請於安懿王願得與游義兼師友及英宗立召爲三司判官諭曰卿吾故人勿以管禮自踈也神宗立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居數日夢英宗召語眷如平生驟得疾卒年六十特贈禮部郎中宋史

人稱勑召

張洞初以太常博士出知棣州夢人稱勑召既出如拜官

然顧視旌旗吏卒羅於庭及後爲江西轉運使移淮南轉工部郎中夢復如初洞疑已不復永年教諸子部分家事未幾卒年四十九宋史

泰伯召飲

劉景復夢吳泰伯召令作詩劉使酒以金如意擊傷侍兒血流襟袖因驚寤視壁間繪畫侍兒果有損痕云

呼之曰起起

常鄂國遇春狀貌甚偉臂有脩毫黑色如猿年二十歸群雄劉聚驍勇爲諸軍冠後察聚剽掠無遠圖聞 高皇威名乃糾腹心數十人棄聚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披

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因寤果見　高皇騎從至乞歸附　高皇曰爾聚劉聚何忽改圖雖然察爾氣度非聚所得有也遂用以為前鋒明興雜記

綠衣人召至帝所

詳文翰部蕭貫

為泰山府君所召

詳人身部張審過

素書聘為白鹿洞主

詳黃冠部髙懌

虔劉部皆責桎梏附

河出符信戰卽尅

黃帝伐蚩尤夢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曰太一在前天一備後河出符信戰卽尅矣黃帝寤思其符不能悉憶以告風后力牧風后力牧曰此兵應也戰必勝力牧與黃帝俱到盛水之側立壇祭以太牢有玄龜啣符從水中出置壇中而去於是黃帝佩之以征卽日禽蚩尤黃帝出軍決

文擊首墜

晉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獻子昔弑厲公故與子訟公以文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

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荀偃中行獻子也）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抽劍斷鞅乃止反役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二月甲寅卒

左傳

伏己盬腦

城濮之役晉侯夢與楚子搏（晉文公名重耳）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也）晉師陳於莘北楚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以下軍之佐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晉侯獻楚俘於王王享醴命晉侯宥策命晉侯爲侯伯晉於是乎始霸

左傳

與海神戰

秦始皇遣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人可至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

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史記

爲恪所擊

孫峻初與諸葛恪同受顧命後因恪勝魏輕敵復欲出師頗失人心遂搆恪欲爲變以計殺之殿上及峻使吕據征魏餞之石頭入據營惡據軍嚴整稱心痛去是夜遂夢爲恪所擊恐懼發病死吳志

誅大將軍曹爽

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竊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曹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彊昔漢之閻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矣闔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已而爽果見殺漢晉春秋

枉殺貧道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爲撫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牧牛寺主云藏桓家兒慶爲沙彌併殺四道人後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明日毅遂得疾日羸瘦後夜投牧牛寺寺僧曰撫軍昔枉

殺我師我道人自無報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主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殺便歎吒出寺因上大樹自縊而死
還寃記

正中死處

姚萇初殺苻堅及稱帝後如長安至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爲語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臣又曰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至長安死 北史

此奴所我

高澄當國有梁將蘭欽子京爲東魏所虜澄命以配厨欽請贖之澄不許京再訴澄杖之京乃與有黨作亂時澄居北城東栢堂欲受禪與陳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擬百官京將進食王却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却京聞之寘刀於盤冒言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爾何遽來京揮刀曰將來殺汝澄自投傷足入於牀下因見殺 北史

魯徽引弓

劉聰將趙染次新豐晉索綝拒之染狃於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諫曰司馬君臣將致死於我將軍宜整陳按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鬬況於國乎染不聽戰於城

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曾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命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戇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死者無知則已死而有知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伏牀枕而死追染寇北地夢徽太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 北史

人害巳

梁末帝即位康王友孜自恃體貌奇偉又目重瞳子陰懷覬覦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巳既寤聞榻上寶劒鎗然有聲躍起抽劒曰將有變耶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 五代史

明日當戰

隋漢王諒反周羅睺副楊素討平之諒餘黨據晉絳等州未下羅睺進兵圍之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繞絳州長史郭雅祝曰公恨小寇未平耶俄而風靜馬行是年七月其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當戰次早其靈座上弓箭刀劒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是日絳州城果陷云 隋書

挽弓射溫

朱瑾既除徐知訓自刎瘞廣陵北門徐温等惡之發其尸殺於雷公塘後温病夢瑾挽弓射之温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 南唐書

高力士刺李輔國

李輔國恣横無君代宗漸惡之一夕夢登樓見高力士領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流血灑地前後歌呼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命也帝覺不言及輔國爲盗所殺帝異之方以其夢話於左右 杜楊編

既殺又食我肉

唐元和末王師討平鄆汴卒有食鄆士之肉者數歲暴疾夢其所食卒曰我無宿憾既巳見殺又食我肉何不仁也我巳訴於上帝矣當還我肉我亦食之徵債足矣汴卒驚覺流汗及曉瘍楚宛轉視其身唯皮與骨如人腊一夕斃 逸史

五戒殺貧道

唐西明寺僧曇暢将一奴二騾向岐州棱法師處聽講道逢一人着衲帽獘衣掐數珠自云五戒夜至馬嵬店同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爲精進及四更即同發去店十餘里五戒忽袖中出兩刃刺殺暢其奴下馬入草走五戒騎騾驅馱即去主人即夢暢告云昨夜五戒殺貧道

須史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衛子珮持弓箭乘馬趕四十餘里以弓箭擬之郎下騾乞死縛送縣決殺之 朝野僉載

被殺臥牕下牀上

瑯琊諸葛覆為九真太守家屬悉在揚州唯將長子元崇赴職覆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推元崇墮水而死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叙父亡及身被殺委曲尸骸流漂怨酷悲歔欷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因臥牕下牀上以頭枕牕明日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其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因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為長史具疏夢託二徐驗之道立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悉如鬼語乃收行兇人郎皆欵服依法殺之差人送喪還揚 還寃記

以刀斫我足

濮州李植與弟概赴省試名將出同榻而臥概忽驚呌植問之曰夢人以刀斫我足覺猶痛楚明日放榜概預奏名後數月偶閒行有人拜於途次乃濮州軍吏云喜六郎過省某今隸名貢院昨以六郎出榜某幾遭笞捶問之何故乃曰六郎之名乃木傍旣誤書槩字為旣下木主司大怒然已逼出院許修改無異則免責罰遂以刀子刮其下木

華而得免叩其修字之時乃槪夢力斫足之頃也植嗟異
久之 慕府燕談

將兵由獨松關

鄧道樞以齋科精嚴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内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責軍令狀使無泄乃言昨夢濟王大怒以爲吾且將兵由獨松關滅汝社稷以此令道樞於高峰頂爲膽心章哀告上帝已而獨松果黄頭先鋒斬關而入 宋史

持刀救駕

平都督安帥師與靖難兵戰于淝河安操長鎗馳馬追文廟幾及之會馬蹶不克先是 文廟夢與安戰將敗一男子豐貌美髯乘白馬持刀自西向東聲言救駕卽砍倒安馬 文廟得脱問之曰臣莘城城隍神也及與安戰始末一如夢云

爲此奴所殺

詳寘感部髙昂

戈擊悉投於河

詳燈火部崔浩

笞責杖之二百

濮陽縣侯夏侯道遷以長子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及道

遷卒夬居喪不戚費産肆飲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廳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世寶爲官少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卽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痛楚大叫而寤汗流沾席次早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夬曰卿昨夜當大飲溺衣如此夬具陳所夢夢後二日而死視其尸體大有青赤杖痕 北史

拾得打我

國淸寺護伽藍供物爲烏鳥所取拾得以杖擊護伽藍首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是夕闔寺僧夢神曰拾得打我

庭下鞭背

寶祐間陳統制在城隍廟夢數卒押王都統至庭下鞭背覺以語王王怒叱之未半月王疽發於背數日始愈 夢談

手把兩杖極打

詳帷服部宋楄

囚繫 被枷鎖

斛律羨金之次子光之弟也以合門貴盛深用爲憂光在鄴羨使人騎快驢往還無日不得音問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養夢羨被枷鎖勸速走突厥羨不從占其夢曰枷者加官鎖者利鎖吉利也然不能無疑乃令在州諸子鎖頸

乘驢出城合家泣送之日晚而歸以爲禳厭及光爲祖珽輩所害勑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驛捕之伏恩等既至門者白羨曰使人衷甲馬汗宜閉城門羨曰勑使豈可疑拒出迎之遂見執死於長史廳事 北史

此中易入難出

歷陽謝允年十五爲蘇峻賊兵王免所掠賣東陽蔣鳳家嘗飼虎檻中狗入則一虎攀木仰視允謂虎曰此檻木本爲汝施而我幾死其中汝不殺我我放汝乃開檻出虎賊平後詣縣自理烏程令張球不爲申別桎梏考楚允夢一人謂曰此中易入難出汝有慈心當救拯既覺得理還都西上武當山太尉庾公聞而愍之給其糧資隨到襄陽見道士說吾師戴先生非世間人也云若有西上欲見我者可將來君是謝允否允因隨去入武當山齋戒三日進見乃是昔所夢人也按戴先生卽漢武帝所遣上將軍戴甄生也 甄異傳

判云准法

崔圓少貧賤依親李彥先彥先時爲刑部尚書待之不甚加禮一夕圓夢桎梏其背百人爲兵擁入大府呼姓名領過判云准法彥先親見紫衣貴人據案中坐乃圓也遂躍出哀呼貴人曰李彥先特收禁流汗而覺自此方厚待之

因薦于楊國忠遂以知留後旬日拜相京城克復彥先坐受僞官與陳希烈等二百人俱合誅死時圓爲中書令詳決之際以姓名呼過判云准法彥先大呼曰相公獨不憶昔年耶圓乃悟遂判李彥先收禁具表其事請贖罪許之得流嶺外　唐逸史

夢占類考卷九

夢占類考卷十

長洲張鳳翼伯起編

陵墓部

賜東園器

梁商夢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以柏木黃心為槨曰黃腸）未幾薨　漢紀

棺木溺漬

漢南陽文穎字叔長建安中爲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三皷時見一人跪前曰昔人葬我於此棺木溺漬聞君在此欲屈暫住須臾爲相遷高燥處穎問曰子爲誰對曰吾本

趙人今屬汪芒氏之神顗曰子棺今何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歩水側枯楊樹下必念之顗曰諾忽寤天明即起率數人覓之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得棺棺甚朽壞沒水中顗爲移其棺葬之而去 搜神記

芻狗

魏文帝以周宣爲中郎屬太史嘗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曰君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曰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墮車折脚宜戒之果如宣言後又問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家天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曰前後三時皆此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謂眞夢無異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車轢之後必載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 魏志

二棺自天而落

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索紞曰棺者官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爲二職焉 史

可急開棺

顏含兄畿得疾就醫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

可解引喪者頓仆稱譏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愼無葬也其父視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至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旄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其夕毋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毋從之乃共發棺而驗之纔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食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托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毋妻不能無倦含獨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三年幾竟不起 晉書

一冢極高大

陽休之在洛將仕夜夢在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登冢頭見一銅柱趺爲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呪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意冢者冢宰之謂也後果驗 北史

墳大工須萬日

韋溫應兩經舉登第補校書郎歷官中外三十年召拜吏部侍郎忽瘍生於首謂子壻張復魯曰予任校書郎時夢二黃衣人齎符來追及滻將渡一人續至曰彼墳至大功

須萬日遂不涉而寤計今萬日矣與公決矣明年卒樊川集

舁一棺至堂

李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於婢一日婢至慘然公問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好意不欲說公彊之婢曰夢有人舁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甚喜俄爾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因話錄

累棺從地至屋脊

高適任廣陵長史嘗謂人曰近夢於大廳上見疊累棺木從地至屋脊又見傍有一棺極爲寛大身入其中四面不滿其後累歷諸任改爲詹事定命錄

平凉謝瘞

劉昌至平凉劫盟之所收聚亡殁將士骸骨坎瘞之因感夢於昌有媿謝之意昌上聞德宗下詔深自克責遣秘書少監孔述睿及中使以御饌內造衣服數百襲令昌收其骸骨分爲大將三十人將士百人各具棺槥衣服葬於涉水原大將曰旌義塚將士曰懷德塚詔翰林學士撰銘志祭文昌盛陳兵設幕次具牢饌祭之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焚其衣服紙錢別立二石題以塚名諸道莫不感泣唐

發壠得父墓

伊慎幼孤長善騎射始爲果毅喪母將營合祔不識其父之墓晝夜號哭未浹旬夢寐有指導焉遂發壠果得舊記驗時大曆八年也慎以前後戰功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唐書）

移高燥處

商仲堪在舟夢一人曰君有濟物之心豈能移我在高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仲堪取而葬之於高岡酹酒其夕夢見其人來拜謝（夢雋）

瘞前岡梧桐樹下

周大雅赴省試道宿山寺夢一人緋袍橫馬謂曰某沉淪於此三十年君能舉我瘞之前岡梧桐樹下吾能使君登科且與君世爲婚姻既覺見鄰壁有一柩問寺僧僧曰此廣東李通判柩也三十年餘無人問者大雅乃自以爲姻親遂買前岡地葬之試前一夕有人推門饋經義三首忽不見及入試正此題也遂得中式後爲子娶廣東巨族李氏考其祖卽通判云（夢談）

魯肅爭墓

王伯陽亡其子爲之營墓得二漆棺相傳是魯肅墓移置

南岡夜夢肅怒云當殺汝父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我爭墓後於靈座褥上見數升血疑魯肅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一里 搜神記

葬墓被劫

樊澤爲襄陽節度有巡官張某者父死葬鄧州北張忽夢其父曰我葬墓其夜被賊劫去衣物今日入城來停在席帽行汝宜速往擒之日出後即不得矣張夜起涕泣未明扣州門見澤具白其事立召都虞侯令捕之同黨六人并賊帥之妻皆獲澤引入面問之曰汝劫此墓有異耶賊曰某今日之事亦不容隱必是爲神所訴某夫妻每劫冢即携酒爇火諸徒黨開墓至棺某夫妻與其亡人遍爲斟酌某自飲一盞妻飲一盞即以酒瀝亡人口中云主人飲一盞又妻飲一盞遍便云酒錢何處出其妻應云主人出遂取衣物寶貨等某昨開此墓見棺中人紫衣玉帶其狀如生某依法瀝酒云主人一盞言訖亡人笑某等驚甚便扶起唯枯骨耳遂解腰帶亡人呼曰緩之我腰痛某等皆驚懼馳出自此神魂恍忽即知必敗澤乃立案悉殺之 逸史

此非汝毋之穴

羅永之購得善地欲葬毋夜夢人語之曰此非汝毋之穴乃義城黃孺人受用葬一年家不安遂改葬後有劉氏來

買此地問欲葬何人云葬毋問毋何姓曰義城黃氏永之知是天數遂與之劉子孫後通顯 夢談

杖指葬處

黃贇父君道求官京師贇年幼留江南及長聞父娶後妻居永平往省之則父沒已三年矣後毋聞贇來挾其貲更嫁拒不見贇贇哭語人曰吾來特省父父歿當奉其柩歸求見後毋欲知父柩葬處耳非利遺財也後毋之弟聞而憐之與俱至永平求之不得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按夢地求之後毋弟云葬時有某物可驗果如夢得驗物奉父棺以歸 元史

保護古冢

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兒居宅中先有古冢毋日作茗摶輒先以著其上二子患之曰古墓何知徒以勞意欲掘除之毋苦禁乃止夜夢一人云自沒來三百餘年謬蒙惠澤賢子欲見毀相賴保護雖潛壤朽骨敢忘翳桑之報明日晨與於外屋得錢十萬似久埋者而貫皆新提還告其兒自是設饌愈謹 異苑

赤丁感葬

洛陽羊頵曾葬一枯骨夢人謝曰我本强寇爲同輩所害感公收葬當獲陰護此後公但有急幸呼赤丁子頵後如

其言果有驗 北盧錄

奉爲凶具

謝奉與鄭猷善忽夢猷與人爭錢因落水死奉爲凶具旣覺即往猷處具說猷曰吾昨夜夢與人爭錢惆悵不語落厠而死先爲凶具一如所夢未幾果驗云

盜發墓刺股

元周文英好讀參同契晚歲遇仙期以會在戌亥間至甲戌無疾端坐而逝葬虞山順帝末年大亂盜發其墓其二子皆夢文英歸語之曰吾墓被盜發盜見吾指甲長身完好疑我生人乃以鎗刺股又見有血皆疑畏幸不加殘毁今棄尸其溝中可往求改葬之二子驚嘻往物色之遂得其尸股上創在焉乃改葬於獅山

勿奪吾宅

元朱德潤之大母施夫人疾亟其大父秘書君卜竁於陽山之原施夫人夜夢一衣冠偉丈夫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爲夫人孫明日鑿地深可五尺得小石碑刻曰鬱林太守陸君績之墓旁有小石刻曰此石爛人來換石果斷矣大父隨掩之而更卜焉施夫人復夢偉衣冠者來謝曰感夫人盛德眞得爲夫人孫矣是夜君生見虞集周伯琦墓志德潤乃恭靖五世祖吳中傳朱狀元爲陸績後身本此 郡

志

一棺前行

施太史槃吳縣人己未殿試畢夜夢一棺前行從者百人隨之號泣心頗異之明旦傳臚槃狀元及第而是科所取進士止百名後施入翰林甫半載而沒其夢果驗 寓圃雜記

大墳露棺

諸宗伯大綬乃兄夢至某所見大墳一區須臾墳裂一硃紅棺露焉衣冠佩玉者自棺中出揖其兄使入其兄難之忽大綬至與冠裳者抗以其背抵冠裳者之背使復入不解所以既而侍聞天卿淵言此夢聞曰此地惟吾知之乃宋狀元山陰王佐所葬也次君其狀元乎其背相抵前輩後輩之謂也及丙辰諸果大魁天下 狀元錄

葬地某形者吉

王明府銳兄弟爲毋繆孺人預卜墓地既得二地莫知適從忽一夕孺人夢有人告之曰某形者吉蛇形者不吉覺而語諸子諸子駭之問堪輿家堪輿家初不知爲某形其形也復至其地熟視之則其地果某形某地果蛇形一如夢中語然則傳中所稱牛眠而馬嘶者其皆可信矣乎 荆川集

掘墳炬入墓

劉期發掘人墳冢親謂當出富貴不數年期死越月其子因奸下獄夢神謂曰爾發掘墳墓當絶祀已而家業蕩盡將遷居覆舟溺死無後墓爲賊斧棺斬屍 異夢全書

英靈部

灌壇令當道

太公望爲灌壇令文王夢見婦人當道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神也嫁爲西海婦灌壇令當吾道不得作風雨夢覺召太公是日果疾風暴雨 博物志

余得請於帝

晉侯 名夷吾是爲惠公 改葬共太子 共太子申生也 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及韓之戰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乃許晉平 左傳按妖夢是踐一語則知遇太子者夢中遇之也

授之陸渾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韓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穆子荀吳也）獻俘於文宮 左傳

天使謂巳祭余

晉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巳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左傳

相奪予享

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言杞鄫夏后自當祀相）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左傳

康叔立元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巳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巳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於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

之因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筮襲於夢故孔成子立靈公

靈公元也 左傳

黑帝

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班固典引所謂先命玄聖

盖本於此 春秋演孔圖

上帝責䟽

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像穆公不識棄馬坊中公染疾夢

遊上帝所極被責䟽覺問由余曰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

所製棄之馬坊今所苦得非此像為之耶由余曰然公取

像澡浴安清淨處像遂放光 法苑珠林

與神遇

漢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常息大澤之陂夢

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

有身遂產高祖 史記

白頭翁教臣言

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

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

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

意迺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

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

千秋爲大鴻臚數月爲丞相封富民侯 漢書

祖宗譴罷諸廟

元帝好儒貢禹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爲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韋玄成爲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方議罷孝文孝景廟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玄成薨匡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諸廟祠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匡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爲文禱於高廟又告謝毀廟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脩祀如故 漢書

蘇山

習郁爲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挾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山 襄陽耆舊傳

先帝太后如平生

明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 後漢書

桓帝

靈帝宋皇后無寵後宮幸姬衆共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

殺勃海王悝及妃宋氏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與大中大夫程阿共構言皇后挾左道呪詛帝信之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絶其命勃海王悝既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氏及悝自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恐尋亦崩焉 後漢書

賈逵王凌

王凌貳於司馬懿懿所收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魏忠臣惟爾有神知之時四月也至六月懿寢疾夢賈逵王凌爲祟遂薨 干寶晉紀

北斗君

許攸夢烏衣吏奉漆案案上有六封文書拜跪曰府君當爲北斗君明年七月復有一案四封文書云陳康爲主簿覺後康至曰今來當謁攸聞益懼問康康曰我作道師死不過作社公今日得北斗主簿余爲忝矣明年七月二人同日而死 幽明録

鄧公求治舍宇

京口新城有鄧艾廟毀已久晉譙王司馬恬爲都督夢一人自稱鄧公求治舍宇恬乃令修造之 異苑

百餘人録充

賈充伐吳時常屯項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録充引入一徑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將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扣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係嗣死於鍾虡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稷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竟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趙王倫廢賈后以詔召賈諡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虡下乃就斬之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皆如所言所謂勗之先德指荀彧也 晉書

人盡南渡

戴洋爲都水令史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夢 晉書

長沙王

晉王僧虔秉政使從事宗寶統作長沙城忽見一傳教官

語曰君何敢壞吾宮室可命官相誅尋宗賓墜馬其夜僧虔夢見一貴人來通賓從鮮盛語僧虔曰吾是長沙王吳君此所居之處公何意苦我若爲我速料理當位至三公僧虔於是立廟自後祈禱無不應 湘中記

雷池君討侯景

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軍次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君問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朱航陳甲仗云下征侯景須臾便還云已殺景竟三月諸軍進剋姑熟次蔡洲景登城望官軍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無何景衆大潰景伏誅

梁書

梁武帝

陳霸先初立梁元帝子晉安王而輔戴之會稽虞涉本梁武世爲尚書右丞于時夢見梁武帝謂涉曰卿是我舊左右可語陳公篡殺於公不利事甚分明涉未見篡殺形迹不敢言數日復夢并語涉曰卿若不傳意卿亦不佳涉雖嗟惋決無言理無何太史啓云殿有急兵霸先曰急兵正是我耳倉卒遣亂兵害少主而自立爾後涉便得病又夢梁武曰卿不我語令禍及卿陳主尋當知也涉方啓夢之由陳主大驚遣輿迎涉面相訪乃尤涉曰卿那不道奇事六七日涉死尋有韋戴之事 還寃記

不惜放卿還

陳荊州陷沈炯爲西魏所虜魏人甚禮之炯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才而留之每有文章隨卽棄毀不令流布甞獨行經漢武帝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辭曰臣聞喬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既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栢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宛出人間凌雲故基共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覊旅縲臣能不落淚

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東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徼福奏訖其夜炯夢經宮禁兵衛甚嚴炯便向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無何便獲東歸 陳書

旦將禍集汝門

秦主苻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阿法清河王苻法也是夜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等率壯士潛入雲龍門苻堅等鼓噪繼進宿衛皆捨杖生猶昏寐未寤堅等引置別室俄而殺之 北史

晉侍中稽紹

北魏主將還洛幸洪池命任城王澄升龍舟問之曰朕昨夜夢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晉侍中稽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稽紹當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北史

神見後園

北齊武成帝高湛夢神見於後園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唇自是而後齊大亂以至於亡

天神將生

隋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生既寤言蘇威告之是時煬帝蕭后在并州有娠迎置大興宮之客省明年正月戊辰而生元德太子昭及長而敏慧年二十三有疾煬帝令巫者祝之云房陵王為祟未幾而薨 隋史

他日更仗主盟

隋溫陵太守歐陽祐舟次大乾溺死後人立廟祀之頗神異宋李綱嘗謁廟夢神延接讓令上坐綱辭神曰他日更仗主盟及神加封時綱已拜相果與署名 八閩志

白頭翁謂寂

裴寂少孤家貧無以自業每徒步京師經華嶽廟祭而祝曰窮困至此敢脩誠謁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三十以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耳大業中歷侍御史駕部郎晉陽宮副監高祖留守太原與寂有舊每延之宴語通宵時太宗將舉義師而不敢發言見寂爲高祖所厚遂以情告之寂許諾卽與高祖定策高祖既受禪謂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拜尚書右僕射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之臥內呼爲裴監而不名賜爵魏國公

顏杲卿

顏杲卿被殺棄首於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夕見夢帝寤爲祭

終南山進士

開元講武驪山翠華還宮上不悅因痁疾作晝夢一小鬼衣絳犢鼻跣一足屨一足腰懸一屨搢一筠扇盜太眞繡香囊及上玉笛繞殿奔戲上前上叱問之小鬼奏曰臣乃虛耗也上曰未聞虛耗之名小鬼奏曰虛者望空虛中盜人物如戲耗卽耗人家喜事成憂上怒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繫角帶靸朝靴逕捉小鬼先刳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大者爾何人也奏云終南山進士鍾

廼也因武德中應舉不捷羞歸故里觸殿階而死是時奉旨賜綠袍以葬之感恩發誓除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痁疾頓瘳乃詔畫工吳道子曰試與朕如夢圖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成圖進呈上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耶賜以百金 唐逸史

蒲圻縣神

竇參常爲蒲圻縣令縣有神祠前後令皆祀之竇至戒期除毀夢神謂曰欲毀吾所居吾且害公公當爲相幸且相存令與君往來可以預知休咎參驚覺乃自入祠祭酹以兄事之後凡有遷命皆先報之 戎幕閒談

館我於羅池

柳侯宗元旣謫一日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閒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而爲神後三年可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翼等見而拜之其夕翼夢侯告之曰館我於羅池其日廟成大祭有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予謂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 韓昌黎碑文

黃魔神

唐咸通中蕭遘自太史竄黔南泝三峽稀歸夢神人曰我

黃魔神也君紫極宮西北隅將祐助公出此境 峽中寰宇

壁畫靈官

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人天使者廟醮罷夜夢壁畫一人前揖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嘗為將軍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令配此廟為靈官既寤起視壁畫署曰五百靈官太虛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游醴陵縣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其之長史也頃甲辰年大饑聞豫章獨稔即與他將各帥其屬奔豫章既即路至五昌兩軍大相嫌隙剋日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攜劍上戍樓去其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何為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為汝等死兩軍為一矣遂自刎兩軍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人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亦不知靈官之事彬因述記以申明之 稽神錄

盧君來擊

顧邵為豫章禁淫祀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聞有排大門聲怪之忽有一人還前狀若方相自說是廬君邵獨對之要進上牀鬼即入坐邵善左傳鬼遂與邵

談春秋彌夜不能相屈邵歎其精辯謂曰傳載晉景公所夢大厲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則有之厲則不然燈火盡邵不命取乃隨燒左傳以續之鬼頻請退邵輒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氣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遜求復廟言旨懇至邵笑而不荅鬼發怒而退顧謂邵曰今夕不能讎君三年之内君必衰矣當因此時相報邵曰何事怱怱且復留談論鬼乃隱而不見視門閤悉閉如故三年邵果疾篤恒夢見盧君來擊之家人並勸邵復廟邵曰邪豈勝正終不聽遂卒 志怪

蔣侯遣人奉迎

咸寧中韓王劉三子同遊蔣山廟廟有數美人像三子醉各指像戲相匹配是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日奉迎三子以其夢異試相問而果符協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無何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已顧之實貪會對尅期垂及豈容中悔經少時並亡

吳安王許助開鑿

福州海口黃碕岸横石巉峭常爲舟楫之患王審知爲福建觀察使思欲制置憚於力役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言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甫往設

祭祭未終海內靈怪俱見山甫憩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乃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驛表以聞賜號甘棠港 金溪閒談

爾來何遲

文處補戶曹掾時雨廢民業太守憂色處奉教齋戒在社三日夜夢白頭翁謂曰爾來何遲處具白所夢太守曰昔禹夢繡衣男子稱滄水使者禹知水脉當道若掾此夢將可比也明日果大霽 長沙耆舊傳

紫府眞君

張忠定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眞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以幅巾道服而趨眞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嘆之意公翌旦卽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卽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眞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期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價値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案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蕃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厚德錄

莫管閒事

宋胡仲徽赴癸酉秋試寓於城隍廟巷民家樓上有富家子應舉欲胡爲助許以錢三百千胡謝之曰吾固甚貧然學有限所謂自照一身猶未光也何暇及他人乎富家子去期以明旦再造仲徽以厚餌意亦未决夜夢黄衣卒登樓報榜胡詢已之得失卒曰正爲公姓名在榜所以來報卒既下樓復還白曰秀才解名雖定更須莫管閒事乃可胡矍然而寤思晝之所囑力却之果預薦

應魁聖王

宋泉州府治西鐵爐廟之神曰應魁聖王士子求科舉者多謁夢於此慶元四年秋曾從龍禱於廟夢有幅紙示之云兩爵並躍於今秋一薦獨横於天下是科兄弟同舉明年春果擢狀元 狀元錄

岳侯請交代

宋陳文龍初在太學累試不入格一日夢太學土地岳侯請交代自謂必死於學恒悒悒不樂既而廷對第一仕路顯達後端宗移蹕福州復除叅政充閩廣宣撫使即本軍開閩元兵入境招降使者兩至文龍皆斬之有諷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既而林華等叛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

可相迫耶卒不屈俘繫至杭不食謁岳飛廟大慟卽夕死廟中謚忠肅乃符前夢云

百花大王

宋韓子師鎮平江夜聞鼓笛喧闐問何處作樂老兵言後園百花大王生日府民年例就廟獻送韓意謂非典祀行將毀之兵馬都監夢重客入謁曰吾百花大王也久獲血食府園今府主將毀吾居願賜一言勸止都監醒寤旦請府稟曰尚書欲折百花廟乎韓驚曰夜來有此念初不形言君何由知之都監具以夢告韓歎其靈議遂寢 姑蘇志

速行虜至

吉州縣江濱有石林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卽命發舟指贛虜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 吉州志

全死亦當如我

李全乞靈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人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至其敗果斷左臂而死

貴人入其家

宋江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夸其能杖笞健士璘俛首不荅歸語其子燁曰史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喜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氏夢一貴人入其家

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爲宋相家居死節列忠義傳云

南嶽降

趙葵將生蒲圻縣西梅隱坊下一人夢南嶽神降其家後爲宋代名臣

人不當發惡願

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搆隙使其將吳姓者帥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劒甚利將行携劒禱于李回梨山廟且曰願以此劒手殺千人其夕夢神謂曰人不當發惡願吾祐汝使汝不死於人之手既戰敗績左右皆潰散追兵將及吳自度不免卽以此劒自刎而死乃不死于人手云 稽神錄

梓桐神

河南人衛庭訓在酒肆夢與華原梓桐神飲結爲兄弟一日神言往濯錦江立廟復見夢於鄉人云可請衛秀才爲廟祝明日鄉人遂留衛云 集異記

神人盛服來告

韋騶自稱逸群公子遊岳陽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騶弟舉舟行溺於洞庭湖騶乃向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估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爲忽於舟中假寐夢神人盛服來謁曰

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昔爲城守方聞讜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二三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故賢弟當之耳儻求喪不獲即我之過當令水工送屍湖上驄驚悟遂命漁舟施鈎緡果獲弟屍於岸 甘澤謠

土地遏水頭

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敬彝爲郎中宅在東郡毓材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乙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日率其類遏水頭並不衝圯李宅 北夢瑣言

縛一小兒將去

嘉興令吳士季者曾患瘧乘船經武昌廟過遂遣人辭謝乞斷瘧鬼既去廟二十餘里寢夢塘上有一騎追之甚疾見士季乃下與一吏共入船後縛一小兒將去既而瘧疾遂愈 錄異傳

江神

隆安中丹徒民陳悝於江邊作魚簄潮去於簄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能動臥沙中與語不應有一人就姦之悝夜夢女云我江神也昨失路落君簄中小人辱我今當白尊神殺之悝寤而驚懼適潮來女逐水而去姦者尋亦病死 洽聞記

袁雙催功

袁雙者袁眞弟四子也眞爲桓宣武誅雙及禍太元中丹陽有虎災雙見形求立廟廟未就被虎之家多夢雙至催功甚急廟成虎暴乃息 太平廣記

石婆神

皇甫弘應進士舉至華州忤刺史錢徽徽逐出至陝州聞徽自華州知貢舉自分必不中第遂東歸行數程寢夢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應舉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須求石婆神乃相與去店北草間行數里入一小屋中見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壻皇甫郎欲應舉婆與看得否石人點頭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即必得矣他日莫忘報賽生卽拜謝乳母却送至店門遂驚覺曰我夢如此分明豈無驗乎乃却入城應舉徽意欲屈之及榜成將寫徽心恐懼欲改一人換一人皆未決反覆籌度近至五更不睡謂子弟曰汝試取次把一帙文章來旣開乃弘文卷徽曰此定於天也遂不改移弘及第東歸至陝州問店人曰側近有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一頑石牧牛小兒戲爲敲琢似人形狀謂之石婆耳只在店北三里生乃具酒脯與店人共往皆夢中經歷處奠拜而歸 逸史

金天王告相國

陳少遊鎮淮南時嘗遣軍卒趙使京師遺公卿書誡計日不至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怠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忽夢見一人謂曰金天王命召君趙不測卽與使者偕行至廟前使者入白趙拜階下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郡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此閒吏輩甚多但以事機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數千錢遺之晝夜兼行踰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啓視喜甚因以荅書遺焉過長安遂達少遊書得還馳行至華陰金天見之大喜且慰勞云今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爲我使今遣汝爲裨將無懼趙拜謝徑歸淮南而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劒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遺趙其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悸寤奇歎久之明日晨起說於賓僚卽命釋趙署爲裨將　宣室志

白光化爲金色神人

元上世阿蘭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牕中入化爲金色神人來透臥榻阿蘭驚覺遂有娠産一子曰孛端叉兒狀貌奇異沉默寡言家人謂之癡阿蘭語人曰此兒非癡

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十世後果生鐵木眞爲元太祖元史

太祖召見語

元怯薛官哈剌章者阿兒剌氏阿魯圖孫也夜夢太祖召見語之曰我以勤勞取天下以傳於妥歡帖睦爾而愛猷識理達臘不克肖以廢壞我家法苟不卽改圖天命不可保矣汝吾功臣之後且誠實故召語汝汝明旦亟以吾言告而主及愛猷識理達臘汝不以告吾卽殛汝告而不改則吾他有處之達禮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宜者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旦哈剌章入見帝具以夢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識巳無疾而卒元史

南嶽眞人來見

虞汲娶國子祭酒楊文仲女文仲守衡時以汲從汲未有子爲禱於南嶽汲妻既有娠將免身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嶽眞人來見既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是生集集三歲卽知讀書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可攜楊氏口授語孟左傳歐蘇文輒成誦比長盡通諸經以春秋名家自將仕郎十二轉爲通奉大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封仁壽郡公元主嘗出獨

見建奎章閣以延咨訪特以集爲學士且集孝友篤至有恤孤之仁有知人之鑒不獨以文章爵位顯固宜其爲神人云 元史

北嶽神入室

倪文僖公謙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姚氏夢緋袍神入室寤而生文毅公以爲嶽神所感也因名岳岳生瓌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以進士入翰林多建白爲本朝名執政云

雨至矣

高太守復洪武初擢知長春政有惠愛歲遭大旱齋於城隍祠禱之夜夢神告曰雨至矣黎明果大雨歲大登民頌焉

汪姓者急捕之

洪武中吳江富室殷子玉延里儒夏尚忠爲塾師有主文葉茂林者嘗干子殷殷不之禮葉以夏不爲助言啣之遂與一戍汪麟齒者密謀匿名誣奏以藍黨事朝廷覺其冤差御史史廉之史潛訪數月未得實間宵行至仙里橋聞一人作氣曰一件大事想不得明白矣詢之曰葉茂林也識之隨訪葉葉已充陶京衛家奴一日縣官酌客於郵亭與給以面者故肆逋慢官吏驚疑而起史即命吏抄案一

邑皆駭竟提夏等一千人鞫之無驗乃諭之曰汝等恐為人陷之邪試思之衆不悟復諭之曰幽有神明吾為汝默禱乃露香不解衣而寐越三宿夢有五靈神告史曰汪姓者急捕之即寤旦出曰神報我矣曾識汪姓人否衆頓悟有汪鬬齒者因令擒來鞫之不伏加以嚴刑乃曰奏詞出吾手而遠謀寔葉茂林也史曰是已令吏往捕之至京覬葉得之酒樓吏歸報史連人讞詞復命　上勑汪葉二犯擡頭熟視之曰此正惡人處以凌遲重罪又勑夏等十餘人擡頭曰都是好百姓也發寧家皆呼萬歲踴躍而退姑蘇志

上帝好生者三

成祖北征次開平諭金幼孜曰朕夢神人語朕以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幼孜時聞軍中有訛言因力請班師

胡大海

胡越公大海初鎮金華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烱烱有光及被害後敵兵有犯境者軍中或夢大海起見野外有目光若生時師出輒大捷蓋得其陰助也

景清

景少卿清在洪武末由翰林為左僉都御史建文初改北平參議令伺察燕邸動靜為　文廟稱賞未幾還舊任及

建文焚宮時清覘知其出亡思爲之計乃請　文廟自歸
文廟仍其官一日朝畢　文廟出御殿門清奮躍而前將
犯駕　文廟命左右收之得所帶利刃清知事不就遂躍
起嫚罵　文廟命抉其齒清含血噴御衣於是命剥其皮
實之以草繫長安門示百官是夜　文廟夢清仗劒繞殿
追迫明晨駕過其屍屍忽斷索行三步爲犯駕狀乃命藏
於庫中仍赤其族發其祖墓云

神人降生

本朝陳孟玉平居好善一夕夢神人告曰吾今降生爲爾
子以大爾門遂生太保鎰及鎰爲右都御史巡撫陝西十
餘年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親愛之民有父毋疾及身有
疾者發願爲鎰舁轎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人爭舁
之雖禁不息也及鎰一去民多圖其像事之如神觀此則
所謂神人降生理或然也

見汝太祖

楊會元鼎未第時夢謁神人語之汝欲知功名盍見汝太
祖尋至一所上坐者若玉帝諸天神太祖居其下意謂我
高皇也出一甲三人示之首一名以硃筆圈出從鼎起及
廷試鼎果第二名其第一名乃施僃撰槃疑以壽不永故
圈出云

關神施救

宮諭韓公世能當嘉靖乙巳病痰飲翻胃三歲轉劇醫藥罔効養痾僧舍偶晝寢夢關神施救甚奇覩神貌美晳而修輔有髯痣不類世所像神者自是不藥而愈廟碑

漢高廟神靈譴責

詳五金部新莽將亡

神人致以重寶

詳珍寶部建文君

夢占類考卷十

夢占類考

十一之二 終

夢占類考卷十一

長洲張鳳翼伯起編

冥感部

所嫁婦人之父

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予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予是以報左傳

伯有介而行

鄭人相驚以伯有[伯有良霄也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年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良止伯有子也 左傳]

與神女遇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其夜玉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怳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文選]

昭平

廣川王去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甚謹[陽成姓昭信名]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褏中刀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伏以鐵鍼鍼之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劒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忿怒追逐以告去去不悛益恣悖虐以至廢徙自殺昭信棄市[史記]

久客思鄉里

溫序爲護羌校尉爲隗囂所殺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爲塚地賻穀千斛縑五百疋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服竟爲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卽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 後漢書

鬼物變怪

王延壽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夢鬼物之變怪有蛇頭而四角魚首而鳥身三足而六眼龍形而似人群行而輩摇伸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也夢中驚怒乃作夢賦以自廣後度湘江溺水死時年二十四

作齊王判官

漢宗正卿劉皡夢一人手執文簿似冥吏乃閱己將來窮達吏曰作齊王判官皡自以朝籍已高不樂却爲王府官夢覺言於親友後銜命使吳越路由鄆州忽於公館染疾怳惚憶曾夢爲齊王判官恐是大四神天齊王也乃令親侍就廟陳所夢炷香擲茭以質之一擲果應宗卿以家事未了更將明懇神祈侯過海迴得以從命頻擲不允俄卒於郵亭

魏文帝賜甄后死後明帝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 魏書

靈牀是魔

司馬文宣河內人也頗信佛元嘉元年丁母艱弟喪數月旦望見其弟在靈座上不異平日文宣試與言曰汝平生勤修行善若如經言應得生天或在人道何故乃墜此鬼中弟默然不對文宣即夕夢見其弟云生所修善蒙報生天靈牀之鬼是魔魅耳非其身也恐兄疑怪故以白兄文宣明旦令人撲擊之鬼乃逃入牀下云饑乞食耳經日乃去 冥報記

甄舒仲

鄧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晉書

見縛力爭得解

夏侯愷病亡愷長子統向其家說昨夢人見縛與力爭乃得解語訖閤門忽有光明如晝見愷著平上幘單衣入座如生平坐西壁大牀悲哭如生時聲訖便切齒作聲言人易我門戶誣統藏人祖衫見縛賴我遣人救之得解 晉書

前府君女更生

晉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權厝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曰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廨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今當更生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絶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洿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廨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疑人發冢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顔姿如故唯右脚有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爲所發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 法苑珠林

令汝夫作福

郭銓以黨附桓玄被殺及元嘉八年忽乘輿導從顯形謂其壻劉凝之曰僕有謫事可四十僧會得免脫也又女夢云吾有謫罰令汝夫作福何以至今設會不能見矜耶女問當何處設齋荅曰可歸吾舍辦會畢有人稱銓信與凝之言感君厚恩事始獲宥 冥祥記

與神交

秦主苻堅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堅

背有赤文隱隱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故其祖蒲洪改姓苻氏而名之曰堅

明年不及熟

宋少帝子業常使婦人裸形相逐有一女子不從命斬之其夜夢有一女子罵曰汝悖逆明年不及熟矣帝怒於宮中求得似夢見者斬之其夕復夢所戮者曰汝枉殺我我已訴上帝帝集羣巫與六宮捕鬼果被弒 廣古今五行記

大運應歸文帝子

宋太后崩後數日廢帝子業夢太后謂之曰汝不孝不仁本無人君之相子尚愚悖如此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神人兒子雖多亦無天命大運所歸應還文帝之子其後湘東王紹位果文帝子也 宋書

少嫗食汝心

宋元嘉中章安縣人嘗屠虎至海口見一蠏匡大如笠脚長三尺取食甚美其夜夢一少嫗語云汝噉我肉我食汝心明日其人爲虎所食 廣古今五行記

龍女私好

齊崔子武幼時夢一女子姿色甚麗自云龍王女願與崔郎私好子武悅之牽其衣裾微有裂綻未曉告辯結帶而別至明往山祠中觀之傍有畫女容狀即夢中見者裂裾

結帶猶在子武自是通夢恍惚成疾後逢醫禁之乃絕三國典略

傅曜

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呂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贓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乃殺興南史

一州相報

梁陰子春爲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臨海神廟棟上有一虵入於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破壞吾所居今既無託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日方知神念毀廟因辦牲醪立宇祠之數日夢一朱衣人謝曰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經月餘魏君欲襲朐山子春預知設伏摧破武帝以爲南青州刺史南史

數百人拜謝

梁夏口嘗爲兵衝露骸積於黃鶴樓下成康王蕭秀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

至德延朔

梁何敬有疾妻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

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言之俄而卒徹疾乃瘳後徹夢一神女并八十人並衣袷行列至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卒年八十有六

僧越來報怨

梁東徐州刺史張皐嘗因敗入北有一士民與皐盟誓送還南遂出家法名僧越皐供養之及在東徐隨至任恃其勳舊頗以言語忤皐皐怒遣人殺之後夢僧越來報怨少時出射而箭栝傷指纔見血不以爲事後因破梨梨汁浸漬乃加臗爛停十許日膞上無故復生一瘡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 還寃記

龍山之神

荆州刺史桓豁夢一人長丈餘曰我龍山之神來無好意使君既貞固我當自去耳 甄異記

待卿至隴

北魏元樹奔梁中尉樊子鵠率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爲所賣不設備因就擒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疾云元樹打我不已遂死李昭尋奉使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及昭至隴口爲賀拔岳所殺子鵠尋爲達野拔所殺 北史

京兆以血塗已

高昂使奴京兆侯西軍京兆於侍婢強取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昂夜夢京兆以血塗已瘡而怒使折其二脛及與周文帝戰劉桃棒在勃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付周桃棒知昂必死遽奔焉昂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西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河陽城太守高永洛先與昂有隙閉門不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爲此奴所殺以告盧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 北魏史

賀拔岳

侯莫陳悅受齊神武指容圖賀拔岳誘岳害之自後精神恍惚不復如常睡卽夢岳云兄欲何處去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北史

宋遊道

北齊宋遊道與李構善逮遊道死後構爲定州長史遊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遊道而訴焉士遜晝臥夢見遊道怒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 北史

當避善人

傅昭爲安成内史安成自宋以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至郡内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衆相與騰虚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而至數屋倶倒卽夢者所見軍馬踐蹈之地也自後郡舍遂安咸以昭正直所致云 南史

宜都王鏗

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宜都王蕭鏗聞之憑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文云昔以四海爲已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齎藥往夜進廳事正逢八關齋鏗上高座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荅曰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初鏗出閤時年七歲陶弘景爲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别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覺後卽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 南史

泰山伍伯

蔣濟爲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有泰廟西謳士孫阿且見召爲泰山令願毋爲白侯屬阿

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毋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強難感悟故自訴於毋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毋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泰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言訖還濟欲遠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夢兒復來語毋曰巳得轉為録事矣（列異傳）

勿近官妓

合肥口嘗有漁人夜宿以船繫之聞箏笛絃管音漁人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此處相傳云曹公載妓船覆於此也

續搜神記

后土夫人

武后夢朝后土夫人夫人名之為大羅天女廷之登殿以

韋安道託之謂曰某以有冥數與天女部內一人韋安道者爲匹偶今冥數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與之無情此人苦無壽天女幸爲與之錢五百萬子官至五品無使過之恐命薄不能勝也因命安道出拜天后謂曰此天女之屬部人也當受其拜天后逡巡受之唯諾而寤明日詔訪之洛陽城中坐小殿召見且述前夢與安道同遂以爲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

敗于春明門

開元初華妃有寵生慶王琮薨葬長安至二十八年有盜欲發妃冢遂于塋外百餘步僞築大墳若將葬者乃于上內潛通地道直達冢中剖棺盜行姦辱仍截腕取金釧兼去其舌恐取藏內珍寶不可勝數皆徙置僞冢乃于城中以輀車載空棺會日暮便宿墓中取諸物置魂車及送葬車中方掩而歸其未葬之前慶王夢妃被髮裸形悲泣而來曰盜發吾冢又加截辱孤魂幽枉如何可言然吾必伺其敗于春明門也因備說其狀而去王素孝驚起涕泣明旦入奏帝乃召京兆尹萬年令以物色備盜甚急及盜載物歸欲入春明門門吏[illegible]止之乃搜車中皆諸寶物盡收羣[illegible]聞[illegible]遽捕數十人皆貴戚子弟無行檢者王乃請其魁帥五人得親報仇帝許之皆探取五臟烹而祭之

其餘盡榜殺于京兆門外改葬貴妃　廣異記

殷氏父子三人

唐樊宗諒爲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群盜提兵入邑畔殷氏家掠奪金帛殺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月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間家甚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皆被髮列訴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爲誰對曰某所居東十里有姓姚者乃盜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吏且一月矣莫窮其迹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爲法司官第往驗之南華馳往忽見一狐起於路傍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居嘷而逐者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鍤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群盜劫殷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訊其所自姚目動詞訥卽收劾之果盜魁也於是盡擒其支黨且十輩求狐卒無所見殆冤魂之所托也　宣室志

身巳爲倀

天寶末宣州一小兒居近山每至夜恒見一鬼引虎逐巳如是巳十數度小兒謂父母云鬼引虎來則必死世人云爲虎所食其鬼爲倀我死爲倀必矣若鬼使我則引來村中村中宜設穽於要路以待虎可得也後數日果死於虎

久之見夢於父云身已爲倀明日引虎來宜於西偏速修一穽父乃與村人作穽穽成果得虎 廣異記

長人金甲執槊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閽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被金甲執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曳其門扃鏁盡解神人卽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而没閽人驚寤及曉視其門已開矣卽其以夢白於寺僧寺僧共視見神人足跡甚長遂告於京兆京兆以聞肅宗命中使驗之如其言 宣室記

徐侃

壽春人安鳳徐侃少相友善鳳至長安十年不達恥不歸故鄉後忽逢侃叙話闊别侃留詩與鳳有泉下亦難忘之句自此分袂及來年春鳳猶客長安因夜夢侃遂發一書達壽春首叙長安話别之事侃母得書泣曰侃死已三年矣侃始悟泉下之意云 瀟湘雜録

君可休矣

賈餗少與沈傅師善傅師前死餗嘗夢師云君可休矣餗寤而祭諸寢復夢曰事已爾叵柰何餗遂及誅 唐史

爾可隨我

秦彥者本名立爲卒隷徐州乾符中坐盜繫獄將死夢人

謂之曰爾可隨我及寤械破乃得逸去因改名彥乃聚徒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貲裝入黃巢軍巢敗乃降高駢累奏授和州刺史宣歙觀察使後揚州牙將畢師鐸囚其帥高駢迎彥爲帥 史

天上玉女

魏弦超以嘉平中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姓成公字智瓊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其下嫁超覺而若有感焉後顯來往來人乃不見但聞馨香與言語之聲於超亦無所損云 趙旭夢略相似大都如虞初談不贅紀

胥靡

進士王惲才藻雅麗尤長體物著送君南浦賦爲詞人所稱會昌二年其友人陸休符夢被録至一處有騶卒止之屏外見若胥靡數十王惲在其中陸欲就之惲面有愧色陸強牽之語惲垂泣曰近受一職司厭人間指其類此悉同職也休符恍惚而覺時惲往揚州其子仕太平休符異所夢遽明訪其家信得王至洛書又七日其訃至計其卒日乃陸之夢夕也 酉陽雜俎

魁英髮相結

王魁下第遊北市遇妓桂英大爲所眷相與踰年悉供其費遣西上復給其貲因與盟於海神廟期無相負魁既及

第竟棄之英恨而自刎魁一日見英自燭下出問之英曰君輕恩薄義負誓渝盟使我至此今必欲得君之命魁懼欲自刎其母爲召道士馬守素設醮禳之守素夢至官府見魁與英髮相結而言傍有人云汝知此則勿復設醮可也後數日魁竟死

戟手而言

河南府功曹參軍武公業有愛妾曰步非烟與比鄰趙象通爲公業笞死時洛陽才士李生常與公業遊爲賦一詩其末句云艶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墮樓人其夕夢非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証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虞初志

吾讎雪矣

唐末都押衙何群倚勢凌物毒殺孔目官宋柔一夕夢柔向群大叱曰吾讎雪矣遂驚覺無何竟以謀叛爲裨將賈思禮所殺　三水小牘

斷刑錯誤所致

孟蜀劉義度判雲安日有押衙覃鷹夢與友人胡鉞同在一官署廳前見有數人引入劉則五木備體孑然分理有三五人執對久而方退於行廊下坐見進食者皆是鮮血覃因問傍人荅曰公爲斷刑錯誤所致追來亦數日矣遂

覺及早見胡鍼說之鍼曰余昨夜所夢一與君協豈非同夢乎因共秘之不久劉卒 野人閒話

至獄執仁規去

軍將劉璠性强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嫌之誣其謀叛詔殺於海市璠將死謂監刑者曰爲我語諸兒多置紙筆於棺中吾必訟之後數年仁規入朝泊舟潛灘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褚仁規爾知當死否舟人盡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爾識此聲否劉璠也立命酒食祭而謝之仁規至都以殘虐下獄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黯面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旣寤爲仁規所親說之其人撫膺歎曰吾君必死此人卽劉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縊於獄 稽神録

陳勳報讎

建陽縣録事陳勳性剛狷不容物爲縣吏十人共誣其罪竟坐棄市至明年死日家爲設齋妻哭畢獨歎於靈前曰君平生以剛直稱今枉死逾年精魄何寂然耶是夕卽夢勳曰吾都不知死向聞卿言方大寤爾若爾吾當報讎然公署者未可卒入者卿明日爲我入縣訴枉吾當隨之明日妻如言而往出門卽見勳仗劍從之至縣遇一讎吏於橋上勳以劍擊其首吏卽顛仆而死旣入門勳徑之曹署以

次擊之中者皆死十殺其八二吏奔至臨川乃得免勳家在益竹鄉人恒見之因爲立祠號陳府君廟至今傳其靈 稽神録

何以取吾玩具

許州司倉盧彥緒所居涵夏雨暴至水滿其中須臾漏盡彥緒使人觀之見其下有古壙中是瓦棺有婦人指爪長五六寸頭插金釵十餘隻銘志云閉之吉啓之凶又有寶鏡一枚彥緒取釵鏡等數十物乃閉之夕夢婦人云何以取吾玩具有怒色經一年而彥緒卒 廣異記

誓不復殺

康季孫性好殺奴婢徵罪多不免常病篤夢人謂曰若能斷殺此病當差不爾必死季孫即于夢中誓不復殺驚悟戰悸汗流浹體病亦漸瘳後數年有門生竊其妾以叛追獲之即並毆殺其夕復夢見前人來曰何故負信此人罪不至死私家不合擅殺今敗亦無濟理迨明嘔血數日而卒 還寃記

司命祠中出

劉存爲舒州刺史辟儒生霍爲團練判官甚見信任後爲左右所譖因搆其罪下獄白使府請殺之帥知其寃使執送揚都存遂縊之於獄既而存遷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在

舒州夢霍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撫掌大笑曰吾巳獲雪矣俄而存帥師征湖南霍表兄馬鄴爲黃州刺史有夜扣齊安城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白使君借馬守陴者以告鄴歎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得無禍乎因畫馬數匹焚之水際數日存敗績死焉 稽神錄

紙錢冥吏所藉

南岳道士秦保言勤于焚修曾白眞君云上仙何以須紙錢有所未諭旣而夜夢眞君曰紙錢卽冥吏所藉我又何須此由是岳中益信重之 北夢瑣言

近辟一判官

金水主簿劉峭因游雲頂山覩山廟盛飾一堂有土偶朱衣據鞍峭訝之詰於山主山主曰余三夕連夢見王語近辟一判官宜設堂宇塑朱衣一官而祀之故有此作峭不信明年秩滿還成都遇都官員外孫逢吉言其事逢吉曰頃爲安仲古彌留之際語長幼雲頂山王巳具書馬聘禮辟吾作判官言絕儼然端坐長逝然則峭所見塑者非卽此耶 撒誠錄

崔判官

晉州女道士崔罝輜車一乘傭而自給一日車於路輾殺一小兒其父母訴官追攝駕車之夫械之欲以其牛車償

死兒之家其人曰此物是崔女道士處租來官司召崔并縶之太守欒元福夜夢冥司崔判官謂曰崔是我之姪女何罪而縶之夢覺遂釋崔俄而死兒亦活 玉堂閒話

吾將祐汝

豫章有戴氏女久疾不瘥見一小石形像似人女謂曰爾有人形豈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汝其夜夢有人告之吾將祐汝自後疾漸差遂為立祠山下戴氏為巫故名戴侯祠 搜神記

入秦主內史廖家

唐太和初沈亞之晝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廖舉亞之得見秦主累有戰功配以女弄玉

游吳

王生夢游吳宮得侍吳王送西施葬 此二條之類頗多然皆虞初謬悠故不備載

得為水神

劉伯玉妻段氏性妬後自沈而死七日托夢與伯玉曰吾今得為水神伯玉終身不敢渡水美人渡津者皆壞衣妝不爾風波暴發

輕雲

太原王坤為國子博士有婢輕雲卒數年矣一夕忽夢至

榻前坤甚懼起而訊之輕雲曰某自不爲人嘗念平生時若縶而不忘解也今夕得奉左右亦幸會耳坤憒然若醉不寤爲鬼也輕雲引坤出門門已扃鐍隙中道坤而過曾無礙行至衢中步月徘徊久之坤忽饑以語輕雲輕雲曰里中人有與郎善者乎可以詣而求食也坤素與太學博士石貫善又同里居坤因與偕行至貫門而門已鍵輕雲叩之有頃闇者啓扉曰向聞扣門今寂無覩何也因闔扉輕雲又扣之如是者三闇者唾罵之輕雲白坤云石生已寢固不可詣矣願郎更詣他所時有國子監小吏亦同里毎出常經其門因與俱至其家方見啓扉有一人持水缶

注於衢中輕雲曰可偕入旣入見小吏與數人會食初坤立於庭以爲小吏必降階迎拜旣而小吏不禮俄見一婢捧湯餅登階輕雲卽毆婢背遽仆於階湯餅盡覆小吏與妻奴俱起驚曰中惡卽急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紱銀印立於庭前因祭之坤與輕雲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至門焚紙錢於門側輕雲謂坤曰郎可偕行坤卽隨出至郊外見一墓輕雲曰此妾所居郎可隨入坤卽俛首曲躬而入墓口曛黑不可辨忽驚寤背汗股慄時天已曉心惡之不敢言是日因過石貫旣坐貫曰昨夕有鬼扣吾門者三遣視之寂無所覩又過小吏則有焚紙錢跡卽立召小

吏訊其事小吏曰某昨夕方會食忽有婢中惡巫云鬼爲
祟由是設祭於庭焚紙於此盡與坤夢同坤懼因告妻孥
是歲冬卒 宜室志

伯顏以家爲托

葉子澄吳人貧而好義與黟縣達魯花赤伯顏交至正壬
辰寇起浙省調兵守昱嶺時伯顏沒于王事其家在嘉興
崇德州訃至家人招黃冠師追薦攝召之顏云旦夕杭城
且危爾輩宜速依吾弟處逃生毋妻以無弟再扣之曰松
江葉子澄乃我存日生死交也可往依之即備船東行比
至前三日葉夢伯顏相見以家屬爲託比伯顏家人至葉
即留居供給不怠後杭城果陷 姑蘇志

有以報汝

永嘉高明則誠作琵琶記以伯喈爲不忠不孝記成夢伯
喈謂高曰子能寘我於善行當有以報汝覺而有感以全
忠全孝易之後高果發解或云是食蔡之報云 客座新聞

詣麗阿

鉅鹿有麗阿者美容儀同郡石氏有女曾內覩阿心悅之
未幾阿見此女來詣阿阿妻極妬聞之使婢縛之送還石
家中路遂化爲烟氣而滅婢乃直詣石家說此事石氏之
父大驚曰我女都不出門豈可毀謗如此阿婦自是常加

意伺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齋中乃見拘執以詰石氏石
氏父見之愕眙曰我適從内來見女與毋共作何得在此
即令婢僕於内喚女出向所縛者奄然滅焉父疑有異故
遣其毋詰之女曰昔年龎阿來廳中曾竊視之自爾彷彿
即夢詣阿及入戸即為妻所縛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
夫精神所感其滅者蓋魂神也旣而女誓心不嫁經年阿
妻死阿乃娶石女為妻 幽明記

普華來告

元合剌普華以廣東都轉運鹽使征占城交阯遇劇賊歐
鐘等横絶石灣其鋒鋭甚普華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
馬劄徒步格鬭以衆寡不敵為所執賊欲奉之為主不屈
遇害死其夕妻希召特勤氏夢普來告曰吾死矣知事張
德劉閏亦夢之二人相繼死而軍中往往見其乗騅督戰
云後贈戸部尚書守忠全節功臣謚忠愍 元史

神言州西寺

黄都御史紱方為四川叅政時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擁
不得行黄曰即有寃且散吾為若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
城隍夢有神言州西寺明日黄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
孔道倚山為巢黄率吏兵急抵寺盡係諸僧其中一僧少
而狀惡詰之無牒即塗醋垩額上酈洗之隱有巾痕黄曰

是盜也卽訊諸僧悉得奸狀蓋僧每夜殺過客投寺西巨塘中分其囊橐匿其妻女窖中恣淫毒毎久矣黃乃按律殺僧毀其寺 吾學編

忠安來辭

胡忠安濙致政家居卒年八十有九卒之日常州守卓天錫夢濙來辭明旦聞訃大異之

裸身稱冤

萬太守信宣德間治開封夜夢一男子裸身稱冤自言為祥符氏耿羊兒所殺屍埋莊後信驚悟明日至羊兒家考驗服罪人皆異之 開封志

萬來辭

萬開封信在任旣久一夕澡畢然燭廳事呼酒獨酌召二子曰强毅可達事功忠孝可通神明我去汝勉為之言訖而逝是夜巡撫某侍郎夢萬來辭儀衛甚盛黎明得訃大以為神 開封志

遼陽海神

徽人程姓者商於遼陽遇海神女以宿緣相就首尾七年每夜必至一日神女言大數已終與程泣別誡以大難將近宜徼省吾自相援及程自遼歸徽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同省其從父流連累日未發忽夕夢海神女促令

急去程別從父出城巳昏黑寓宿旅館是夜三更又夢神連促速去稍進將及於難程驚起東馳四五里聞砲聲連發回望城郭火起蓋叛軍殺張都御史脅城內壯丁同逆也及抵居庸夜宿關外又夢神速促過關程復驚起早行候關先入行數里而宣府檄至凡自大同入關者非公差吏人皆桎梏下獄詰驗恐有奸細入京故也是夜與程同宿者多不免惟程得脫禍云

神像求徒

錢脩撰福幼隨父入京寓於民家其室中有神像神夜託夢於其主求他徒曰有狀元在吾不敢耳 狀元紀事

輪迴部

托劉氏爲女

李庶以訟魏書死於臨漳獄中其妻元氏更適趙起一日元氏夢庶謂之曰我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旦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見告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乞於彼衣我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元氏言符合遂持錢帛往劉如所夢得之養以爲女長而嫁焉

處分爲高崇妻

魏涼州刺史宋穎前妻劉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之拜曰

新婦令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流涕顗旦見崇
言之後數日崇卒

梁朝祐南朝護

釋道宣姓錢氏母初有娠夢梵僧語云汝所娠者即梁朝
僧祐律師祐則南朝剡溪隱嶽寺僧護也宜從出家既産
宣遂從釋教居白泉寺遷豐德淨業等寺感舍利那吒之
異至乾封二年十月三日安坐而化春秋七十二僧臘五
十二 神僧傳

謝靈運來謁

江南邊鎬初生父忽夢前永嘉守謝靈運來謁願託君爲
父子鎬生貌類夢中者乃小字曰康樂及冠頴秀嗣主累
用之平建州克湘潭號爲邊羅漢 玉壺清話

速令李簡還生

唐開元末上蔡縣李亮子簡病卒瘞後十餘日有汝陽縣
張弘義亦病卒經宿即活自言我是李簡竟往上蔡入亮
家亮驚問其故云方病時夢二人着黃齎帖見追行十餘
里至大城署曰王城一處如人間六司院所勘責事悉不
能對忽有一人呼曰錯追李簡可即放還有一吏曰李身
已壞別令託生其憶父母不欲別處受生少頃見一人追
至汝陽張弘義吏曰弘義身幸未壞速令李簡還生遂被

兩吏扶出乃忽覺亮問其親族名氏及生平細事無不知也昔扁鵲易魯公扈趙嬰齊之心及竊互返其室以是稽之信非寓言矣 酉陽雜俎

爲蛇在皇子陂浮圖下

吳可久越人唐元和十五年居長安奉摩尼教妻王氏亦從之歲餘妻暴亡經三載見夢其夫曰某坐邪見爲蛇在皇子陂浮圖下明旦當死願爲請僧就彼轉金剛經冀免他苦夢中不信叱之妻怒唾其面驚覺面瘇痛不可忍妻復夢於可久兄曰園中取龍舌草擣傅立愈兄竊走取授其弟尋愈詰旦兄弟同往請僧轉金剛經俄有大蛇從塔中出舉首徧視經終而斃 報應記

二小兒聞誦法華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爲業精進練行有鴿巢其房楹上哺養二雛法師每有餘食恒就巢哺之鴿雛後雖漸長羽翼未成因學飛俱墜地死僧收瘞之經旬後僧夢二小兒曰某等爲先有小罪遂受鴿身比來日聞法師誦法華得受人身兒等今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家託生爲男僧乃依期視之見此家果育二子因爲作滿月僧呼爲鴿兒並應之曰唯 冥報拾遺

主簿前身

豫章李脩巳爲成都通判太守欲籍張主簿家産而非其罪李到任言以爲言得免簿具啓致禮爽謝李歸德於守不受李時年四十九尚無子簿繪李像置天神前夫婦日夕拜祝願早生好兒既而李陞守妻蔣氏有娠簿方歿夢托爲嗣而生子後登第仕至中散大夫 異夢全書

香烟存而檀越巳三生

有一省郎遊華嚴寺夢至碧巖下一老僧前烟穗極微僧云此是檀越結願香烟存而檀越巳三生矣第一生玄宗時劒南安撫巡官第二生憲宗時西蜀書記第三生即今生也省郎恍然方悟

牛相公來

劉景洪事楊行密爲江西牙將彭玗脇景洪附湖南僞許之復以歸行密景洪曰我不從彭玗因活萬餘人後必隆因名所居山曰復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後曾孫沆之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

輪迴夫婦

宋王貞婦梁氏臨川人嫁夫纔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義不受汚辱若後娶幸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戸強使從巳婦紿曰夫在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戸以金帛與其夫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戸即犯

婦婦拒且罵曰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實臨之乃被殺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馬援來居其宅

宋田祐恭母夢伏波將軍馬援來居其宅祐恭有明識爲蕃部長政和間被召入覲拜伏進退不類遠人建炎初劇賊王闢等破歸州將拔瞿塘蜀帥調其兵破賊璽書嘉勞遂世爲思州守初伏波祠甚靈及祐恭生祠不復靈至祐恭卒乃復靈應如初 思南志

嚴闍黎至家

王十朋自言少時有鄉僧每見必謂曰此郎嚴伯威後身也不曉所謂旣而訪諸叔寶印大師師曰嚴闍黎字伯威汝祖毋貫之兄也博學工詩文戒行脩飭汝父毋昔以無子爲憂禱求甚力至政和壬辰之正月嚴卒汝祖一夕夢嚴至其家手集衆花一大毬遺汝祖曰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來忽不見是月汝毋有娠至十月而汝生嚴眉濃黑而垂目深而神藏日能誦千言喜作詩人以汝眉目及趣好類之且有是夢冠其後身云後王於高宗朝狀元及第歷官龍圖學士 古今夢徵

女更生

廣平太守馮孝將男馬子夢一女人年十八九歲言我乃前太守徐玄方之女不幸早亡亡來四年為鬼所枉殺按生錄乃壽至八十餘今聽我更生還為君妻能見聘否馬子掘開棺視之其女已活遂為夫婦 幽明錄

食麻糍

宋太學生葉文鳳年十八登進士第官天台赴任途遇生辰午睡夢食麻糍覺聞鄰嫗哭因扣之言今日亡兒生辰期以麻糍祭葉又詳問嫗曰兒陳希曾本縣以詩亞薦尚存稿在葉求閱即及第之作無一字差舛是知前生子遂載之赴官 異夢全書

李白

宋郭祥正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名梅堯臣讀其作笑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

死後當為宗孫

相州馬家兒臨死顧謂母曰兒於趙宗家有宿緣死後當與宗為孫宗即吾同村人也其母弗信乃以墨點兒右肘趙妻亦夢此兒來云當與娘為息因而有娠夢中所見宛然馬家子比產驗其黑子還在舊處及兒三歲無人導引自能向馬家云此是兒舊舍也 法苑珠林

二僧

元入宋臨安帝㬎既降封瀛國公使爲僧號合尊有子完普亦爲僧俱坐說法聚衆見役其舅有陘全翁夢二僧曰我趙㬎也被虜屠害已訴諸上帝可復讎矣又韓山童倡言彌勒佛下生而中原之亂沸起元鼎竟遷趙㬎復讎庶幾驗云

我今當寄母家

元岳眞人母一日夢老人皓髮長身冠劒莊偉告之曰我今當寄母家矣明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自天而下奔往視之止於岳家眞人乃生自幼不嗜酒肉至元中封崇元廣化眞人丞相安童病眞人視之即愈大德初升仙而去 涿州志

有僧踵門

寶曇和尚先世汴人母有娠夢有僧踵門遂生曇曇在襁褓中見僧輒喜笑稍長見佛即禮拜常時趺坐人知其前生亦僧也或以其生時適天目斷崖禪師示寂因疑爲斷崖再世云 吳中人物志

文潞公

韓忠定文生時母夢紫衣人語之曰吾送文潞公與爾因名文登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多善政至戶部尚書以疏中

官罪爲逆瑾所嫉謫戍瑾誅復職至嘉靖初年賜璽書褒美壽加宮保誥文有倡危言而扣閽屹山岳之難揺甘奇禍以忘家凛氷霜之不變起文彦博於九十之餘繼韓魏公於百代之後式符夢云且公家相州魏公裔也

享祭

黃巖林方伯一鶚居官時嘗於中元日晝寢夢享一婦人之祭覺而所享之物若在齒頰家坊屋舍宛然在目公怪之命一健卒指其所向物色之果於某坊得一老婦年七十餘喪其故夫所焚紙灰尚未寒問其祭物與夫死之年月日時以復於公其物乃公夢中所食而夫死之年月日時與公之生無不同者亦甚異也（寓園襍記與本部葉文鳳事同）

張越吾

明經張越吾者三輔人也失其名以待試輦下中煠毒以死張故無子止一女曰喜姐納同鄉李上舍子聘未行死之日李適在北雍因得經紀其喪且爲檢閱其篋中有珠一封上題曰喜姐將歸以備女粧也李悉識而封之因乞假於司成爲護其喪歸甫抵其家張婦出哭而謝備陳所爲經紀事若目見者李異而問之張婦曰先凶問未至前妾有夢夢夫君倉皇歸自言中煠毒死頼李親家爲我畢力今喪具巳備行囊皆李所識無失也我今爲上帝所憐

命我爲江都城隍當時時歸家視汝歸則壁中當有車馬鼓吹聲因是知所以謝李故異之然亦以始死魂魄未散耳無何而壁中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矣久之而鄰之人亦聞其家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矣如此者盖五六年忽一夕李夢張至其家呼謂之曰我因數數顧家不置帝復遣我投生人世今將投高唐州城外十五里村中林秀才家爲之子秀才名接武六年後君謁選當貳其邑令時則喜姐計已適君子君當携之行經高唐幸爲我少駐須遣來童一訪我于林秀才家便令我與女一面來童其故臧也李驚寤而識之及期謁選果若夢所擬乃携家過高唐遣來

童訪之過城約十五里許問所謂林秀才名接武者人云秀才已告衣巾矣前牆門内有兒坐其間者即其家也來童至彼未及啓口問兒兒即呼之曰來童汝來乎來童驚曰兒何自識我兒曰我故汝主張越吾也來童拜且泣當時環聚而觀者如堵既而曰李親家來乎曰來曰喜姐來乎曰來曰可趣之來我思見之久矣來童去久之車騎馳至則李夫婦與喜姐來也兒初持李泣且謝之李婦欲提抱之兒却去不可曰親毋毋兒我我固親家也已而携喜姐手以泣言汝毋孫苦今奈何又言我在京師購珠一封爲汝粧非汝翁爲我封識汝幾不得珠矣是時曹侯鐸守

高唐聞其事召而問之確因上其事於郡郡伯羅即檄召之令馳驛以來一日適羅大都授於學宮令吳邑傳明府尚爲諸生以高第弟子與焉羅云高唐有一異事業已召之計令日且至當令諸生見之有頃則林生抱兒入兒長揖稱羅曰公祖若猶自謂明經也林教之以爺稱羅兒不應再强之則曰老師羅因扣之曰兒今日知爲兒耶爲成人耶亦不應再問之則曰師以我爲兒耶爲成人耶衆皆竦然傳因問前世中某科鄉試則曰達其道榜中問其題曰一人定國餘皆以次述之不爽問能憶前所作否曰惟墨卷七首尚能成誦餘不盡憶矣此傳明府稱說目擊故紀之

詳成器部沵武帝　眇目僧執香爐

詳名姓部范祖禹　鄧禹

詳昆虫部黃庭堅　學士其後身

詳什百部眞德秀　二十年前事

三閭大夫

詳聖賢部夏侍郎原吉

僧遺以花

詳品物部胡尚書濙

夢占類考卷十一

夢占類考卷十二

長洲張鳳翼伯起編

黃冠部

老子

桓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陳相爲老子立祠 高士傳

玄元皇帝

玄宗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於盩厔迎置興慶宮 唐秘史

游帝居

天寶初賀知章臥病夢游帝居數日痊乃請爲道士詔許之

靈鳳集身

唐王遠知母丁氏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夢綵雲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生遠知遠知少聰敏博總群書師事陶弘景傳其道法歷陳至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召之遠知來謁見須臾鬚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旋復如舊後預識唐太宗爲太平天子太宗即位將加重位固請還山璽書褒美其年遠知爲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見署少室伯將行在卽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卒時年一百二十有六甘露三年追贈太中大夫謚昇眞先生 唐書

神官與言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挈攜陬維口瀾翻百二十刻須臾間我聽其言未云足捨我先度橫山腹我徒三人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平行蹋𩫕𩫕神完骨蹻脚不掉側身上視溪谷盲杖撞玉版聲彭䑼神官見我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陀可坐臥我手承頦肘拄座隆樓傑閣磊嵬高天風飄飄吹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噍行詰盤

日前截斷第二句綽虗頷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韓昌黎集

昌黎姪湘得道仙去所謂壯非少者得非其人乎觀詩意似欲度公而公挴然不移非有天下之定見定力者烏能若此蘇長公云公之靈在天下若水之在地中則固無往不在無時不存信乎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也千載而下想其風度猶凜凜有生氣則豈待仙而後永世哉末句我寧之寧宋儒改作能然不若寧之有味且神山之山猶作仙字未能正之爲山也

邯鄲枕

開元七年道士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隱囊而坐俄見少年盧生衣短褐乘青駒亦止邸中與翁言笑盧生顧其衣裝敝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子談諧方適而歎其困何也生曰吾常志于學自惟青紫可拾今已過壯猶勤畎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磁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生貲愈厚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遷陝牧移節汴州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爲京兆尹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除御史中丞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歸朝冊勳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爲時

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爲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列復誣與邊將交結圖不軌下制獄中官爲保之減死投驩州數年帝知寃復進爲中書令封燕國公生五子有孫十餘人後以年逾八十病薨盧生欠伸而寤見其身方偃於邸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耶翁謂生曰人世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枕中記

許飛瓊

許瀍暴卒三日醒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復寐驚起改第二句云天風吹下步虛聲曰昨夜夢到瑤臺有女三百餘人一云是許飛瓊令改第二句不欲世間知有我也 逸史

我迎仙公

凉武公李愬以殊勳子將元和兵擒蔡破鄆數年攻城下壁未嘗枉殺一人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徵還京師將入洛其衙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凉公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爲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八人乘馬持絳節幡幢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

安知宰相招季武與語季武驟馬而前持節道士曰可記我言聞於相公其言曰聳轡排金闕乗軒上漢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烟霞季武驚覺汗流被體後三日凉公果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爲導因入慰天宫寺月餘而薨 續幽怪録

請作水陸大醮

許旌陽嘗因修觀既畢欲刻石記之得古碑字刓缺不可復識因剗去舊文刊刻新記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間空中言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宫求救不然即有不測之釁許愕然異之乃焚香虔祀願示求救之由良久復語曰所刻碑舊文雖已磨沒而此時爲文之人見詣水官相訟云奪我之名顯已之名由此水官將有執對之命速宜求之許君乃訪得舊文立石刊紀一夕夢神人相謝再顯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山水萬靈得三官舉名可以証道許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陸醮法傳於人間 録異記

白鶴觀道士

唐末祁陽縣白鶴觀有鐘重數百斤一夕雷雨鐘忽吼躍入江中後有客夜宿昭潭夢一道流曰吾祁陽白鶴觀道士欲歸久矣幸附後載客諾之遲明解纜見有鐘臥水次

有文祁陽白鶴觀鍾客悟乃載而置之觀

白雲居士

唐申泰芝誕日與玄宗同居佘湖山修煉玄宗一夕夢湘南有白雲居士召至京師言論契合賜號大國師

浮雲洞

崇仁縣田家黃氏子夜夢偉丈夫自稱回巖客令語世人曰此浮雲洞也洞賓每自稱回道人且巖其諱也然則回巖客令語世人者非卽洞賓警世乎

老子像

治平中蘇子由寓京師夢入三清殿上老子像高二三尺秋甚異謂子由曰子知楊綰事乎子由荅曰唐之賢相也子知高郢嚴震乎子由曰郢文臣震功臣也三人孰優曰郢震不及綰遠矣曰三人皆終尚書僕射然綰不至上壽郢震並享耆年子知其說乎曰不知也曰綰好殺生而郢震皆不殺此所以異也子其志之遂覺夢談

道士持素書

宋高懌以隱逸爲文彥博所薦就除光祿寺丞不拜夢道士持素書聘爲白鹿洞主俄卒

神和子

張詠少時至鄭州有一山人氣貌甚古同宿旅中與之語皆塵外之事問之不言姓氏自稱神和子而已質明爲別

語之云異日相會于西川詠稍異之及知益州因患頭瘡
朝廷差内侍羅自賓到川傳旨問卿治郡不易頭上瘡子
痊否詠感君恩遂於龍興觀設醮乞保殘軀畢期報國是
夕坐寐夢疇昔神和子謂曰頭上瘡勿疑不是死病及覺
語與道士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鄭韶州處士贈神和子
歌索而閱之益異其事其歌先在觀内五靈院刻石存焉

白石洞天主者

宋宣和間館職有常懷者謂宗室趙子崧曰吾夜夢帝勅
公爲白石洞天主者後子崧被謫龍州壽放自便道梗未
能歸寓居潯州潯有白石山即道書所記二十一洞天也

子崧竟没於潯符常夢焉

仙官賛拜

蔡京以道人王老志見徽宗老志熟視上曰頗記老臣否
徽宗亦記甞夢游帝所有仙官賛拜者其面目即老志也
恩禮遂渥 陸氏舊聞

蓑而跣哭

中立淮陽人也世爲鼎族遭亂寓于吳郡甞業儒能文
旦焚書裂衣遁去既歸荷蓑結廬于天慶觀之龍王堂
佯狂妄談久而皆應蓑衣療疾無不奇驗孝宗在位忽夢
有蓑而跣哭而來弔問之曰臣蘇人也詰其故不肯言寤

以語左璫時上意頗崇緇抑黃弗深信也居月餘成恭后上仙莊文繼即世璫因陳前夢之驗以寛上心上矍然憶昨夢輒泣而嘆璫進曰臣微時聞蘇有何中立者類其人因道其所為上驚喜諭召不至嘗燕居深念以規恢大計累年未有所屬且坤儀虛位焚香殿中默言曰何誠能仙必知朕意遂授璫以香茗曰汝見何惟致贄問所求則曰陛下禱矣璫如命見何何忽掉首曰有中國人即有蕃人有日即有月不須問趣之去既去復呼還曰所問者姓我猶忘之但言朱家俐子不可用也使者歸奏上曰誠知我心遂賜號通神先生築菴于觀內賜御寳書扁以寵之既而成肅正位中宮事無不驗 吳郡志

鐵冠道人

宋熙寧初邵武人徐熙春夢鐵冠道人儀容脩偉既寤至城南五峯院遇所夢者自云姓蔡住武夷遺以五華草食之甘美自此不復粒食但飲清泉約以某日至武夷至期而往蔡已先在徐以水深不能渡止於金身院修煉尸解而去 八閩志

神授養生之道

王大猷本朐山人乾道間仕爲忠翊省幹寓居吳中街路忽夢神欲授以養生之道自是虔志事神月朔朝禮飯道

設齋至淳熈中以四月十四日爲吕純陽誕辰齋百道士
齋散有道人至黧面跣足敝褐片巾徧體瘡痍而略無氣
穢屢言來後時幸毋郤人咸怠容獨大猷加禮待道人謂
曰吾能治内亦善治外大猷問高隱何地道人曰得隱便
隱初無定隱問其姓名俛而不荅徐曰省幹當兼善天下
豈宜獨善其身大猷荅以天下人安吾道始安道人笑曰
此子可教遽别去期年忽再至稽首趺坐大猷叩之不語
頃之曰昔聞省幹有天下安之言然而其說有二有富貴
而安者有藥石而安者君意何如大猷曰吾志不在富貴
道人曰予有異方藏之肺腑久矣浪游江湖未有可託今
觀汝有道風不容自秘令屏左右治潔室密授其方戒曰
藥就即可施之所治者一切風疾若不宦遊量立價以售
非特養生兼以濟物執此心不遷他日姓名可達上帝而
子孫亦有利焉若圖轉授非神明所許語旣有孤鶴自天
而降道人撫之笑别大猷遥乘鶴飛去復有群鶴環繞大
猷與衆咸驚絶知其爲仙遂制藥博施迄今其家尚不遷
藥亦不絶所謂王省幹宅遇仙丹也 姑蘇志
神人告以修道
金吕道章大定間爲縣吏夜夢神人告以脩道寤即避役
居洪慶觀道成治民間疾疫有驗比修觀宇買木管州山

放棹置黃河水面道章坐其上順流而去不知所之垣曲志

麻姑乞樹修廟

登州劉鯉堂前有大槐樹一夕夢一女官自稱麻姑乞此樹修廟劉謾許之既寤異其事後數日風雷大作失槐所在即詣麻姑廟覓之槐已臥其前矣夷堅志

劉海蟾

嘉靖乙亥十二月二十三日何少宰孟春夢至一所三四道士相與飲啜已而有先去者何繼出門未行間堂中人謂童子曰我劉海蟾也爾師以藥金貯食餉我殆知我者我歌其或喜之於是歌曰百年非是等閒身學道而今秪四人中有兩人須得道不知誰主更誰賓何乃駐而聽之心亦自歎不知其所謂得道指誰其人又歌數闋中一首曰此身生意與誰論紅綠年年共一根常向人門問門口却忘門口是家門語多疊字夢差了了既覺不能盡憶餘冬序錄

憐汝有仙骨

吳郡馬翁名某廉憲馮公時雨太夫人之兄也病瘵失音濵於殆矣一日至野外半途疲頓不復能行忽見一道人命之擡頭謂曰爾病甚欲療否吾為汝製藥乃自唾手心

以手作丸藥狀頃之成一小丸囑令至家跪向天服之毋
令四目見也因申以酒色之戒遂手自扶翁得扶便覺
有力問病愈何以爲謝道人曰子欲謝我乎當以鷄子三
百肉二十斤米二十石可也翁問當送至何處道人曰俟
子病愈我自來取遂去翁歩至家見門內無人如教跪向
天而服之適家犬吠翁大聲曰打狗家人聞其有音駭而
且喜皆來問之翁語以故明日竟全愈乃爲買鷄子貫肉
糴米各如數以俟道人來取久之不至而里中大疫試以
其米與作粥粥皆有紅色疫者得之卽愈或得肉與鷄子
者亦然遠近聞之求者如市遂傳遇仙之名焉然翁於酒

色未能如所戒也不數年復病瘵失音翁亦自以爲不復
起矣一夕夢前道人來怒詈之曰我憐汝有仙骨故救汝
汝不遵吾教今死矣翁乞憐久之道人曰明日午仍至故
處來翁遂寤不敢向人言也明日復至其處道經闤闠見
一商排之而前口喃喃罵之若嫌其阻彼行者然翁方病
不能與之較也此商散手行袖中墮一包約數十金翁拾
之念彼罵我不欲還又自揆病至此何苦作此等事呼商
還之商受而愧之不謝竟去翁旣抵故處寂無人也久之
見一乞嫗挈一兒來口中數兒若怒其不率教者然翁矍
然計其謂我也豈卽道人幻形乎趨而拜之嫗忽不見惟

唾涎在地翁伏而餂之香甘異常病即痊如昔焉後翁時
時自作猿引鳥啄諸狀迨其將終亦有諸異不盡述

緇流部

出江東爲高悝所得

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令人掊視得金像載至長干寺僧夜常放光後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值胡亂埋像於河邊今尋覓失所忽一夜我輩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故特來言之悝乃送僧至寺見像皆噓唏涕泣像復放光燭照殿宇 梁書

金像手摩頭

晉僧法洪在瓦官寺發心鑄丈六金像時官禁私鑄像猶在模所司知覺收洪楚械洪念觀音每日百遍忽夢所鑄金像往獄手摩頭曰無慮其像胸前方一尺許銅色燋沸當洪禁日國家牛馬不肯入欄時以爲怪旬日有赦洪得免像即破模而自現 辨正論

註經殊合道理

東晉恒山釋道安著經石趙之亂避地於襄陽註般若道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一道人頭白眉長語安曰

君所註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洪道可時設食也後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是賓頭盧也於是立座享之遂成永則 法苑珠林

菩薩慰諭

晉義熈十一年郭宣文處茂與楊收敬爲友收敬有罪下獄宣與處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後夜夢一菩薩慰諭之告以大命無憂俄而鎖械自脫及曉還著如是復解二人遂發願若得免罪各出錢十萬上明西寺作功德少日俱免宣依願送錢向寺處茂違誓不送及盧循舉兵茂於香浦爲流矢所中將死曰我有大罪語訖而死 辯正論

人長丈餘從南來

晉張應妻病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鎧曇鎧期明日當往應歸夜夢見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此家何乃爾不淨見曇鎧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覺便秉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鎧明往應說其夢遂受五戒妻病有閒尋即全愈

神授聲法

支曇籥月支沙門也嘗來虎丘夢神人授聲法覺因裁製新梵清響妙絕宋孝武勑使至郡從受五戒 姑蘇志

受誡於度法師

釋法度黃龍人也南齊初遊于金陵高士名僧紹者隱居
攝山待以師友及亡捨所居山爲棲霞寺先是有道士欲
以寺地爲觀住者輒死後爲寺猶多恐懼自度居之群妖
皆息經歲餘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投剌於度曰
靳尚度命近前尚形甚閑雅羽衛亦衆致敬畢乃言弟子
主有此山七百餘年矣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後棲託或
非真實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
給并願受五誡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
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庭輒先去殺於
是辭去明旦一人送錢一萬并香燭等疏云弟子靳尚奉

供至其月十五日度爲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誡
而去既而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誡於度法師矣今
後祠祭者勿得殺戮由是山中薦獻菜飯而已 圖經

中國今有聖主

天監元年于陁利國王瞿曇修跋陁羅以四月八日夢見
一僧謂之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
使貢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
安陁羅初未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
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本
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貌飾以丹青仍遣使奉表獻

之既至與武帝形相符焉 梁書

勝力菩薩

陶弘景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 梁書

相爲申延

梁劉霽性至孝母胡氏寢疾霽時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音經萬遍夜夢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

念觀音經千遍

王玄謨圍滑臺軍敗將見殺夢人告之曰念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乃得免

同侶一人離析

天竺一僧有畫像乃梁張僧繇眞跡也初畫二僧後屬侯景之亂畫遭刺劃分而爲二其一在唐故常侍陸堅處陸嘗嬰篤疾忽夢寐覩胡僧謂曰我有同侶一人離析已百餘載今在洛陽故城東李君家若能爲我求之再得會合當以法力扶助令爾無恙陸既痊求訪如夢中之旨獲見李君而僧像具在乃以俸錢十萬購而合焉即日疾瘳 劉長卿集

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

東魏孫敬德慕造觀音像自加禮敬後爲刧賊所引不勝栲楚忽夢一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千遍臨刑誦念數滿刃自折爲三段膚頸不傷三易其刀終折如故所司以狀聞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及歸覩其家觀音像項有刀迹三較寫其經布於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 冥祥記

佛圖崩壞

北魏奚康生久爲將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嘗於南山立佛圖三層忽夢崩壞沙門爲之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不久竟爲元乂所害

彌勒

陳釋慧思夢彌勒說法開悟乃造二像並同供養又夢隨彌勒與諸眷屬同會法華豁然開悟轉復精進 神僧傳

金剛經

隋杜之亮爲漢王諒府叅軍後諒於并州舉兵反敗諒與僚屬皆繫獄諒惶懼日夜涕泣忽夢一僧曰汝但念金剛經即此厄可度至曉取經專誠習念及主者並引就戮諒身在其中唱名無諒既行刑主者坐罰俄而會赦得免後爲黃州刺史 報應記

特相隨喜

釋曇翼還江陵修復長沙寺入君山伐木夜夢神人告翼曰法師既為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人妄有所伐明日伐木沿流而下還至寺材已畢　神僧傳

呑舍利

大安國寺大達法師姓趙氏世為秦人母張氏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呑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弘法教言訖而滅師始十歲依崇福寺為沙彌十七正度為比丘後通涅槃大旨於福林寺復夢梵僧以舍利滿琉璃器使呑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天下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脅而滅當暑而容若生竟夕而香不滅　唐文粹

金色神念寶勝佛

安史兵亂肅宗訓兵靈武屢夢金色人念寶勝佛於御前翼日以夢中事問左右或對曰有沙門行迹不群居此山恒誦此佛號召至帝視之曰眞夢中人也

檀越宜誦經令遍

唐邢州司馬柳儉任岐州岐陽宮監坐誣繫大理寺儉至心誦金剛般若經有兩紙未遍不覺眠睡夢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誦經令遍即應得出儉忽寤勤誦不懈經二日忽有敕喚就朝堂放免

二僧爲師

司空圖晝寢夢二僧謂之曰吾當爲汝師汝昔矯於道欲而不固爲利欲所拘幸而悔悟將復從我於是且汝雖退亦嘗爲匪人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復何求哉圖因號耐辱居士得免禍於亂世云 唐書

負鉗僧苦行

唐宋汶牧黄州日秦宗權叛命作亂將欲大掠四境蔡州有念金剛經行者郡人咸敬之宗權差爲細作令入黄州採事行者至黄州未逾旬爲人告敗宋汶大怒令於軍門集衆決殺忽報有加官使到將校等上言方聞喜慶不欲遽行殺戮由是但令禁錮逾月使臣不到又命行刑出獄牢次報使入境復且停止使已發引出就刑值大將入衙見之遽白於宋曰黄州士馬精强城壘嚴峻何懼姦賊窺覘細作本非惡黨受制於人將軍曲貸性命足示寬恕汶然之命髠鬚負鉗化緣造開元新寺寺宇將就之一夜夢八金剛告曰負鉗僧苦行如此締搆既終盍釋其鉗以旌善類汶覺大異之遂令釋鉗待以殊禮自後一州悉呼爲金剛和尚 報應記

教經聰悟

唐絳州隱泉寺沙門徹禪師行遇癩人在穴中徹引出山中為鑿穴給食念誦法華經素不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解倦誦經向半夢有教者後稍聰悟已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部了鬚眉平復容色如故（冥報拾遺）

羅漢眞儀

唐沙門貫休善畫嘗作十六羅漢夢中所覩覺後圖之謂之應眞羅漢故翰林學士歐陽炯贈歌云或然夢裏見眞儀脫去袈裟點神筆蓋謂此也（一作休夢得十五羅漢佳相識其一有告者曰師之相即是遂臨水圖以足之）

本師來慰問

龐嚴為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門嚴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予有先知故來相報耳嚴喜問之曰予為相乎曰無曰節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為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以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則壽幾何曰惜哉所乏壽耳向使有壽則無求不可曰當何日到官曰來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當有除替嚴以狀請於臺使元稹稹素與嚴善必謂得請及稹復書乃云請俟交割書至嚴方宴客發書嘆曰予固知未可乃具言夢中事於座客竟以五月二十三日始得為京兆尹未幾卒於官

龍樹菩薩

蔡襄守閩中李士寧經由閩謁之襄因告士寧久患目疾不愈昨夜夢龍樹菩薩士寧卽於袖中出畫本視之一如夢中所見 李壁荆公詩注

攺寺龍遊

金山寺在唐代謂之龍遊觀巳而爲浮圖所有幾二百年宋咸平中寺僧幻聰獻山圖祥符五年眞宗夢遊其處攺名龍遊禪寺重賜修建飛白書龍遊寺三字揭於門 金山志

光明按

宋王球爲涪陵太守以失守繫獄防鎖堅固獄中百餘人並多饑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心念觀世音夜夢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名光明按行品併諸菩薩名球得而披讀忘第一菩薩名第二觀音第三大勢至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門也旣覺鎖皆斷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志因自釘治其鎖經三日而得原 法苑珠林

招提寺可終身

淳化間周朝壽任泗州守嘗不請於朝而修城朝廷不准所費罄家償之貧不能堪夜夢老叟謂曰若往招提寺可

終爾身明日往寺遇老僧僧問姓名鄉貫即請沐浴更衣設供止宿旦具香花迎入法堂會衆升座曰尊君侍郎所寄錢十萬貫老僧被此褦襶十年謹用歸納授以簿書訖端坐而化 夢談

十餘僧求掛搭

邊知白祖塋在平江之蒸山宣和中爲太學學録得石本羅漢十六紙遣家僮致之墳菴先是行者劉普夢十餘僧持學録書來求掛搭以白主僧慧通通難之曰菴鮮薄安能容大衆哉來者一人取筆題詩門左曰松蘿深處有神天不憶其他語明旦話此夢未竟而石本羅漢至數內一人即夢中所見題詩者也由是智足成一章云松蘿深處有神天小剎何妨納大千掛搭定知宜久住歌吟何幸得留傳袖中出簡聊應爾門上題詩豈偶然願我未除煩惱習與師同結未來緣菴曰慶雲至今遺址尚存 夷堅志

茂之在寺中講法

求那跋摩至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講法 神僧傳

我在雲花寺

長安雲花寺有觀音堂在寺西北隅大中末百姓屈巖患

瘡且死夢一菩薩摩其瘡曰我在雲花寺嚴驚覺汗流數
日而愈因詣寺尋檢見一菩薩果如所覩嚴遂建堂移之
酉陽雜俎

繡佛寺

范陽盧頊家於錢塘有婢曰小金為陰鬼所侵備見妖異
小金夜夢老人騎大獅子旁有二崑崙奴操彎謂小金曰
吾聞爾被鬼物纏繞故來救汝汝衰厄之年故鬼黠爾作
容汝若不值我來至四月當被作土戶則不免矣汝於其
曰拾得繡佛子否小金曰然汝看此樣繡取七軀佛子七
口幡子言訖又曰作八口吾誤言耳八口一律四口又截
頭髮少許贖香以供養之其厄則除矣小金曰今苦腰背
痛不可忍慈悲爲除之老人曰易耳即令崑崙奴向前令
展手便於手掌摩指則如黑漆染指上便於背上點二灸
處小金醒具說其事即造佛及幡視背上果有二點處遂
灸之背痛立愈盧頊不信其夜又夢老人曰吾哀爾疾危
是以來救汝郎主却忽我汝至四月必作土戶須於三月
末出杭界避之小金曰餘杭可乎老人曰餘杭亦杭州耳
又曰嘉興可乎老人曰可汝於嘉興投誰家荅曰某家有
親欲投之老人曰某家是孝汝今避鬼還投鬼家何益也
汝投吉人家則可矣又臨發時脫汝所愛惜衣一事剪去

身留領縫襟帶餘處盡去之縛一草人衣之著宅之陰閣處汝則易衣而潛去可也小金曰聖賢前度炙背當時獲愈今尚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爾腰者令爾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耶復於崑崙手掌中研墨點腰間一處而去悟而驗之復有點跡便灸之又差至三月盡如言避之嘉興自後無事 通幽錄

釋迦佛自上而降

洪源幼聰秀爲親鍾愛忽夜夢釋迦佛自上而降入坐堂中口誦法華經洪源敬仰久之而覺遂辭父母出家初居西峰寺後掛錫靈巖院一日出遊眠於沙灘上有虎繞其身至曉而去人皆異之 穎州志

異僧指示

鄒縣海印幼悟道嘗夢異僧指示一旦呼弟子謂曰吾幻身不堅非久住世親書偈畢端坐而化 泰安志

須彌山羅漢

御史中丞薛存誠由臺丞入給事中未幾復亞憲臺再入之日浩然有閒曠之思閽吏晝寢夢僧數十人持香花幢蓋作梵唱次第入臺閽吏呵之曰此御史臺是何法事高聲入來其一僧自稱識達是中丞弟子來迎本師閽吏曰中丞本非僧侶何云本師識達曰中丞元是須彌山東峰

静君院羅漢大德緣誤與天人言謫來俗界五十年年足
合歸故來迎耳非汝輩所知也閽吏將馳報遂驚覺後數
日薛公自臺中遇疾而薨其年正五十矣續玄怪錄

與劉秉忠語

姚廣孝法名道衍初從　成祖於燕邸居故慶壽寺無夢
與劉秉忠語後以靖難功至太子太師

儒釋道來見

正統戊辰廷試前一月　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至揭榜
彭狀元時由儒士陳榜眼鑑少寓讀神樂觀岳探花正少
寓讀慶壽寺似符夢云

金人項有光明

詳珍寶部漢明帝

登塔

詳姓名部孫夢得

僧遺以花

詳植物部胡尚書濙

說夢部

黃帝内經素問

黃帝曰願聞淫邪泮衍柰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内而未
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處與榮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

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氣淫于藏則有餘于內不足于外黃帝曰有餘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焫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饑則夢取甚飽則夢予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喜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寫之立已厥氣客于心則夢見丘山煙火客于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于肝則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于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于膀

胱則夢遊行客于胃則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客于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客于膽則夢鬬訟自刳客于陰器則夢接內客于項則夢斬首客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窌苑中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于胞脯則夢溲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

列子

夢有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虛浮為疾者則夢揚以

沉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豈虛語哉

莊子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耶其夢者耶

漢藝文志

漢藝文志七略襍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爲首其說曰雜占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爲致夢夏后氏所作觭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得周人取焉而占夢掌爲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於王王拜而

受之及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者猶釋采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協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奠於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為大是以見於七略者如此晉魏方技猶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在如林亦無一人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容齋隨筆

衛樂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噉鐵杵無想無因故也衛思經日不得遂成病樂為剖析之衛即小瘥樂歎曰此兒胷中必無膏肓之疾世說新語乘車擣虀二語謂無此事則無此夢世無鼠穴容車虀堪鐵杵之事也然世無其事而有其夢者亦每有之

殷浩

或問殷浩曰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財而夢穢時人以為名言

王叔和

晉太醫令王叔和脉經云肝氣虛則夢見園苑生草得其時則夢伏樹下不敢起肝氣盛則夢怒厥氣客於肝則夢

山林樹木厥氣客於膽則夢鬭訟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得其時則夢燔灼心氣盛則夢喜笑及恐畏厥氣客於心則夢丘山煙火心氣虛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散厥氣客於小腸則夢市邑街衢脾氣虛則夢飲食不足得其時則夢築垣蓋屋脾氣盛則夢歌樂體重手足不舉厥氣客於脾則夢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厥氣客於胃則夢飲食肺氣虛則夢見白物見人斬血籍籍得其時則夢見兵戰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厥氣客於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器奇物厥氣客於大腸則夢田野腎氣虛則夢見舟船溺人得其時夢伏水中若有畏怖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相屬厥氣客於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厥氣客於膀胱則夢遊行 與素問略相同

蕭方等

梁世子蕭方等著論有云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觸摇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 梁書

白居易

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食

黃魯直

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窮人夢富貴達者夢神仙

呂祖謙

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歸之因因之説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固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今日之想實因於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説也信如是説無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已矣然叔孫穆夢豎牛之貌於牛未至之前曹人夢公孫彊之名於彊未生之前是果出於想乎果出於因乎雖然起廣樂於九原吾知其未必能判是議也

治惡夢

錢丕夜多惡夢但就枕便成輒通夕不止後因赴官經漢上與鄧州推官胡用之相遇驛中同宿遂説近日多夢慮非吉兆胡曰昔嘗如此驚怕特甚有道士教戴丹砂初任辰州推官求得靈砂雙箭鏃者戴之不涉旬卽驗四五年不復有夢至今秘惜因解髻中一絳紗囊遺之卽夕無夢神魂安靜眞誥及他道書多載丹砂辟惡豈不信然 類編

麝枕

置麝枕中可無惡夢 物類相感志

懷夢草

有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懷其葉則知夢之吉凶漢武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見東方朔乃獻一枝帝懷之遂夢夫人因改名懷夢草

圓夢

今人說圓夢元周密視聽鈔以南唐近事馮僎舉進士時有徐文幼能圓夢爲證不知唐李德裕次舊聞已有之安禄山之叛黄幡綽陷在賊中及收復有言幡綽與逆賊圓夢必知其不可也圓夢字見此又秦再思紀異錄長安興義寺有圓夢堂寺乃神堯賜禪智滿常住者滿以圓夢得驗而堂以得名圓夢之說蓋唐之前已然餘冬序錄

皆夢軒說

余客松上夢一道士戴華陽巾者蒼練衣者來訪余揖而問曰客誠有道之士邪何衣冠之異也客笑曰子未聞道也吾身蛻也衣又吾之所以蛻所蛻也蛻且非吾有蛻所蛻吾爲乎有哉余曰若是則遊方之内者縣而未解也請論縣解可乎客曰然子以淳于棼之典郡貴乎曰不足貴也子以莊周之爲胥樂乎曰甚樂客曰是二者皆未足以語縣解也敢問何謂邪曰汝於周則樂於棼則不貴豈以蝶夢則胥夢則非夢也於一夢而別二夢是非縣之未

解乎今吾有術能與萬物變化試使汝一爲胥一爲螘子且樂乎且不樂乎抑將以胥爲樂螘爲不樂乎曰悉不願也曰然則子於胥夢恍螘夢憂恍爲火炎憂爲寒氷寒熱戰於內氷炭膠其胸縣之不解不旣深乎且子嘗於夢曉夢乎曰有之嘗於夢曉夢覺乎曰未也曰諾哉今巖穴之客江湖之士投簪紱而謝人事其往幾人其來復幾人吾視此猶夢曉夢也非夢曉夢覺也曉夢覺者孰有覺而曉夢之樂乎人能於夢曉夢而不能於夢曉覺是故終身遊於大夢而不知覺也於夢曉覺者其唯至人乎然夢覺可以致而不可以傳也遊目中者忘昏夜之幽趨燈燭者忘暗室之陋吾燭子以暗室之光而不知大道之㝠皎子以望舒之魄而不知陽烏之赫與子遊夢而不知栩栩之非吾言是則道可致而不可言縣可言而不可解詎不信夫於是恍然而醒惕然而起不知夢之爲吾吾之爲夢童子擁篲而進曰皆夢先生來也遂理前夢爲皆夢軒說 孫司業

大雅集

詠夢

的的緣愁得濛濛與醉和輕隨雲浩蕩暗越嶺嵯峨夜店嗟偏短春閨想最多關山歸識路江渚去凌波梁落中宵月樓横欲曙河隔簾休警鵲近燭任飛蛾遊遠寧煩載穿

深豈畏訶寒驚瑤作障暖戀錦成窩蝴蝶誰家信鴛鴦別浦歌靜嫌風動竹鬧怯雨鳴荷寂歷總扃紙低遲帳捲羅知情惟枕共送恨忽鐘過縞袂香猶在朱絃字不磨記來還彷彿尋去已蹉跎宿爐芬餘麝殘粧暈淺螺憂歡情總幻離合事皆訛池上吟芳草庭前覔舊柯旣因恩是種復念睡爲魔易斷俄如此難憑竟若何陽臺莫重問千古笑巫娥 高太史集

夢占類考卷十二 終